

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卷六

066. 卷六

爾時觀世音菩薩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

這個楞嚴經啊，在前邊，這個是大勢至菩薩念佛法門，修的念佛法門。這個念佛的法門呢，對於現在這個世界的眾生是很對機的，很相應的。為什麼呢？在這個經上說，「末法眾生，一億人修行，鮮一得道」，一億，一億就是啊，十萬曰億，這很多很多的這個人，修行啊，連一個得道的也沒有。

那怎麼辦呢？你不要擔心，「唯以念佛得度」，只有啊，你念佛啊，這個法門是很容易的。這個念佛的法門呢，是「橫超三界，帶業往生」的法門。怎麼叫橫超三界呢？這個有一個比方，比方啊，這麼一棵竹子，這個一個竹子啊，裏邊有個蟲子；這個蟲子啊，若是一節一節的把這每一節都嗑透了，然後鑽出去啊，這需要很多的時間；若是念佛呢，這個蟲子啊，在旁邊這麼咬出一個窟窿，咬出一個洞，就可以呀，很容易就出去，這叫橫超三界。

帶業往生，帶業呀，是帶宿業，不帶現業；帶舊業，不帶新業。怎麼樣呢？這是在你沒有懂念佛之前，你呀，造的罪業，都可以帶著這個業往生，去往生去。那麼你造了，你又知道念佛了，你又還造業，那就啊，不可以帶去。你知道念佛，就要改過自新了，不要啊，還造業；你若再造業，就會啊，這個業上加業，罪上加罪，那麼就帶不去了。

所以呀，帶宿業，帶前生啊，所造的罪業，可以帶去；今生啊，你念佛之後啊，就不應該再造罪業了；你再要造罪業，那不單帶不去，而且啊，還要罪加一等，你明知故犯，這罪加一等。所以呀，帶宿業，不帶現業，帶舊業，不帶新業，你舊時啊，所造的業，可以帶去。

你現在明白佛法了，說，哦，我現在念點佛啊，我一邊念佛，一邊造業，將來我可以帶到極樂世界去，把這個業，那是錯誤的。所以呀，你明知故犯，罪加三等；不單帶不去，而且你也不能往生了。為什麼不能往生了呢？被你這個所造的業，就把你贅住了，你這個業把你贅住了，所以不能往生了。

我們信佛的人呢，知道念佛了以後，切記不要再造罪業；這是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啊，這是很要緊的；我們每一個人呢，都應該知道這個念佛的法門是怎麼回事。

為什麼要念佛呢？就因為啊，我們和阿彌陀佛呀，有大因緣。在阿彌陀佛呀，在十個劫以前呢，成佛，在沒成佛之前呢，那時候他叫法藏比丘，他啊，做比丘，叫法藏；他在當時啊，就發了四十八個大願，四十八個大願呢，其中有一個，就第十三願，第十四願，他說啊，「十方眾生啊，若有稱我名號者」，說，十方一切的眾生啊，他念我的名的人，「若不成佛，是不取正覺」，這個念我名字的人呢，他若不成佛，我也不成佛；所以因為阿彌陀佛有這個願力，那麼所有的念佛的人呢，都會生到極樂世界去。

這個念佛的法門呢，這也是屬於單單一宗。中國的佛教有禪宗、教宗、律宗、密宗、淨土宗，這是五大宗派。五大宗派呀，這個念佛法門，是最後的一個宗派。那麼在這個世界呀，將來末法的時候啊，這個《楞嚴經》啊，先滅，先沒有，先沒有楞嚴經。那麼先沒有楞嚴經，然後啊，其它經典繼續就都沒有。最後剩的什麼經？最後就剩《阿彌陀佛經》。

《阿彌陀佛經》啊，剩到世界上，度了很多人；再經過一百年，《阿彌陀佛經》也沒有了，這個末法末法，法就滅了。《阿彌陀經》沒有了，還只有剩啊，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這六字洪名，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這六字洪名啊，再度了這個人很多的，然後這六字洪名也沒有了，過了一百年，六字洪名也沒有了。就剩四個字，剩四個字啊，只剩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」，又住世一百年，然後「阿彌陀佛」也沒有了。這時候法就滅了，沒有佛法了；所以末法、末法，就是這樣子末法、末法。

我們現在呀，還在這個末法的開始時候啊，我們若行持正法的時代的事情，我們這叫啊，「請佛住世，常轉法輪」，所以呢，在這末法的時候，還啊，這麼不怕一切的苦，不怕一切的難；啊，我來也不怕辛苦給你們講經，你們也不應該怕辛苦來聽經；所以呀，任何人呢，都應該打起精神來，不要說是疲倦了，就要去休息。

我們為法忘軀，你看，那個釋迦牟尼佛為修佛法呀，在雪山坐了六年！我們現在呀，不到雪山去坐六年呢，啊，那麼也應該呀，常常來研究佛學，研究佛法，不怕，不要怕辛苦。這個聽著佛法呀，拿著佛法就當飯吃，我啊，這一堂佛經若沒有聽啊，就好像這幾天沒有吃飯這樣子，要有這種的感想，我一定要聽這個佛法，一定要把這個佛法真正明白了，你真正明白佛法，到什麼地方去明白呢？就是要啊，在這個聽經，多聽經。

你若不聽經啊，你就不會開智慧的；尤其《楞嚴經》，這個《楞嚴經》啊，

是開大智慧的。你看前邊講這二十五聖各述圓通，個人說他個人所證的境界。啊，有的從火光啊，三昧修成的，有的從水光三昧修成的，有的從風就修成的，有的從空裏邊修成，有的因眼修成的，有的因耳修成，有的就由這個六根呢，每一根都有人修，這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十八界，哪一界都有人修成的。

我們現在呀，聽這種的道理，你呀，把它往自己的身上啊，來合一合，啊，我應該呀，從哪一根來修行呢？你不要著急，就是從這個觀音菩薩這「耳根圓通」這啊，入手，這是最好的！這是啊，觀音菩薩也從耳根圓通修成的，阿難呢，也是要跟著觀音菩薩來修這個耳根圓通。我們現在呀，啊，古來這個佛，菩薩，給留下這個最妙的方法，我們也應該呀，跟著這個耳根圓通這個方法修行，這是最容易入手的一個法門。

「爾時」：當爾之時。「觀世音菩薩」：觀世音，**觀**，就是觀看，觀察，以能觀之智，觀這個所觀之境；能觀這個智慧，去啊，看這個所觀的這種的境界。能觀的智慧，就是觀世音菩薩他**自性裏邊所具足的這種智慧**；所觀之境，就是啊，眾生啊，所有眾生的音聲，這是啊，一種境界；要觀看呢，眾生啊，這個苦聲、樂聲、不苦不樂聲、善聲、惡聲、是聲、非聲，觀這個種種的聲，所以呀，叫觀。

世，就是世界，這個世啊，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這叫世。觀這過去的眾生的因果，觀現在眾生所造的這個業，觀未來眾生應該受的果報，所以呀，這觀，要觀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啊，他為什麼就這麼苦呢？哦，原來呀，在前生，他就不孝順父母，啊，對任何人也不好，所以今生啊，受的這種報也不好；那麼這就觀種種的音聲，這叫「觀世音」。

菩薩，菩薩呢，就是叫「**覺有情**」，又叫啊，「**大道心的眾生**」。這個覺有情啊，叫自覺覺他；自覺，說是啊，他是有情的裏邊一個眾生啊，已經覺悟了，這是一個講法。還有，說是啊，他是覺悟的一個眾生，他也是個眾生來著，但是現在覺悟了。又是有一個講法，他現在呀，是個覺悟的眾生啊，他想令一切眾生啊，都要覺悟，都得到覺悟，這叫「自覺覺他，自利利他」，自己得到開悟了，又想啊，令一切眾生都要開悟，所以呀，這叫自利利他，這是個菩薩。

我們學佛法的人呢，這個菩薩怎麼樣個意思？也應該呀，記得。不要像那個Sangha（僧伽）似的，你問Sangha，開Sangha聯合會，開僧伽聯合會，提出Sangha（僧伽）兩個字，沒有人會講；你說，這簡直真是，啊，想不到的事

情！所以你這個菩薩，譬如學佛法，你見著問問他，這個菩薩是怎麼樣講法？

那麼菩薩，就是覺有情，覺悟一切的有情；又叫一個大道心的眾生，大道心，他的道心最大，他也是眾生之一；你不要把菩薩看的不是眾生了，菩薩也是眾生的，不過他成了菩薩，比我們聰明，比我們有神通。我們這個眾生啊，是很愚癡的，所以呀，才沒有跑到前邊去。啊，聰明的人呢，就跑到前邊去，愚癡的人呢，我們是愚癡人，就落到後邊。

啊，我講到這啊，我再給你們講一個公案。這個公案呢，是怎麼個公案呢？這不是對著果前講的，但是也有多少啊，給他聽一聽。以前呢，有這麼一個菩薩，他沒成菩薩之前呢，他就聞到佛法，想要出家；想要出家，你說怎麼樣啊？他家裏父親、母親呢，對他非常愛惜，就不給他出家，不叫他出家，不准他出家；你說，他就想出一個方法來；想出什麼方法？這個方法，是個最壞的方法，最壞的！怎麼樣壞法呢？哈！你們誰也猜不著，怎麼樣壞法！

他呀，同著他父親、母親，去遊船呢，坐到船上啊，到海裏去遊；說是啊，那麼我，你不叫我出家，我現在心裏很悶呢，我們去遊遊船河，遊船，坐船呢，到海裏去玩玩，去釣魚去；父親、母親很高興的，說，這好了，就同他去釣魚去。釣魚，他拿著釣魚竿子，拿著這個釣魚的這些個工具啊，就去釣魚。到了海裏，你說怎麼樣啊？

你說這個人，給他父親一個釣魚竿，給他母親一個釣魚竿，叫他兩個人在那兒一起釣魚；正釣魚釣的入了定了，他父親、母親呢，也釣魚入了釣魚定了，啊，看著那個水漂，看著看著，看的一點旁的，目不旁觀呢，心不外緣呢，什麼也不想了；正在這個時候，你說這個要出家他這個兒子怎麼樣啊？這麼兩個手，一個手一掌，把父親、母親都推到海裏去了！

這回他把這個船呢，擺回來，就出家了；說，你不叫我出家，這回我一定出家；出家之後啊，就拼命用功，啊，拼命用功，以成佛為旨；等到成佛，證果，然後再度他父親、母親去。你看，這是不是最壞的一個方法？所以他出家之後啊，哦，什麼旁的心都沒有，就是一個修道的心，一點也不懶惰，一點也不懈怠；為什麼呢？啊，如果他不成佛，他是一個大不孝的人；如果他成佛了呢，就變成一個大孝的人。所以呀，你想想，哎！一樣的事情，看你怎麼樣做？

無論有什麼事情？就是再困難的事情，再不願意做的事情，如果我做師父的要你做去，你會不會做？不要今天現在今天皈依師父了，明天就違背師父，

就不聽話了，就把這個師父啊，撇到九霄雲外去了，會不會這樣子？我不收的。我所有的皈依弟子，你們看我不夠師父的程度了，不夠師父資格，你們願意拜誰做師父，盡量去拜去，沒有關係，我不管的。不過旁人的，旁人其他法師的徒弟想要皈依我，我是不收的；我認為呀，你這樣子就是佛教的一個敗類，所以我不收的。那麼你們願意做佛教的好的弟子啊，是願意做敗類的弟子，隨你們自己去，我不管！我給每一個人都自由的。

世尊！憶念我昔，無數恆河沙劫，於時有佛出現於世，名觀世音。我於彼佛，發菩提心，彼佛教我，從聞思修，入三摩地。

這觀世音菩薩，他啊，對世尊就講了，對釋迦牟尼佛說，「憶念我昔」：我呀，回憶追念我往昔啊，的時候，「無數恆河沙劫」：經過呀，很長很長的時間，有無量無數這麼多恆河沙的劫，「於時有佛」：在那個時候，有佛啊，出世，出現於世。這個佛的名字叫什麼佛呢？就叫「觀世音佛」，名觀世音，這是啊，這是古觀音。現在這個觀音呢，就是現在的觀音；這是古觀音。這個觀音呢，這觀世音如來啊，也是從這個耳根修得到圓通。

「我於彼佛」：我在這個古觀世音佛啊，的面前，「發菩提心」：我那時候啊，就發這個菩提覺道的心，「彼佛教我」：這個古觀音呢，他就教我，「從聞思修，入三摩地」：從這個聞思修，入三摩地；這個聞呢，就是一種聞的智慧；思啊，就是思的智慧，思，思想，思念的一種智慧。

這個從聞思修入三摩地，得到啊，這個定力，聞，是聞的智慧；思，就是思的智慧。那麼這個思啊，並不是第六意識啊，那個思想的「思」，這個思啊，是，就是靜慮的意思；靜慮，就是啊，用這個坐禪的功夫來修道，從聞思修，入三摩地，得到啊，這個定力。

初於聞中，入流亡所，所入既寂，動靜二相了然不生。如是漸增，聞所聞盡，盡聞不住，覺所覺空；空覺極圓，空所空滅；生滅既滅，寂滅現前。

「初於聞中，入流亡所」：這個聞呢，是聞的智慧。聞是從什麼聞呢？本來呀，這鼻子聞香味這也叫聞。這個聞呢，是耳根；耳根呢，這種聞的智慧要怎麼樣聞呢？要向內聞，不要向外聞；不要跟著聲塵跑，就是不隨；前邊那個經文不說，不隨著六根去轉！這就是「反聞聞自性」。

反聞，不是向外聞，回來；這個聞呢，是聞自己的自性；就是收攝身心，把這個身心呢，都收回來，不要向外馳求，不要向外去找東西；要迴光返照，

反聞聞自性，返回來聞，聞自己的這個性。所以呀，初於聞中，說最初啊，在這個聞中，入流亡所，入流，怎麼叫入流呢？入流啊，就是向回來呀，聞這個自性啊，聞這個聖人的法性流，叫入流。亡所，把這個塵呢，所有外邊的塵呢，這個六根、六塵的境界，都忘了它，這叫亡所。

「所入既寂」：那麼這個亡所，和這個入，這個六根、六塵這個來源已沒有了，斷了，那麼入這個自己呀，自性的這個流。入自己自性流啊，自己這個自性也就寂靜了，就非常之靜。在這個寂靜啊，到了極點呢，怎麼樣？「動靜二相了然不生」：這個動有動相，靜有靜相；動也有相，靜也有相，但是現在啊，這個動、靜這兩種相，了然不生，那麼很明瞭的，可是啊，不生了，靜也沒有了，動也沒有了，它動、靜二相了然不生。

「如是漸增啊」：像這種的靜的清淨的境界，漸增，那麼一天比一天就增加，一天比一天呢，就圓滿，「聞所聞盡」：乃至於呀，就是聞這個自性這種聞的能力呀，盡了，也沒有了，聞所聞盡，也沒有了；這個能聞和所聞都沒有了，也沒有一個能聞的，也沒有一個所聞的；能聞呢，是這個耳根，它能聞；所聞的呢，聞自性；啊，也沒有了，能聞和所聞都盡了，都沒有了。

「盡聞不住啊」：那麼這個時候啊，這個聞性既然盡了，盡聞，也不著住了，無所住了，這個時候啊，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了，啊，沒有所著住了，任何地方啊，也沒有了，「覺所覺空」：就連這個有所感覺這個覺悟的這個心，都空了，都沒有了。

「空覺極圓」：這個空，和這個覺性啊，都到那個最圓滿的這種境界上。「空所空滅」：這個能空的心，和所空的這種境界都滅了，沒有了，就連一個空也沒有了；你有一個空的存在，你還執著空呢，但是現在空也沒有了。

「生滅既滅」：這個生、滅這種的心，也既然滅了，「寂滅現前」：這時候啊，這個真正的寂滅之樂呀，就現前了；那時候啊，哦！真是啊，那種境界是樂不可言的，寂滅現前。

忽然超越世出世間，十方圓明，獲二殊勝：

忽然，在這個寂滅現前的時候啊，忽然間就超越，超過啊，「世出世間」：這個有情世間，和這個器世間，就超出去，超出啊，這個世間；「十方圓明」：這時候啊，和十方的世界，互相融通而無礙，圓融了，「獲二殊勝」：獲兩種啊，殊勝的這種境界。

一者，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，與佛如來，同一慈力；

第一的，就是啊，向上，可以和十方諸佛這個本妙覺心相合了，「與佛如來」：和這個十方的佛啊，「如來同一慈力」：那個慈悲心呢，就和佛啊，的慈悲心是一樣的。

二者，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，與諸眾生，同一悲仰。

「二者」：第二啊，的殊勝，就是啊，向下，可以和十方一切的六道眾生相合了，與諸眾生，同一悲仰。這個「六道眾生」，六道眾生，我們聽經聽的很久了，不知道懂不懂？什麼叫六道眾生呢？按著我們這個人，這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這也是六道眾生，這六道輪迴。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這也是六道眾生，六道輪迴，轉來轉去，這是我們自己自性裏頭的這個六道眾生。

自性這個六道，和外邊的六道啊，是接連著。外邊的六道，就有天道，這天上的；有阿修羅，就是一切的這好勇鬥狠這一類的眾生，這叫阿修羅；修羅性，修羅性就好作戰。屬於善的方面，善的阿修羅就啊，保衛國家，去當兵去；屬於惡的方面，這個阿修羅就去啊，做土匪，打劫、強搶，這是惡性的阿修羅。

這個阿修羅啊，天上也有，人間也有，畜生裏也有，是鬼道裏也有。所以這個阿修羅有的時候啊，就說他是「三善道」，天、阿修羅，加上人，這是三善道。有的時候呢，又把他列入「四惡趣」裏頭，四惡趣就是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這是四惡趣。這合起來，「天、阿修羅、人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」，這合起來這叫六道輪迴，這六道裏頭的眾生，現在。

啊，這個觀音菩薩，在佛呀，是比他高上了，所以說，上合諸佛的慈悲，這慈力。六道眾生啊，是比觀音菩薩這個地位的低了，所以呀，說，下合，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。這眾生啊，就是眾緣和合而生，不是一種因緣才生出來的，是多種因緣，種種的因素而生出來啊，這叫眾生。與諸眾生同一悲仰，和這一切的眾生啊，也一樣的有這種的慈悲的心，這種悲心，悲仰，仰求於佛。

世尊！由我供養觀音如來，蒙彼如來，授我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，與佛如來，同慈力故，令我身成三十二應，入諸國土。

世尊啊！「由我供養啊」：因為由我來供養這個「觀音如來」：就是啊，觀音佛！「蒙彼如來」：我啊，得蒙啊，這觀世音佛啊，「如來授我如幻」：授我啊，這種如幻的聞薰聞修。怎麼叫如幻呢？如幻，就是，啊，修而未修，未修而修，就是啊，在這個，也就是念茲在茲啊，永遠不忘；你說不忘嘛，他還沒有想著；你說沒有想著嘛，他又沒有忘，這就叫如幻。

聞薰，啊，天天呢，修這種反聞聞自性啊，這功夫來熏習；又聞這個，這樣啊，反聞聞自性來修行，這個「金剛三昧」：這成了這種定力呀，這叫金剛定。得了這種金剛定，「與佛如來呀」：這個佛如來呀，「同慈力故」：有這個佛如來呀，和佛如來的慈悲的力呀，是一樣的，「令我身成」：令我自己這個身成，「三十二應，入諸國土」：啊，到一切的國土去教化眾生去。

世尊！若諸菩薩，入三摩地，進修無漏，勝解現圓；我現佛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解脫。

世尊！「若諸菩薩」：所有的十方一切的菩薩，「入三摩地」：他得到這個三摩地，「進修無漏」：他想再往前進取修行啊，這個真正的無漏，無餘的涅槃，「勝解現圓」：他發生一種啊，最勝妙的這種的智慧，而啊，現出一種啊，圓通的境界。

「我現佛身」：我啊，在遇到這種的眾生啊，我就現出這個佛身，我雖然沒有成佛，因為我和佛的慈悲的力量是一樣的，所以我就啊，以這種慈悲的力量來現佛身，「而為說法」：給這個菩薩說法，「令其解脫」：令他得到成就。

若諸有學，寂靜妙明，勝妙現圓，我於彼前，現獨覺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解脫。

「若諸有學」：就是一些個阿羅漢，三果以前的這個阿羅漢，都叫有學。「寂靜妙明」：他得到一種啊，這個寂靜的快樂，得到一種妙明的這種智慧，「勝妙現圓」：他也是啊，殊勝啊，這種的智慧啊，現圓，現出啊，這圓通。「我於彼前」：我在啊，這個眾生的面前。

「現獨覺身」：獨覺，就是也是二乘人呢，在無佛出世的時候，他開悟，修十二因緣而開悟的，這叫獨覺。他啊，「春觀百花開，秋觀黃葉落」，他悟得呀，天地間的萬事萬物，自生自滅，這種的道理，所以呀，他開悟，開悟，

這叫獨覺；現獨覺身而為說法，令其解脫。

若諸有學，斷十二緣，緣斷勝性，勝妙現圓，我於彼前，現緣覺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解脫。

「若諸有學」：就是啊，這個三果以前的這個阿羅漢，「斷十二緣」：就斷十二因緣。這十二因緣呢，我們前邊講了很多次了，這十二因緣呢，也是很重要的。是什麼呢？就是，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死；這是啊，都是有連帶的關係，所以叫十二因緣。

那麼無明若滅了呢，這行也滅了；行若滅了，這識也沒有了；識沒有了，六入也沒有了；六入沒有了，觸也沒有了；識滅了，名色也滅了；名色滅了，六入就滅了；六入滅，就觸滅；觸滅，則受滅；受滅，則愛滅；愛滅，則取滅；取滅，則有滅；有滅，則生老死滅，那麼這是啊，一種「還滅門」。

因為修阿羅漢的，他把這無明啊，認識清楚了；這個人，這個生來的這種關係，這十二因緣，那麼生了死，死了生啊，在這生死輪迴裏頭啊，來回受生，生生死死的，所以呀，他就把它滅了；先滅無明，無明一滅了，你沒有無明了，就沒有行了；沒有行了，也沒有這個識了；沒有識，就沒有名色；沒有名色，就沒有六入；沒有六入，就沒有觸了；沒有觸，就沒有受；沒有受，就沒有愛；沒有愛，就沒有取；沒有取，就沒有有；沒有有，也就沒有生；也沒有死了。

所以他修這個十二因緣法啊，這「緣斷勝性」：他啊，因為這十二因緣他明白了，他就斷這十二因緣，這發生一種勝性，「勝妙現圓」：得到現出一種圓通。「我於彼前」：我啊，觀世音菩薩自己稱自己。「現緣覺身」：我就現一個緣覺身，「而為說法，令其解脫」：令這個緣覺啊，得到解脫。

若諸有學，得四諦空，修道入滅，勝性現圓，我於彼前，現聲聞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解脫。

假設有這個聲聞人，有阿羅漢，他啊，明白這四諦的空理；「修道入滅」：他啊，依著道修行，得到這個涅槃的快樂，「勝性現圓」：他這種殊勝的這種性啊，現出一種圓滿的境界來。「我於彼前呢」：我在這個聲聞人的面前呢，就現聲聞身。

為什麼我要現聲聞身呢？因為和他同類，和他同類呀，那麼說話他容易相信；好像彼此啊，這好朋友，那麼說話這個朋友就會相信的；如果大家若是沒有什麼緣呢，你講什麼好聽的話，他也不相信的，所以呀，他要現他這個同類的身來去教化他。啊，就現一個聲聞身，聲聞呢，就是聞佛的聲音而悟道的，這叫聲聞，這是小乘，都是二乘人。而為說法，令得解脫。

若諸眾生，欲心明悟，不犯欲塵，欲身清淨，我於彼前，現梵王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解脫。

假設若有一切的眾生啊，這個眾生就也不是聲聞、也不是緣覺、也不是菩薩，是普通的六道眾生。「欲心明悟啊」：他想要啊，得到這種開悟，心裏啊，想要真正明白，「不犯欲塵」：不犯呢，這些個貪欲的這些個塵勞，「欲身清淨」：他想要他自己身得到清淨。「我於彼前」：我啊，在這個時候啊，就現一個「梵王身」：梵王啊，就是大梵天王，天上的梵王。而為說法，令其解脫。

若諸眾生，欲為天主，統領諸天，我於彼前，現帝釋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假設若有這個眾生，啊，「欲為天主」：他想啊，做天主，這個天主啊，就是所說那個天主教那個天主是一樣的。「統領諸天」：他想啊，管理所有這一切的天，在天上啊，他做這個主，「我於彼前呢」：我就在這個眾生的面前呢，「現帝釋身」：就現這個帝釋，就是天主，就是天上的一個主人。啊，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」：我啊，現這個帝釋，就現天主的身呢，而為說法，令其解脫。

由這個《楞嚴經》啊，你沒有聽過《楞嚴經》，你不知道這個觀世音菩薩，原來你看，好像天主教他所崇拜的聖母，那聖母是誰呢？就是觀世音菩薩！為什麼他信她呢？也就因為他們那一些個人呢，天主教的人都願意生天；啊，所以觀音菩薩不就現這個天人，現這個天主去教化他們，令他生到天上，然後再回來，一點一點無非呀，觀音菩薩為什麼引誘他們上天呢，給他說這個法呢？因為啊，他最終的目的呀，也是想他們信佛的，想這一切的眾生；不過他現在願意生天，啊，就叫他先生天去，然後回來再信佛。

我們一般人呢，覺得這很長的時期；其實啊，在佛、菩薩的眼裏看呢，這是很短的這麼，好像就是一轉眼之間呢，就一剎那一樣。這好像我們人呢，本來這父親、母親呢，想叫這個兒子學一個很好的技能，那麼這小孩子啊，他

不願意學這種的技能，他願意學旁的去。那麼他於是乎父母也就隨他，你學旁的了，學其它的技能，那麼結果呀，轉來轉去，還是想他學一個最好的技能。

所以觀音菩薩來教化眾生，也就是啊，眾生有什麼心願，他就遂心滿願；但是他最後的目的呀，無非想要教引度眾生啊，成佛去！

所以呀，若諸眾生，欲身自在，遊行十方，我於彼前，現自在天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若所有的一切眾生啊，「欲身自在」：願意他身呢，得到他隨意自在，很歡喜怎麼樣就怎麼樣，「遊行十方」：願意啊，到十方去啊，遊行，旅行去。「我於彼前」：我啊，就在這個人的面前，「現自在天身」：現這個大自在天身；大自在天身呢，就是遊行自在的，他歡喜到什麼地方去，就到什麼地方去。「而為說法」，我給他說法，「令其成就」：令這個眾生啊，他的願力啊，他這種欲望啊，都成就。

若諸眾生，欲身自在，飛行虛空，我於彼前，現大自在天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「若諸眾生」：假設若有一切的眾生，「欲身自在」：他想啊，很自在的，身體呀，隨意變化，「飛行啊，虛空」：到虛空裏去啊，飛去。「我於彼前呢」：他有這種的願望，我呀，就本照上通佛的慈力，這種的精神，現於彼前，「現大自在天身」：大自在天呢，就是在天上啊，一種非常自在，非常的快樂，有這種大自在天，現這種大自在天身，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」：令他成就他的願望。

若諸眾生，愛統鬼神，救護國土，我於彼前，現天大將軍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假設若有這個眾生，他歡喜呀，統領著鬼神，役使鬼神，就是支配鬼神，「救護國土」：他啊，為什麼支配鬼神呢？他想救護他的國土。「我於彼前呢」：我在這個人的面前呢，「現天大將軍身」：現天上的一個大將軍身。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」。

若諸眾生，愛統世界，保護眾生，我於彼前，現四天王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假設這個世界所有的眾生，「愛統世界」：他願意啊，統領世界，做世界的領導者，「救護眾生」：他為什麼做世界領導者呢？他想要保護世界一切眾生。「我於彼前」：我在這個人的前面呢，就「現四天王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」：這四天王啊，就是有這個東方叫持國天王，南方是廣目天王，西方是增長天王，北方是多聞天王，這四大天王。那麼這個人呢，若想愛統世界，若統領世界保護這個眾生，觀音菩薩呢，就現四大天王身給他說法。

若諸眾生，愛生天宮，驅使鬼神，我於彼前，現四天王國太子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假設若有眾生，「愛生天宮」：想要生天去，生到天上啊，享天福的，在天上啊，他還可以「驅使鬼神」：令這個鬼，你給我去做一件什麼事；令這個神，你去給我做一點什麼工作。這驅使鬼神呢，這個事情啊，很平常的，人呢，以為是很奇怪的，其實啊，不奇怪的。假設若有人願意驅使鬼神的話，「我於彼前」：我在啊，這個人的面前，「現四天王國太子身」：現這個四天王的這個太子身，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」。

067. 卷六

若諸眾生，樂為人王，我於彼前，現人王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假設若有這個眾生，他願意啊，做這個國王，做人間的皇帝。「我於彼前」：我在這個人的前面呢，就「現人王身」：現一個國王的身體，「而為說法」：而給他去說法，「令其成就」：令他成就他的願力。

若諸眾生，愛主族姓，世間推讓，我於彼前，現長者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假設若有眾生，「愛主族姓」：他啊，歡喜啊，做這個有錢的人，做一個大家庭的一個主腦，「世間推讓」：這個世間所有的人呢，對於他都推崇，而啊，禮讓，就是對他非常的恭敬，而啊，也相信他。「我於彼前」：我在這個人的前呢，「現長者身」：就現這個大富長者的身份，「而為說法」：為這個人說法，「令其成就」。

這個長者呀，長者要有十種德行，才夠上長者的身份。十種的德行是什麼呢？

第一就是啊，這個**姓貴**：這個姓啊，要尊貴，不是啊，那種賤人，而是貴人。

第二呢，要**位高**：位呀，就是他的職位，他的地位非常高。

第三呢，要**大富**：就是非常有錢的，大富，非常有錢。

第四呢，就是**威猛**：要有威猛，很有威風。(就是三千威儀呀，那個威；猛，就是很勇猛的那個猛)。第四這威猛。

這個第五呢，就是**智深**：智慧呀，非常的深，他的智慧深。

第六呢，他**年耆**：他年齡啊，也很大的，年齡很高的。

第七呢，要**行淨**：他的行為呀，非常的清淨，沒有一種啊，染污法，沒有一種染汙。

禮備：他對任何的人呢，都有一種禮貌，不會沒有禮貌的。

第九呢，**上歎**：在他上邊的人呢，都稱讚他，讚歎他。

第十呢，**下皈**：在他下面的人呢，就通通的依歸他，就都眾望所歸，一般人呢，對他都生一種信仰心。這是啊，這個長者的有這種十種德行，然後啊，才可以稱的一個長者居士。

若諸眾生，愛談名言，清淨自居，我於彼前。現居士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若有一類的眾生，他願意呀，歡喜談這個名言，什麼叫名言呢？就是或者詩詞了，歌賦了，或者詩詞，歌賦啊，作詩，作賦，作對啊；就古來這個名人所作的文章啊，所寫的詩啊，他都能可以唸的出來的。

這是啊，在晉朝的時候，所謂：**清談**，**竹林七賢**呢，清談。這些個歡喜呀，談這種的名言的，「清淨自居」，他自己呀，認為自己很清高的，看的自己呀，很清高的。啊，你叫他做一件不清高的事情，那他怎麼樣他也不做的，這就叫清淨自居。「我於彼前」：我在他的面前呢，「現居士身」：現這個在家的人，居士身；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」。

若諸眾生，愛治國土，剖斷邦邑，我於彼前，現宰官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假設若有這一類的眾生，「愛治國土」：他呀，歡喜治理國家，治理國家的朝政，「剖斷邦邑」：他啊，對國家的大事啊，他可以呀，來去處理一切的這個事務，剖斷一切的事務，「我於彼前」：我在啊，他的前邊，「現宰官身」：我就現一個做宰相，或者做大官的一個身。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」。

若諸眾生，愛諸數術，攝衛自居，我於彼前，現婆羅門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

成就。

假設若有眾生啊，歡喜數術，「愛諸數術」：數啊，講數學的。這個術呢，就是一切的法術，一切的技術；或者呀，這個術啊，外道有一些個外道的咒術，他一念咒，好像那黃髮外道，魔登伽女的母親，唸那個先梵天咒啊，就屬於這種數術之類的。「攝衛自居」：他想自己呀，保護自己，想的修這一個咒法呀，那麼來自衛。

「我於彼前」：我在他的前邊呢，就現這個婆羅門身。這婆羅門呢，是印度一種這個外道的名稱，這種外道啊，翻譯中文呢，就叫「淨裔」，就是因為啊，他修清淨行。他啊，這種的人呢，他有很多法術，可以唸咒，可以呀，有種種的這種邪術。那麼觀音菩薩呢，現在因為恆順眾生的關係呀，所以也就現這個婆羅門身，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」。

若有男子，好學出家，持諸戒律，我於彼前，現比丘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假設若有男子，「好學出家」：好學啊，就是歡喜學習一切的經教，然後又要出家。出家呢，出什麼家呢？出家有三種。

第一呀，要**出世俗家**：世俗家，就是世間呢，（這個俗，就是單立人邊呢，搞一個谷字，山谷的谷，俗，有的讀這個俗）。

第二呢，要**出煩惱家**：煩惱，就是這個無明，要出這個無明家，不要在這個無明的家裏呀，住著。

第三呢，要**出三界家**：三界，就是啊，又叫三有，就是欲界有、色界有、無色界有，這又叫三有。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又叫三界。第三要出這個三界家。因為你出這個三界，才能證阿羅漢果；如果你不出三界呢，就不能證阿羅漢果，所以要出家。

「持諸戒律」：這個戒律呀，是最要緊的。戒律啊，持戒律的人，不能說，講大話，不能打妄語，最低限度這五戒要守著。五戒，就是啊，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這五戒，守這個五戒。那麼這個持諸戒律呀，不是單單這個五戒了；這個五戒、八戒、十戒、十重四十八輕戒、二百五十條戒律，他都受持著，都是啊，守這個戒律的，不會犯的。

「我於彼前呢」：我啊，「現比丘身呢」：就現一個這個比丘身。比丘，這個比丘講了好多了，這個意思啊，恐怕人又都忘了！這個比丘啊，有三個意思，第一呢，叫**乞士**。第二啊，叫**怖魔**。怎麼叫乞士呢？這個比丘啊，他要天天，要去啊，拿托鉢化緣的，自己呀，不立煙炊，自己呀，不做飯吃，這是比丘，這叫乞士，要去化緣。

第二，**怖魔**。等這個你受三壇戒的時候，登比丘壇，那時候啊，這個**羯摩和尚**問你，說**汝是丈夫否**？他答，說，我是大丈夫，大丈夫。又問，你**已發菩提心否**？他說，我已發菩提心，已經發菩提心了；那麼這時候，然後給他授比丘戒。

這時候，這個地行夜叉，就報告啊，給這個空行夜叉，空行夜叉呢，就報給這個飛行夜叉，乃至於報到啊，六欲天呢，這個天魔，報到天魔那個地方去，說啊，這世界又有一個人出家了，做比丘了；這時候，魔王啊，就生恐怖了。魔王說，啊！我的眷屬又少了一個，佛的眷屬又多了一個，所以呀，這魔王就恐怖了，這叫怖魔。

第三呢，叫**破惡**。破什麼惡呢？破這煩惱惡。我們人呢，人人都不知道，有的時候就生起煩惱來；啊，人一生了煩惱，什麼本事也沒有了，就想要學壞了，往一些壞了學，有這個本事了。譬如人，啊，吃齋的人，一有了煩惱，說，啊！我不吃了，不吃齋了！我都吃肉了！你看，他一生了煩惱，沒有旁的本事，就想要往壞了學了。

譬如這個戒菸的人，很久不吸菸了，啊，他來了煩惱了，啊！我吸菸了！於是乎，哦，鴉片煙、大麻菸，哦，這個普通的香菸，啊，就吸了，一連串的就吸起來；哈！噴雲吐霧的，左一口雲，右一口霧，啊，這吸進去，吐出來，哦，好像啊，啊，這好像成了神仙一個會噴雲吐霧了！哼！你看，這是抽菸。

會喝酒的人呢，發願說，我戒酒了，我以後再不喝酒了，哈！脾氣一來了，啊！買一瓶白蘭地喝醉了，一醉解千愁啊！哈！熟不知他喝完了，越喝越愁，愁上加愁；不過那個時候他不知道了，喝醉了！然後醒酒了，周身骨頭都痛。你喝醉酒的人，你問一問，有喝醉酒的人，他就懂的，他會懂的。

喝醉酒之後啊，你再醒酒了，身上骨頭都痛了，覺得非常不舒服，非常不舒服。但是他如果沒有錢，那就不要講了，想要喝也沒有；若有錢呢，看看袋裏有多少錢，再去買瓶酒回來飲。為什麼呢？啊，就是一醉方休，以這個醉呀，就是他的本事了，這喝酒的人。

啊，總而言之啊，你平時想不做什麼事情，哦！煩惱一來了，都想去做去了。甚至於我發願一生不想殺人，啊！煩惱來了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把整個世界人都殺死了他！於是乎拿把刀到處去殺人；你說，這都因為呀，這個煩惱；所以這煩惱啊，是要不得，不要生煩惱；要出這個煩惱家，又要啊，出這個三界家；所以這出家，有這麼多的講，若是啊，詳細講，那太多了，講不過來的。我現比丘身，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」。

若有女人，好學出家，持諸禁戒，我於彼前，現比丘尼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假設若有女人呢，她也是「好學」：好學佛法，好學經教，啊，「出家」：也是啊，出這個世俗家、煩惱家、三界家，「持諸禁戒」：女人的這個戒律呀，比男人多。女人呢，持三百四十八條戒，三百四十八條；比這個男人呢，多了一百零二條，多一百零二條戒。

因為這個女人呢，這個身體呀，叫「五漏之體」，所以呀，這個戒律啊，也多了很多。「我於彼前」：我呀，於這個人的面前呢，就現比丘尼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若有男子，樂持五戒，我於彼前，現優婆塞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若有女子，五戒自居，我於彼前，現優婆夷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假設若有男子，他歡喜呀，受持五戒，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，保持啊，不犯。「我於彼前」：我呀，就在他的面前，「現優婆塞身」：現一個男居士的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「若有女子五戒自居」：她也啊，自己受持五戒。「我於彼前，現優婆夷身」：我現這個女居士的身呢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若有女人，內政立身，以修家國，我於彼前，現女主身，及國夫人，命婦大家(ㄍㄨ)字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「若有女人呢」：假設若有女人，「內政立身」：她呀，修持內政的，內政啊，就管理家務啊，或者管國家的內政的問題呀，立身。「而修家國」：而修理呀，而治理這個家國這種的事務。「我於彼前」：我啊，在她的面前，「現女主身」：或者現一個女主人的身，「及國夫人」：或者在國家做第一個夫人的身，「命婦」：或者是什麼太太，有地位的人，「大家」：這個大家，這個(ㄌㄧㄩ)字，也讀個(ㄍㄨ)字。

這因為在中國有一個曹大家(《又》)，所以呀，就用這個家(ㄐ一ㄩ)字，這個曹大家呢，她專到這個皇宮裏去呀，教這個王妃呀，這些妃嬪呢，讀書的，所以一般人呢，都稱她叫大家。那麼這個大家呢，也是大約教化一切的夫人呢，太太這些命婦啊，之類的；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若有眾生，不壞男根，我於彼前，現童男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假設若有這個眾生，「不壞男根」：不壞男根呢，就是一個處男，因為他沒有結婚，也沒有接近過女人，這叫啊，一個處男；他男根呢，沒有壞過；這個並不是啊，說是他男根怎麼壞，就是沒有接近過女人，這叫童貞。「我於彼前，現童男身」：也就現一個童子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若有處女，愛樂處身，不求侵暴，我於彼前，現童女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若有這個處女，也就是沒有接近男人，也沒有結婚的這種女人，「愛樂處身」：她愛惜呀，她這個童女身，「不求侵暴」：她不想啊，接近男人，令這個和男人結婚呢，受一種侵暴，我於彼前現童女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若有諸天，樂出天倫，我現天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假設若有啊，這個天上的天人，「樂出天倫」：他不願意在天上了，想要出去這個天界，超出三界。「我現天身」：我這個時候啊，就現天身，而為他現天人身，而為他說種種的方法，令其成就，他願意出去天倫這種的方法。

若有諸龍，樂出龍倫，我現龍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那麼現在呀，一般的人都認為啊，說沒有龍了；或者呀，說有這個古來那個恐龍有多大，有多大的！這個呀，是一種啊，不確實的說法。這個龍啊，是有的。龍在什麼地方住著呢？龍在龍宮裏住著。龍宮在什麼地方呢？龍宮在海裏頭。說是我們探險去測驗，怎麼沒有測驗著呢？如果呀，你若能測驗的出來牠在什麼地方，那牠就不是龍了！

為什麼呢？這個龍是一種神物，也就是鬼神那種神。牠呀，有神通！牠能大，大呀，徧虛空牠這個身體都可以的；能小，小如微塵都可以的。所以呀，牠可以忽隱；隱，就是隱遁了。忽現，現，就是又現出來了。忽隱忽現，能大

能小，是能隱能顯，牠啊，有一種神通變化，變化無窮，牠的神通力量啊，是很大的。

那麼為什麼龍牠有這種神通呢？牠是畜生身呢？這個龍啊，是個畜生，牠並不是人類，是畜生。因為啊，這個龍在前生他修道的時候；修道的時候啊，他發大乘菩薩心，這叫「乘急」，發大乘菩薩心，乘急。

「戒緩」，牠不守戒律，只啊，發心行道，對戒律上他不守，這叫乘急戒緩！（乘啊，就是大乘小乘的那個乘；大乘法小乘法那個乘）。他這個乘急戒緩，他對這個修戒律上啊，他不注重戒律，不守戒律。所以呀，很隨便的。因為他乘急，所以他就有神通；因為他戒緩，不守戒律，所以就墮龍身。我們每一類眾生啊，我們都應該知道牠是怎麼一個來源！

這個龍啊，有牠想要出離呀，脫離牠這個同類的這種的生活。那麼觀音菩薩呢，也就現一個龍身去給牠說法，令牠成就牠這個想脫離龍身這種願力。這天龍八部，現在講天龍八部上。

若有藥叉，樂度本倫，我於彼前，現藥叉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「藥叉」：又叫「夜叉」。夜叉，藥叉這都是印度話，翻譯成中文呢，有多少的出入，夜叉，藥叉這一樣。那麼他啊，翻譯成中文，翻譯的叫什麼呢？就叫這個「捷疾」。捷疾呀，就是跑的非常快的，非常快的。又叫「勇健」，他既勇猛，這又有力量，這是啊，這個鬼的名字。這鬼呀，有三種：有地行的鬼，有啊，飛行的鬼，又有空行的鬼，這有這三種。

這個有這個藥叉鬼呀，在這個〈楞嚴咒〉上不說，「藥叉揭囉訶，囉叉私揭囉訶，畢唎多揭囉訶，毗舍遮揭囉訶」，這個就是這個藥叉。這個藥叉，是個鬼的名字。那麼這鬼的名字啊，這一個鬼，這是鬼王的名字。鬼王，一個鬼王啊，他統理很多的鬼。所以呢，這一叫他這鬼王的的名字，其他一切鬼呀，就都恭恭敬敬的要聽號令了。

「若有藥叉，樂度本倫」：他想啊，不做鬼了，不做這個藥叉鬼了，「我於彼前，現藥叉身」：我也就現一個藥叉鬼的身。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」。

若乾闥婆，樂脫其倫，我於彼前，現乾闥婆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若乾闥婆呀，是這個梵語，這個中文呢，叫「香飲」。因為啊，他是以這個

聞香啊，做他的食，所以有的時候在玉帝那，他又在玉帝那又奏樂，給奏音樂。所以呢，這個玉帝那有的時候就燒上這個沉香木啊，他聞到這股香氣他就來了；來了到那個地方，他一歡喜，就給玉帝奏樂，奏音樂，那個music。

「若乾闥婆，樂脫其倫」：他想啊，不做乾闥婆，「我於彼前，現乾闥婆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」。

若阿修羅，樂脫其倫，我於彼前，現阿修羅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假設若有這個阿修羅，「樂脫其倫」：他啊，願意離開他那眷屬，而不做這個阿修羅。「我於彼前，現阿修羅身」：我就啊，現阿修羅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現在這個講的是天龍八部，這天龍八部啊，這個《楞嚴經》上啊，沒有這個「迦樓羅」。迦樓羅啊，在法華經啊，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上啊，有這個迦樓羅。迦樓羅啊，也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呢，就叫「大鵬金翅鳥」。

這個大鵬金翅鳥啊，牠也是佛教的這個天龍八部的其中的一部；在這一部經上啊，沒有。沒有啊，或者這是以前呢，抄寫的遺漏的。或者啊，那麼在後邊那個一切的眾生裏頭包著。這個迦樓羅啊，牠專門呢，吃龍的，以前講過。

牠這個翅膀啊，大有三百三十由旬。這個由旬呢，小由旬是四十里；中由旬呢，就是六十里；大由旬呢，就是八十里。這個大鵬金翅鳥啊，牠這個膀子這麼一搥呢，把海水就會搥的沒有了，海裏頭水都會搥乾，因為牠力量太大！

那麼搥乾這海水，龍就露出了，牠就吃龍。把龍吃的沒有了，於是龍啊，就到這個釋迦牟尼佛那求救去！說，現在大鵬金翅鳥啊，把我們龍的眷屬啊，都要給吃了了，這怎麼辦呢？請佛慈悲呀，來幫幫忙啊，不要叫大鵬金翅鳥吃牠們。那麼佛呀，就給牠這個龍的這個袈裟；這個龍啊，用這龍角啊，頂這個袈裟，金翅鳥就不敢吃了，不敢吃這個龍了。

那麼金翅鳥沒有飯吃了，也去走到佛那去求救！叫佛救牠的命！佛說，你也沒有人吃你，你為什麼來求救命啊？牠說，我雖然沒有人吃我啊，但是我沒有東西吃，也一樣可以餓死啊！你現在龍不准我吃了，我不能吃龍，我沒有飯吃，就要餓死的。那麼所以啊，還請佛慈悲，給我想辦法！

這時候，釋迦牟尼佛呀，就對這個大鵬金翅鳥說，說啊，你沒有東西吃啊，

等我給你東西吃！每逢我吃飯的時候，和我所有的弟子吃飯的時候，都送這飲食給你吃，你以後不要吃龍了！就這樣子，所以呀，在佛教裏頭啊，到這個中午啊，吃東西啊，拿出去一點，就是給這個大鵬金翅鳥吃的。這是啊，這個經上沒有；沒有，不過我們也應該知道這有一個叫迦樓羅；迦樓羅呢，就是大鵬金翅鳥。

若緊那羅，樂脫其倫，我於彼前，現緊那羅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緊那羅，翻譯成中文呢，就叫「疑神」。疑神呢，(懷疑的那個疑)。因為啊，牠這個像人的樣子，而啊，頭上又有一個角，頭上有個犄角，在頭上長著。所以呀，這個疑神。「我於彼前，現緊那羅身」：現緊那羅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若摩睺羅伽，樂脫其倫，我於彼前，現摩睺羅伽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這個摩睺羅伽呀，也是印度話，翻到中文呢，就叫啊，「大蟒神」。這種蟒神呢，又叫「地龍」。那個前邊所說那個龍啊，那是可以在虛空裏走啊，叫天龍。這個龍呢，叫地龍，牠只可以在地下走，而不能啊，沒有神通，所以呀，這叫啊，摩睺羅伽，這也是啊，佛教裏天龍八部之一。「我於彼前，現摩睺羅伽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」。

若諸眾生，樂人修人，我現人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若假設有這個眾生啊，歡喜呀，生生世世都做人，歡喜這個人，他生生世世都要做人，所以呢，觀音菩薩，也就現一個人的身體來給這一類的人呢，來說法，令他成就他的願望。

若諸非人，有形無形，有想無想，樂脫其倫，我於彼前，皆現其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「若諸非人」：就一切的畜生，一切的眾生，但是不是人。或者有有形的，或者有無形的，或者有有想的，或者有無想的，這一切的眾生。樂脫其倫，我於彼前，皆現其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

這個有形的，就是有色相的。有色相呢，就是有色蘊的這一切的眾生，就有形有相的。無形呢，就是沒有色相了，沒有色蘊的。有想，有想啊，他就有思想的。那麼有思想的眾生啊，這其中也很多。或者有無想的，這無想的眾

生。無想的眾生是什麼呢？就是土、木、金、石。

啊，這個無形的呢，就是一種銷沉呢，一種啊，本來也是眾生來著，但是啊，它墮落呀，空散銷沉；它這不過是在一個時期裏這樣子，有的時候還會托生去做人的，這一切的眾生。

是名妙淨，三十二應，入國土身；皆以三昧，聞熏聞修，無作妙力，自在成就。

這個名字就叫妙淨三十二應身，「入國土身」：入每一個國家的國土去。「皆以三昧」：都是啊，用這個定力，「聞熏聞修」：在這個用這一種啊，反聞的功夫啊，天天來熏修，來熏修，天天呢，聞熏聞修，就是熏修；用這種反聞聞自性的這種功夫來呀，天天熏修。

「無作妙力」：這個無作呀，也就是和無為呀，的意思，是一樣的。無為呀，妙力，也沒有不必啊，像我們人呢，想做一件什麼事情，要起一個念頭，打個妄想，想啊，要怎麼樣做這件事情。

這個菩薩呢，他不需要想，也不需要動念，就在這個定中呢，就可以呀，做一切的事情；就在這個聞熏聞修這個三昧定中啊，就可以這個無作妙力，不需要啊，怎麼樣用這個心呢，來想它去做，這叫無作妙力。「自在成就」：很自然的成就這種的事情。

世尊！我復以此，聞熏聞修，金剛三昧，無作妙力，與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眾生，同悲仰故，令諸眾生，於我身心，獲十四種無畏功德。

世尊！「聞熏聞修」：我又以這種的「聞熏聞修」：這個反聞聞自性這種的功夫來熏修，得到這種「金剛的三昧，無作妙力」：這種啊，不需要用心意識啊，去想去，得到這種無作的妙力。「與十方三世」：與這個十方啊，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這三世啊，「六道一切眾生」：這個六道啊，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羅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這六道的眾生。

「同悲仰故啊」：同有這種悲仰的佛法的這種的心呢。「令諸眾生」：使令一切的眾生啊，「於我身心」：在我這個身心呢，所見到我這個身心呢，「獲十四種無畏」：得到十四種的無畏功德。

十四種的無畏功德在下邊會講的。

一者，由我不自觀音，以觀觀者，令彼十方苦惱眾生，觀其音聲，即得解脫。

這個是第一個無畏，它有十四種無畏。

第一個無畏，「一者，由我不自觀音，以觀觀者」：第一的無畏呀，這以我這個不自觀音，不是自己觀自己的音聲，以觀觀者，去啊，觀這個世界上我所觀的這個人。

「令彼十方苦惱眾生」：因為我現在啊，修這個反聞聞自性的功夫成就了，所以呀，不需要自己呀，觀自己了，要去啊，觀這個世界上一切的眾生了！令彼十方苦惱眾生，令受苦惱的這一切眾生。「觀其音聲」：我觀呢，這個苦惱的眾生音聲，「即得解脫」：就得到解脫了。

二者，知見旋復，令諸眾生，設入大火，火不能燒。

第二的，就是這個「知見旋復」：這知見呢，就回來了，都是迴光返照，旋復。「令諸眾生啊」：令一切眾生，「設入大火，火不能燒」：火呀，不能燒他，不能燒這個眾生。這個眾生啊，如果他若是能念觀音菩薩的名，或者能啊，他能修行，這他設入大火，假設他若到大火裏面，火也不能燒他。

三者，觀聽旋復，令諸眾生，大水所漂，水不能溺。

「三者呀，這觀聽」：觀看和這個聽，「都旋復」：都啊，反聞聞自性啊，令這一切的眾生，「大水所漂」：有這個大水所漂啊，「水不能溺」：水呀，不能淹死他。

啊，有的人說啊，那我就試一試觀音菩薩靈不靈！我呀，自己用火把自己呀，用一些個木頭啊，點起火來，我自己坐到這個木頭上，看看能不能燒？那一定燒的！那麼說一定燒，為什麼觀音菩薩又說設入大火，火不能燒呢？那麼我現在設入大火了，火怎麼又會燒呢？

因為他啊，觀音菩薩這個「設」，是個假設！假設啊，是你無意中啊，遇著這個大火，而火就不會燒你。不是說你試驗，你故意，啊，放火燒身；那你自己願意燒，觀音菩薩管你這麼多幹什麼！

所以你說，觀音菩薩說，念觀音菩薩，大水所漂，那麼水不能溺；我也跳到

海裏去啊，試一試能不能淹死？那也一定淹死的。為什麼呢？觀音菩薩，你在無意中啊，遇著苦難呢，他救你；你再有心來試驗他，他就不管你了。為什麼呢？你根本就不相信觀音菩薩。你若相信觀音菩薩，就不需要試驗；你等到試驗出來才相信呢，那根本你就沒有信心。所以呀，這個我還希望啊，你不需要試驗，這是一個最好的安全辦法。

四者，斷滅妄想，心無殺害，令諸眾生，入諸鬼國，鬼不能害。

「四者，斷滅妄想」：第四者呀，斷滅你的妄想了，你「心無殺害」：你心裏啊，也沒有殺害了。你能念觀世音菩薩，「令諸眾生入」：使令啊，這一切的眾生，啊，「諸鬼國，鬼不能害」：這個一切眾生啊，到到那個羅剎鬼國裏的，鬼也不能傷害。

五者，熏聞成聞，六根銷復，同於聲聽，能令眾生，臨當被害，刀段段壞，使其兵戈，猶如割水，亦如吹光，性無搖動。

第五種的無畏啊，是「熏聞成聞」：這個修行這個反聞聞自性這種的功夫啊，成就了，這種啊，聞性成就，「六根銷復」：六根呢，這個六結也都銷融了，沒有了；「同於聲聽啊」：這個時候啊，這個六根呢，啊，可以互相為用了。

「能令眾生，臨當被害」：這個時候啊，使令一切眾生，臨當被害，「刀段段壞」：啊，譬如有人呢，拿刀斬你的頭；一斬頭啊，這個刀就自己一段一段壞了。「使其兵戈」：使啊，他所使用的這個刀啊，和戈矛啊，「猶如割水呀」：好像啊，割到你這個脖子上啊，就像割到水裏一樣，割過去，又沒有了；「亦如吹光啊」：也就好像吹這光似的，你吹來吹去啊，那光不會搖動的，啊，性無搖動。

六者，聞熏精明，明徧法界，則諸幽暗，性不能全，能令眾生，藥叉、羅剎、鳩槃荼鬼，及毗舍遮、富單那等，雖近其傍，目不能視。

「六者」：第六種啊，無畏，就是這個聞熏的功夫成就了，而有一種的精明，這「明徧法界」：這種明啊，的力量周徧法界；「則諸幽暗」：那麼既然周徧法界都是光明啊，可是這個幽暗的地方啊，「性不能全」：他啊，這個幽暗就沒有了，幽暗就不完全了。

「能令眾生啊」：能使令這個眾生，「藥叉、羅剎」：藥叉，就是一種男鬼；羅剎，是一種女鬼。這藥叉、羅剎鬼呀，都很厲害的；羅剎鬼呀，專門呢，

和藥叉鬼專門吃人的。吃什麼的人呢？吃那個死人。這死人的屍首啊，他能有一種的咒力呀，你不怕這個屍體臭了呢！他一唸這個咒啊，這個身體也就不會臭了，他就吃這個人的肉，這羅刹和藥叉鬼。

「鳩槃荼鬼」：鳩槃荼呀，也是一種鬼的這個名字，他是一種鬼王。翻譯呀，到中文呢，就叫「甕形」。他那個形相啊，就好像一個大缸似的，一個甕似的，或者像一個罈子那個形狀。這種鬼專門做什麼呢？他的工作專門做魘魅，是一種魘魅鬼。

怎麼叫魘魅呢？譬如，你人呢，睡著了；睡著了，就或者見著一個什麼古怪的形像，令你呀，心裏明白，但是身不能動彈！在中文的俗話呀，就叫被魘住了；魘住了，就是魘魅。這個魘魅鬼呀，就做這種的工作。有的呢，有的時候他魘魅時間久了，也可以令你這個人死。這就若這個人呢，陽氣不足了，陰盛陽衰，陽氣衰弱了，他可以魘魅你時間一久了，就死了，這叫魘魅鬼。

這種魘魅鬼呀，他啊，這個世界上很多的，很多這種魘魅鬼。

「毗舍遮」：這個鳩槃荼，和毗舍遮，富單那，這三個名字，在楞嚴咒上都有的。這個毗舍遮，毗舍遮這個鬼呀，專門呢，吃這個精氣的。吃這個人呢，和一切眾生啊，這個精氣；也啊，吃這個五穀的精氣這個鬼。

「富單那呢」：就是叫主熱病的鬼，他就啊，令人有一種病啊，就發熱，發燒，這是富單那這種鬼。你等你若是啊，或者修這個反聞聞自性的功夫，或者念觀音菩薩，啊，令這些鬼呀，「雖近其傍啊」：雖然他就在你旁邊，「目不能視」：他呀，眼睛看不見你的。因為啊，這鬼怕什麼呢？鬼就怕火光，鬼就怕光。你若是修這種的功夫啊，身上都有一種光；有一種光啊，這鬼他就看不見你的。

好像我們人間也有一種的這個梟(丁一幺)鳥啊，這種梟鳥啊，在中文就叫牠叫這個貓頭，牠頭啊，長的好像貓的那個樣子，叫貓頭鷹。這種的梟鳥啊，白天牠不出來的，牠在晚間出來。晚間呢，牠可以周圍飛呀，各處牠能看的見；白天呢，牠就看不見東西，這是啊，一種梟鳥。因為白天牠一見著光啊，牠就看不見東西。

還有一種啊，叫蝙蝠。這種蝙蝠啊，據說是老鼠變化的，是這個mouse變化的。牠也是白天呢，不飛出來；晚間呢，牠就各處飛了，晚間牠出來。為什麼呢？白天牠看不見東西，晚間牠才能看的見。

所以天地間呢，這萬事萬物啊，各從其類。這鬼呀，也是這樣子。鬼因為牠是一股陰氣，所以呀，你若有陽光，牠就看不見的；你有陰氣啊，牠就可以找到你。

七者，音性圓銷，觀聽返入，離諸塵妄，能令眾生，禁繫枷鎖，所不能著。

第七者呀，這個「音性圓銷」：音也沒有了，連這個音性都銷了。「觀聽返入」：這觀和聽啊，都反觀諸己了，「離諸塵妄」：離開這一切的六塵呢，和這妄想。「能令眾生」：能使令眾生，「禁繫枷鎖」：啊，受這個監獄的，在這個監獄裏呀，枷，就是在脖子上戴的；鎖啊，就是一個腳鐐子，在腳上一個鎖鏈。

「所不能著」：你若能念觀音菩薩，啊，它這個枷鎖就自己開了。那麼這種情形啊，有很多人呢，有這個經驗，這不是空空就這麼說的。我們人若有誠心念觀音菩薩的時候啊，就有這種感應。

以前有這麼一個人呢，他犯罪了，被人捉去放到監獄裏；放到監獄裏啊，還有七、八個人。這個人呢，就念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」。他怎麼會念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」呢？因為當時啊，他認識一個和尚，他就求這個和尚救他！這個和尚說啊，你如果想我救你啊，你就一心念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」，你就會啊，離開這個災難。

這個人呢，就念觀音菩薩。念到三日三夜的時候，自己這個脖子上的枷也自己開了，腳上鎖鏈子也開了；開了，他就可以走啊，但是他不走；他說，啊，我一個人走有什麼意思？這還有七、八個人呢！他就叫這七、八個人也都一起念觀音菩薩。那麼念了一天，又念了一天，這七、八個人的這個枷，和鎖也都自己開了，然後一起就都走到家去。那麼由此就專心念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」，令這一個鄉村裏頭啊，所有的人也都念觀音菩薩！

八者，滅音圓聞，徧生慈力，能令眾生，經過險路，賊不能劫。

這個第八者呀，這個「滅音圓聞」：把這個這種的世俗的音呢，也滅了，反聞聞自性這個音呢，也到這個圓聞上了；圓聞呢，就是不用心來聞，而能聞一切音。「徧生慈力」：在這個時候啊，普遍生出一種慈悲的力量。啊，「能令眾生」：使令這眾生啊，「經過險路」：經過最危險的道路，「賊不能劫」：這個土匪呀，不能打劫他。

068. 卷六

九者，熏聞離塵，色所不劫，能令一切多婬眾生，遠離貪欲。

第九種無畏，這是離一種貪欲畏。「熏聞離塵」：熏聞呢，就是修行這個反聞聞自性這種的功夫，天天日日都要啊，去用這種功夫。那麼這種功夫修成了，熏聞離塵，把這一切的前塵的境界都離開了；「色所不劫」：離開什麼前塵的這種境界呢？就離開這個色塵的境界。這個色塵呢，所不能劫。

我們人呢，不要以為啊，有了這個美色呀，這是一種好事情。這個美色呀，你愛這個美色，這個美色就劫奪你的家裏的財寶，把你固有的這種最有價值的寶貴的東西啊，都被這個美色給劫持去了！

你若能離這個色塵呢，「眼觀聲色內無有，耳聽塵事心不知」。你看，「見有若無心自安」，你見到什麼美色，你見著了，心裏呀，就動了心了！在你沒見的時候，你怎麼不動心呢？你見著這個美色一動心了，那就被這個色塵所轉了。那麼你能遠離這個色塵了，所以就色所不劫，這個色呀，它就不能來搶奪你家裏的財寶了。

「能令一切多婬眾生」：能令啊，這是觀世音菩薩，他能令一切多婬的眾生啊，啊，「遠離貪欲」：遠離開這個貪欲。在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上說，說啊，「若人多欲，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，便得離欲」，那也就是這個意思。你呀，多欲，什麼欲呢？就是這種婬欲心。

人生啊，最大的問題，最不能啊，解決的問題，也就是這種婬欲，啊，也就是男女的問題。你若能把男女的問題，啊，看的破了；看的破，放得下，啊，那就是啊，真正得到解脫了。你看不破，放不下，所以呀，你也就不能啊，得到解脫，也不能開悟。

所以今天呢，我頭先在吃飯的時候，給你們講；你呀，用的功夫用到了，吃飯也不知道吃飯了，穿衣服也不知道穿衣服了；那麼吃飯、穿衣服都忘了，那麼身外之物，更有什麼可忘不了的呢？所以說，連你的女朋友也忘了；你若是啊，男人，就把你女朋友忘了；女人，就把你男朋友忘了嘛！

不是說單單男人忘女朋友，女人也要忘了男朋友；互相啊，把這種境界打破了，那你的功夫才有辦法！何況，啊，又掛著姊妹、兄弟，啊，又是啊，哥

哥、弟弟呀，姊姊、妹妹的，哦，這一套囉哩巴索的；又有子，又有女的，放不下！

你來學佛法，要把一切都放下；在這學佛法的期間，什麼也不管了！要怎麼樣呢？就像啊，這個人呢，重新做人，重新做一個人，把以前的事情都忘了。這樣子啊，你這個佛法呀，這個法水呀，才能啊，灌溉到你這個菩提心裏頭去。你如果這個也放不下，那個也放不下，那個法水呀，就沒有法子啊，來滋潤你的菩提心。所以呀，色所不劫。

你能啊，常念，念南無觀世音菩薩，南無觀世音菩薩！再恭敬觀世音菩薩！你這個婬欲心呢，也就會沒有了。修道的人呢，最要緊的，就要把這個婬欲心修斷了；你若如果斷不了婬欲，那是不會出三界。不是啊，說是，啊，我又想要開悟嘛！我又離不了啊，這世間一切的這個境界！

那你離不了世間的境界，你也不能去成佛去！這個兩啊，兩者不可得兼。好像啊，那個《孟子》上說：「魚與熊掌，不可得兼」。那個魚啊，是我願意吃的東西；熊掌，也是他願意吃的東西；這兩種啊，不能說，同時一口吃兩種東西，一定要吃一種。

你這個世間呢，所畏世間這個樂，和出世的樂，也是不能啊，同時都被你得了。啊，你又要去成佛，你又離不了這個世間上啊，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那你呀，沒有法子可以成就的。

十者，純音無塵，根境圓融，無對所對，能令一切忿恨眾生，離諸瞋恚。

這第十種的無畏呀，就是「純音無塵」：在這個反聞聞自性啊，這種音也純了；音純呢，也就是啊，沒有音。沒有這個音，也空了；這個塵也沒有了，這個前塵沒有了。沒有前塵了，那麼「根境圓融」：這個六根，和這個六塵的境界，都互相融通了。

你這個世界上的事情啊，無論任何事情，都是你若會用的，它就壞的東西也會變好了；你若不會用的，好的東西也變壞了。這個六根、六塵，本來都是啊，在前邊說，你墮落，都是因為六根；這個六根，就是六賊。

這十方諸佛同聲都說，說啊，告訴阿難！說，令你墮落的，也是六根；令你成佛的呢，也是六根，沒有旁的東西。這所以呀，你往好了用，它就可以幫助你；你若不會用呢，它就可以破壞你。和這個我們有錢一樣，我們有錢，

在有錢的時候要是知道做功德，做種種的好事，利益眾生，這個錢呢，就沒有用到啊，那個壞的地方。你若有錢，啊，有錢，又去賭錢，又吸鴉片煙，又扎這個海洛英，又做種種的那壞事，啊，你這就因為你有錢呢，所以就造罪！造了罪，所以呢，一樣的道理。

那麼你在這個純音無塵了，根境也互相圓融了，「無對所對」：也沒有啊，一個敵對的，和所對的這種境界。無對，就沒有兩種了，都變成一個了。根也就是塵，塵也就是根，根、塵沒有分別了；這時候，打成一片，這叫打成一片，啊，凝成一團，打成一片，合而為一，根、塵呢，就不分。

那麼因為這個沒有根，沒有塵；所以呀，但是也根，也就是塵；塵，也就是根，在這個境界上。啊，在這個境界，也沒有一個能對，也沒有個所對了；沒有這個六根對著六塵呢，這種的對待了。

啊，「能令一切忿恨眾生」：能令這個一切的忿恨眾生啊，「離諸瞋恚」：令這一切的眾生啊，有忿恨心的，脾氣很大的，很有大脾氣的，火氣很大的這個眾生都沒有了。瞋恚，就是一種啊，發脾氣，也就是煩惱。在《法華經》上說：「若人多瞋，多這個瞋恨心，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，便得離瞋」。

這個主要的地方，要在一個「常念」！要常常念，不是今天念，明天不念；早起念，晚間不念；不是啊，啊，這個月念，那個月不念；要天天都念，這才叫一個常念。恭敬，又要恭敬，要生出一種恭敬心來；不是說，啊，我念是念呢，但是我對於佛啊，對菩薩，我也不相信！不相信這個。

心裏有一種懷疑，哦，不知道這個會不會有這個功效呢？有沒有這麼個力量呢？總有一種懷疑，那就啊，不會有成就的。所以呀，這要生出一種信心，還要常念，要恭敬。你若能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，你就會沒有脾氣了，也沒有那麼大火氣了，也沒有那麼大的煩惱了，就會遠離了，離諸瞋恚。

十一者，銷塵旋明，法界身心，猶如琉璃，朗徹無礙，能令一切昏鈍性障，諸阿顛迦，永離癡暗。

第十一者的無畏是什麼呢？就是啊，「銷塵旋明」：這個塵呢，六根、六塵這個境界既然銷了，也就旋明，啊，反聞聞自性啊，那麼現出一種光明來。「法界身心呢」：這時候啊，身心也就是法界，法界也就是身心，身心和法界呀，合成一個了。

啊，你看，你的身，你的心，徧法界處，這是個什麼呢？這若是，不是佛，能有這個境界嗎？所以呀，觀音菩薩他啊，就身心和法界都合成一個了；「猶如琉璃呀」：那麼就好像啊，這個琉璃一樣的，「朗徹無礙啊」：啊，裏邊也看到外邊，外邊也看到裏邊。也無內，也無外，也無大，也無小。

啊，就是啊，好像我見到靈巖山那個和尚，啊，他自己叫大休！大休，怎麼樣叫大休呢？哈！他真是啊，是個大休，不是個小休。啊，怎麼大休呢？他自己給自己呀，造了一個，用石頭造了一個棺，這叫棺。棺呢，就是坐著的；你一般人死躺到棺材裏頭，這叫棺材呀！跟出家人呢，要坐棺，坐棺。

這個棺呢，他用石頭啊，就在那個山上啊，在石頭上那個石頭岩上啊，就造這麼一個棺；啊，造的恰恰他能坐到這個地方；又用石頭造上個門，門的旁邊呢，又造了一副對聯。這個對聯呢，所說的什麼呢？就說，「無大無小無內外」，也沒有大，也沒有小；也沒有內，也沒有外。「自修自了自安排」，他自己修行，自己就了道了，自己安排他身後事，自己呀，給他自己做棺。

你說怎麼樣啊？嘿！他把這個棺做好了，然後就結上雙趺坐，坐到這棺裏頭，就圓寂了，就入涅槃了；啊，自己又把這個門也關好了，自己就在那入涅槃了。所以呀，這種境界，這是啊，不可思議的境界。你看，他做好了，自己把一切都預備好了，這叫大。

他名字叫大休，（就是那個休息的休；休息，就是這個rest）。啊，他這一個休息呀，再就什麼都不做了，所以叫大休。你說，這個人多解脫！這我在啊，蘇州靈巖山，我見過這個人，啊，自己修行，自己給自己把一切的事情都預備好了，也不麻煩人。那麼這個樣子呢，就叫無大無小無內外，自修自了自安排。

這啊，朗徹無礙，他這種啊，境界，好像啊，琉璃筒一樣，啊，裏外都是透體玲瓏的。透體玲瓏，玲瓏啊，就是看的，裏邊也看見外邊，外邊也看見裏邊，這叫玲瓏。

啊，「能令一切昏鈍性障，諸阿顛迦，永離癡暗」：這一種的法身，和法界，身心和法界都合成一體。在這無形中啊，就能令一切的這昏鈍，昏呢，就是很愚癡；鈍呢，啊，就是很慢。什麼叫鈍呢？好像那個刀子，拿那個刀子啊，切東西，切也切不斷，這叫這個個刀啊，叫鈍；一切就斷了，這個刀啊，叫利。現在這個，形容這個人呢，也像那個刀子似的，切不斷東西。切不斷東西，這就表示什麼？表示他沒有智慧。

沒有智慧呀，看什麼境界，也看的不透徹；啊，以是為非，以非為是，這樣子，所以性障。這種啊，愚癡的性啊，障住他，沒有智慧。可是啊，這個觀音菩薩就能啊，令他啊，離開這一切的諸障。

諸阿顛迦，什麼叫阿顛迦呢？阿顛迦，又是一種梵語，翻到中文呢，就叫「**無善心**」，就沒有善的心。啊，你叫他啊，做一點好事，他才不肯！他拿著一個銅板，拿著這一個cent(一分)，用力抓，用手抓；抓的，猛，用力抓，用力抓；抓的，這個銅啊，都變成銅水了，這個cent都出水了，他也不捨得用它，捨不得用。你叫他去啊，做一點善事，說利益一點人呢，唉，這太愚癡了！我有錢要自己用啊，我怎麼會幫助人？他不幫助人，這就是啊，一種的愚癡，執著。

可是觀音菩薩，就能令這一類的眾生啊，昏鈍性障，諸阿顛迦，這一切沒有善心的人，遠離癡暗，啊，離開啊，他這個愚癡，和他個黑暗的境界。因為他不幫助人呢，這就是自己自性沒有光明，這就是最愚癡的一種人。

前邊所說這個婬欲，這就是個貪；啊，瞋恚，就是個瞋。這一段文呢，就說的這個癡。這三段文呢，就是說的貪、瞋、癡。

在《法華經》上又說，說是啊，「若人多癡，假設若有人呢，多愚癡，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，便得離癡，便離開他這個愚癡」。

以前呢，有這麼一個很有錢的人，他最歡喜錢，也最愛這個錢，也最捨不得這個錢。那麼他生了三個兒子，大兒子就叫金子，第二個兒子啊，就叫銀子，第三個兒子啊，他怕他這個兒子啊，做好事，不做壞事，那麼就給他起名叫做業障。這個業障啊，是個最小的；大的叫金子，第二叫銀子。

等到他死的時候，要死了；要死了，就叫這個大兒子到身邊，說我現在要死了，你可不可以陪著我去死呢？金子說你發癲呢！我怎麼會陪著你去死去呢？啊，你平時最愛我，怎麼要死了，你想害我呢？啊，這個金子不肯跟著他去。他自己想，哦，這個大兒子不跟他去，和第二個兒子商量商量的了。就叫這個銀子來，說你哥哥不同我去死，你可以同我去死嗎？你平時都很孝順的！第二兒子說，哦，你死，你自己去死了嘛！我雖然是你的兒子，但死我不能跟著你去的；你真是病糊塗了！叫我，我這麼年紀輕，怎麼可以跟著你這麼一個老人一起死呢？啊，金子也不跟他去，銀子也不跟他去。

和這個小兒子講了，說是孽障！你平時很不聽話的，所以呀，我對你也不怎麼樣子愛惜。可是現在我要死了，你大哥也不願意跟著我去死這個金子，你二哥銀子也不肯跟著我去死；你可以考慮一下，可不可以跟著我去死呢？這個孽障說，這個不必考慮！我可以跟著你去死去！因為他們兩個，你以為金子、銀子是最好的，他不肯跟著你去，現在一試驗出來了吧！啊，你死的時候，他們不肯跟著你去的。我雖然是個孽障啊，但是我啊，和你呀，你生，我就陪著你生；你死了，我陪著你去死，你看，倒是誰孝順呢？

所以這說，「萬般將不去」，金子、銀子不肯跟著去，「只有業隨身」，只有這個業障跟著自己去，去死去。啊，這個人一想啊，這一生留著這麼多金子、銀子給這個大兒子，和第二個兒子，啊，他們享受，現在自己要去死去，啊，非常後悔；知道這樣子，我在生的時候，我造個廟，或者造個道場，這有多好！現在等要死了，也來不及了，後悔已經遲了！啊，所以呀，我們人呢，不要學著這個人這樣子。所以呀，在如果若有力量啊，就應該做好事。

十二者，融形復聞，不動道場，涉入世間，不壞世界，能徧十方，供養微塵諸佛如來，各各佛邊，為法王子；能令法界無子眾生，欲求男者，誕生福德智慧之男。

第十二種無畏，「融形復聞」：把這個形體也融化了，復聞，到這個聞性上，「不動道場」：就在這個不動道場，就在啊，本有的道場，「涉入世間」：不動道場啊，譬如，觀世音菩薩，在這個佛教講堂這個道場，雖然他在此地，而能涉入世間，這個世間任何地方啊，他在這個地方還沒有動；但是啊，什麼地方他都有他的化身。

「不壞世界」：令這個世界呀，也不會破壞這個世界。「能徧十方」：他以呀，他這個法身呢，可以到徧滿十方去，「供養微塵」：做什麼呢？到十方世界去做佛事，供養啊，「微塵諸佛如來」：供養那麼多的佛；「各各佛邊呢」：在每一尊佛的旁邊，「為法王子」：他都做觀世音菩薩，做這個法王之子。

「能令法界無子眾生」：能令所有的這個世界上沒有兒子的這個眾生，「欲求男者」：想要得一個男孩子的這樣子的眾生，「誕生福德智慧之男」：他啊，向他求兒子就會呀，誕生福德，又有福，是又有德，又有智慧的這個男孩子，這個兒子。

十三者，六根圓通，明照無二，含十方界，立大圓鏡，空如來藏，承順十方，

微塵如來，祕密法門，受領無失，能令法界無子眾生，欲求女者，誕生端正、福德、柔順、眾人愛敬、有相之女。

第十三種的無畏啊，這是求女得女的無畏。

「六根圓通」：六根呢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互相啊，圓通無礙了，「明照無二」：它的光明，啊，而照明啊，沒有兩個，都合而為一了，六根呢，都互用，那麼合而為一。「含十方界」：能啊，上合十方這個世界，含十方界，「立大圓鏡」：含融啊，徧十方界，啊，立一個大圓鏡，好像一個大圓鏡似的。

「空如來藏」：這時候，就是如來藏也空了，空如來藏。「承順十方」：承順，也就是供養；供養十方，「微塵如來，祕密法門」：微塵如來呀，這祕密法門呢，他都「受領無失啊」：他都啊，能接受而領略到，也沒有散失。

「能令法界無子眾生啊」：能令這個法界無子的眾生，「欲求女者」：想要求這個一個女的這個。「誕生端正福德柔順」：誕生啊，就得生一個端正，端正啊，相貌啊，端正；福德，又有福，又有德；柔順，柔啊，這個女很柔和的，還能啊，順承人意，「眾人愛敬」：眾人呢，一看這個女都會愛而恭敬的，「有相之女」：有相啊，就是生的相貌很圓滿的。

十四者，此三千大千世界，百億日月，現住世間諸法王子，有六十二恒河沙數，修法垂範，教化眾生，隨順眾生，方便智慧，各各不同。

第十四種的無畏，「此三千大千世界」：在這個三千大千世界上，「百億日月」：有百億日月，「現住世間」：現在在這個世間所住的，「諸法王子」：一切的法王子，「有六十二恒河沙數」：有這六十二啊，恒河沙數這麼多。

「修法垂範呢」：都是啊，修行，習學這個佛法，垂範，給啊，其他人呢，做一個模範，「教化眾生」：教化這所有的一切眾生，「隨順眾生」：那麼隨順啊，這一切眾生的這種願望；「方便智慧」：這種方便的權巧智慧，「各各不同」：每一個人呢，他的智慧不同。

由我所得圓通本根，發妙耳門，然後身心，微妙含容，周徧法界，能令眾生，持我名號，與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諸法王子，二人福德正等無異。

「由我所得」：由我觀世音菩薩所得的這種「圓通本根」：這種耳根的圓通

的本根，「發妙耳門」：發出來啊，發顯呢，這個微妙的這個耳門的圓通；「然後身心」：然後啊，我這個身心，「微妙含容」：啊，這種微妙含容啊，十方世界，周徧法界。

「能令眾生」：能使令眾生，「持我名號」：他念我這個「觀世音菩薩」這個名的，「與彼共持」：與啊，另外一個人共持啊，六十二恆河沙諸法王子。那麼「二人福德正等無異」：這兩個人呢，一個人是單單念觀世音菩薩的名字；一個人呢，就念六十二恆河沙菩薩這麼多的菩薩的名字。這兩個人的福報啊，是正等無異，都是一個樣的。

你就單念一個觀世音菩薩，也就有念六十二恆河沙數那麼多菩薩的名字那個功德那麼大。這足見呢，觀世音菩薩這個他的功德呀，是特別殊勝的，所以你就念他一個菩薩的名字，就有念六十二恆河沙菩薩名字那個的功德。

世尊！我一名號，與彼眾多名號無異，由我修習，得真圓通。

世尊！「我一個名號」：我觀世音菩薩，就一個「觀世音菩薩」名號，「與彼眾多名號」：與啊，彼，就是六十二恆河沙諸菩薩法王子的名號，「無異」：沒有兩樣。我這一個名字，也就和他們這樣多的名字是一樣的功德。為什麼呢？為什麼我一個也就有他們這麼多，這樣多的菩薩名字這個功德呢？因為「由我修習呀」：由我修習的時候，「得真圓通」：得這個真正的圓通。所以呀，就我一個菩薩的名字的功德，也有六十二恆河沙那麼多的法王子功德。

是名十四施無畏力，福備眾生。

「是名十四施無畏力」：這個呢，名字就叫十四種施無畏的力量，「福備眾生」：來加被啊，來幫助眾生，這個有求必應，誰，哪一個眾生求我，我都幫助他。

世尊！我又獲是圓通，修證無上道故，又能善獲四不思議無作妙德。

世尊！我又啊，得到這種圓通，「修證無上道故」：我啊，因為修道而證得無上這種的道，證無上道故。「又能善獲」：又能啊，善獲，「四不思議」：四種的不思議啊，無作妙德，這個又有。

一者，由我初獲妙妙聞心，心精遺聞，見聞覺知不能分隔，成一圓融清淨寶覺，故我能現眾多妙容，能說無邊祕密神咒。

第一種的不可思議的無作妙德是什麼呢？「由我初獲」：由我最初啊，得到，「妙妙啊，聞心」：得到啊，這個妙中之妙，這種的反聞聞自性啊，這種的功夫，「心精遺聞」：這個心呢，這個真心呢，顯現，而啊，到那個精微處；遺聞，把這個聞性啊，就都沒有了。

「見聞覺知不能分隔」：這個見聞覺知啊，互相融通，不能啊，分隔，啊，「成一圓融啊」：成一個，就是都成就啊，一個，沒有彼此的分別，「清淨寶覺啊」：這個清淨的寶覺。「故我能現」：所以我能現呢，「眾多妙容」：我能啊，現很多的這個微妙的相貌，「能說無邊祕密神咒」：能說呀，啊，無量無邊這麼多的祕密的神咒。

其中或現一首三首，五首七首，九首十一首，如是乃至一百八首，千首萬首，八萬四千爍迦羅首；

在觀音菩薩的千手千眼，那麼不單千手千眼，他這個頭啊，也有啊，千萬那麼多，八萬四千那麼多。「其中」：在這個觀音菩薩的像裏邊呢，「或現一首」：或現一個頭的，或者三面觀音，或者五面觀音，或者現呢，七面觀音，有七個頭；或者九面觀音，或者十一面觀音。

像這樣子啊，「乃至一百八首」：一百零八個頭，或者一千個頭，一萬個頭，「八萬四千爍迦羅首」：這個堅固的頭。爍迦囉，就堅固的頭。

二臂四臂，六臂八臂，十臂十二臂，十四、十六、十八、二十，至二十四，如是乃至一百八臂、千臂萬臂，八萬四千母陀羅臂；

他又可以現「兩臂」：就兩個胳膊，「四臂」：或者四個胳膊，或者六個胳膊，或者八臂，或者十臂，或者十二臂，或者啊，那麼十四，十六，十八，乃至二十，二十四。乃至或者現一百八個臂，或者現一千個臂，一萬個臂，最多到這個八萬四千呢，這個臂，母陀羅臂。母陀羅啊，也是梵語，就是這個「印手」。母陀羅啊，此云叫「印」。(就是這個印鑑的那個印)。那麼手上都有印，這叫印手。

二目三目，四目九目，如是乃至一百八目，千目萬目，八萬四千清淨寶目。

那麼觀音菩薩，他這個法身可以現呢，兩個眼睛，三個眼睛，或者四個眼睛，或者九個眼睛，或者一百零八個眼睛，或者一千個眼睛，一萬個眼睛，「八

萬四千清淨寶目」：啊，八萬四千呢，清淨的這個眼睛。

這是觀世音菩薩他為什麼能現這麼多的變化相呢？就是因為啊，他在因地的時候，修這個〈大悲咒〉，修這〈四十二手眼〉。所以呀，他在因地修這個法，在果地上修行成了，他就有這種種的變化無窮的。

或慈或威，或定或慧，救護眾生，得大自在。

「或慈，或威，或定，或慧，救護眾生，得大自在」：這個目啊，或者流一種慈悲的光；或者呀，現一種威嚴的光；或者在眼目裏頭表示一種定的光，或者在眼目裏頭表示一種慧的這種智慧。那麼種種的表現，無非呀，要救護眾生，要啊，令眾生得大自在；令眾生啊，得到大的自在；一切一切，都是為眾生而有的。

二者，由我聞思，脫出六塵，如聲度垣，不能為礙，故我妙能現一一形，誦一一咒，其形其咒，能以無畏，施諸眾生。是故十方微塵國土，皆名我為施無畏者。

第二種的不思議無作妙德是什麼呢？「由我聞思」：由我這個聞慧，和這個思慧，而修行「脫出六塵」：對這個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這個六塵的境界都不著住了，脫出這個六塵境界；「如聲度垣」：就好像這個聲音呢，過這個牆垣一樣的，「不能為礙」：這個牆垣呢，也障礙不住這個聲音。

「故我妙能」：所以我這種微妙的這種能力，「現一一形」：能以啊，現種種的形，「誦一一咒」：能以啊，誦持這個種種的神咒。「其形其咒」：所有現的形，和誦持的咒，「能以無畏施諸眾生」：能以啊，用這個無所畏這種力量，布施給一切眾生。「是故十方微塵國土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十方國土，十方的微塵國土，「皆名我為」：皆啊，就都啊，給我起一個名；叫什麼呢？叫一「施無畏者」：說我啊，就是個施無畏者。

三者，由我修習本妙圓通，清淨本根，所遊世界，皆令眾生，捨身珍寶，求我哀愍。

「三者」：第三種的不可思議無作妙德是什麼呢？「由我修習」：因為我修習呀，這個「本妙圓通」：本來呀，這個微妙的圓通，「清淨本根」：這個清淨啊，這本來的這個耳根，本來這種聞性。「所遊世界」：我所到的這個所有的世界，「皆令眾生」：那麼使令一切眾生啊，「捨身珍寶」：捨啊，

能捨他的身，和他的珍寶，「求我哀愍」：求我啊，來哀愍這一切眾生。

四者，我得佛心，證於究竟，能以珍寶，種種供養十方如來，徧及法界六道眾生。

第四種的不可思議無作妙德，「我得佛心」：因為啊，我得到佛這個這種如來藏的真心了，所以呀，「證於究竟」：我證得呀，到這個究竟的這果位上。「能以珍寶」：我能用啊，這個種種的珍寶，種種的供養，來供養十方如來。

「徧及法界六道眾生」：不單我供養佛，而且我供養這個，我給這個法界一切的六道眾生，我都啊，布施給他們。他們有所求的，我都啊，遂心滿願來幫助他們。

求妻得妻，求子得子，求三昧得三昧，求長壽得長壽，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。

這個所有的六道眾生，他所要求的這種事情，都遂心滿願。所以呀，觀音菩薩知道啊，這一切的眾生，所有的這一切眾生，都歡喜太太，所以就說啊，「求妻得妻」：想求一個好太太，就得一個很美貌的一個太太。這頭一樣啊，這一切眾生的欲望，就想要求一個美貌的太太。

有了太太了呢，就又歡喜一個好孩子。所以呀第二件事就說啊，「求子得子」：你求啊，要求這個男子就得男子，要求女子就得女子。這求子得子啊，就包括求男，求女都在裏邊。

那麼第三樣啊，才說，「求三昧得三昧」：如果你也有了太太了，也有了子女了，然後啊，覺得這個人生沒有什麼意思了，又要啊，發出世的心，要求定力了，所以呀，就要求三昧得三昧，你要想求定力了，想啊，修出世法了，就得定力。那麼求定力啊，有的就想求長壽；長壽啊，就永遠呢，不會死的，那麼也就得到長壽。「如是啊」：像這樣子，「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」：你呀，求得成佛，成佛道，也就會得到佛果。

佛問圓通，我從耳門，圓照三昧，緣心自在，因入流相，得三摩地，成就菩提，斯為第一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佛呀，現在問這個所有的弟子，每一個人最初得的圓通的這個方便。什麼是圓通？「我從耳門」：我是啊，從這個耳門呢，這一個法門

修行的，「圓照三昧」：修成啊，這種圓照三昧，圓照的定力，「緣心自在」：我啊，這個攀緣心也沒有了，得到自在。

「因入流相啊」：因此啊，入到啊，這個流相；流相啊，也就是啊，入到啊，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；這個「初於流中，入流亡所」，這是啊，入到這個流相。「得三摩地」：得到啊，這個定力，「成就菩提」：我得成啊，這個無上覺道。「斯為第一」：這個法門呢，是最為第一的。

世尊！彼佛如來，歎我善得圓通法門，於大會中，授記我為觀世音號。

世尊呢！「彼佛如來」：彼佛，就是那個**古觀世音佛！古觀世音如來！**彼佛如來。「歎我善得」：歎，就是讚歎我。讚歎我呀，啊，那麼很容易呀，就得到這個圓通了，啊，善得「圓通法門」：得到這個圓通法門，「於大會中」：在彼佛那個大會裏邊呢，「授記我為」：他給起個名字，授一個記別號；叫什麼名字呢？就叫觀世音號，我的名字也叫觀世音。

由我觀聽十方圓明，故觀音名，徧十方界。

因為啊，「由我觀聽，十方圓明，故觀音名徧十方界」：我這觀聽，「十方圓明」：到十方盡虛空徧法界都啊，啊，成了一片，得這種圓明的境界；因為這個，「故觀音名」：所以啊，觀音的名字，「徧十方界」：就到任何的世界啊，十方世界所有的諸佛國土，都有這觀音的名字。

069. 卷六

爾時世尊，於師子座，從其五體同放寶光，遠灌十方微塵如來，及法王子諸菩薩頂。

當爾之時，釋迦牟尼佛在他這個師子座上，「從其五體」：就從他這個兩隻手，兩個腳和頭上，「同放寶光」：在這個五體呀，同時都放出一種寶光。「遠灌十方微塵如來」：微塵數那麼多的如來，「及法王子」：和這一些個法王之子，「諸菩薩頂」：這一切的菩薩的頂。

這表示啊，為什麼釋迦牟尼佛灌十方如來頂呢？這表示說啊，這是**頂法**，**這是最高的法**！這佛佛道同，十方如來呀，也是說這個頂法，釋迦牟尼佛現在也說這個頂法，佛佛道同，互相啊，交融。

彼諸如來，亦於五體同放寶光，從微塵方，來灌佛頂，並灌會中諸大菩薩，及阿羅漢。

「彼諸如來」：那麼十方微塵數那麼多的如來，「亦於五體」：也在這個兩個胳膊，兩個腿，和一個頭啊，這五體；「同放寶光」：也和釋迦牟尼佛啊，所放的寶光是一樣的。「從微塵方」：從微塵數啊，那麼多的方向，啊，「來灌佛頂」：來灌釋迦牟尼佛的頂，「並灌呢，會中」：在會裏頭啊，諸大菩薩，及阿羅漢的頂。

林木池沼皆演法音，交光相羅，如寶絲網。是諸大眾，得未曾有，一切普獲金剛三昧。

在這個時候啊，這個林中的樹木，和啊，水池子，和這個沼；大的有水的地方，就叫池；小的有水的地方，就叫沼。「皆演法音呢」：這水流風動啊，無論流水的聲音，和颳風的聲音，和樹木搖動的聲音，都啊，皆演法音，都啊，說法呢！「交光相羅」：這個十方佛的光就灌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的光就灌十方微塵數的如來的頂；這個光啊，互相交光相羅，好像啊，就織的這個網羅一樣。

「如寶絲網啊」：就像啊，那個寶絲織成這個網羅一樣的。「是諸大眾啊」：這所有的在會的這一些個大眾，「得未曾有」：從來也沒有見過這種的瑞相，這種祥瑞的相，「一切普獲」：這個在會的大眾啊，一切普獲「金剛三昧」：都得到這個金剛的定。

即時天雨百寶蓮華，青黃赤白，間錯紛糅(㊦又V)，十方虛空成七寶色。

在這個一切的大眾，都得到啊，這個金剛三昧這個時候，「天雨百寶蓮花」：天上啊，就下一種百寶的蓮華。這百寶蓮花呀，有四種的顏色，四種顏色啊，「青黃赤白，間錯紛糅」：有的青色的蓮花又有黃點，有的黃色的蓮花又有紅點，有的白色蓮花又有也有紅點；總而言之啊，這四色呀，間雜，間錯，互相啊，這麼陪襯這個顏色。

「十方虛空啊」：在這個時候啊，十方的虛空「成七寶色」：完全呢，都變成七寶的顏色。七寶呢，就是金、銀、琉璃、玻璃、硨磲、赤珠、瑪瑙這是七寶。在這所有的世界，都變成啊，這種的顏色了。

此娑婆界大地山河俱時不現，唯見十方微塵國土，合成一界，梵唄詠歌，自

然敷奏。

「此娑婆界大地山河」：此娑婆界，就是我們這個世界，我們這個世界啊，叫娑婆界。這娑婆界啊，翻到中文叫「堪忍」。言其啊，眾生堪能忍受這種的痛苦。堪能忍受，也就是不堪忍受，不堪呢，忍受這種的痛苦。那麼不堪忍受啊，眾生啊，還在這啊，啊，不以為苦；不以為苦，他還在這啊，啊，以苦為樂，以為啊，是好。

這個娑婆界大地山河，這所有的大地山河呀，「俱時不現」：沒有了。在當時啊，釋迦牟尼佛法會呀，這種神通所變現的，這個娑婆世界就變沒有了。「唯見十方」：在這個時候啊，只見著十方啊，「微塵國土啊，合成一界」：這十方微塵微塵這麼多的這國土，諸佛國土都合成一個了，合成一個國土。本來是啊，各各國土啊，不同的，現在啊，都合成一個了，合成一界。

「梵唄詠歌啊」：梵呢，就是一種啊，梵唄，就是一種清淨的這種聲音；詠歌，詠啊，就是諷詠；歌，就是唱歌。「自然敷奏啊」：啊，前邊那不說那個樹林子，和池沼，都演法音嗎！這個地方啊，啊，一切一切啊，更是啊，演這個法音，演這個微妙的歌聲。這所謂啊，「水流風動演摩訶，七珍池花四色湧金波」，這個七珍呢，的池裏頭啊，那花有四色。

於是如來告文殊師利法王子：汝今觀此二十五無學，諸大菩薩及阿羅漢，各說最初成道方便，皆言修習真實圓通，彼等修行，實無優劣、前後差別。

「於是啊」：在這個時候啊，釋迦如來啊，就告「文殊師利菩薩」：就告這個妙吉祥菩薩法王子。啊，說妙吉祥菩薩，「汝今觀此啊」：說你現在看一看，你啊，推敲一下，你啊，觀察觀察，「此二十五無學」：這二十五個無學位，各人呢，所證的這個果位，各人所修這個法門，你應該啊，詳細推究一下，研究一下。

「諸大菩薩」：這一些個都是菩薩中的大菩薩，「及阿羅漢」：也是一些個大阿羅漢。因為無學，都證到這個四果以後，都在四果，證了四果，這都叫無學位，都是大阿羅漢。「各說最初成道方便呢」：他每一個人呢，都啊，發表他自己最初啊，修行成道的那個方便法門。

「皆言修習」：那麼每一個人呢，他都說他自己修行用功，用什麼功，「真實圓通」：他都啊，得到真實圓通了。「彼等修行啊」：他們這一般的就是這二十五個無學啊，啊，修行啊，「實無優劣」：實實在在的，這沒有分出

來哪一個是優啊？哪一個是劣啊？哪一個是好啊？哪一個是不好啊？沒有分出來，「前後差別」：或者前，或者後，這一些個分別；差別，也就是分別。

我今欲令阿難開悟，二十五行，誰當其根？兼我滅後，此界眾生，入菩薩乘，求無上道，何方便門得易成就？

「我今欲令啊」：這是這個我，是釋迦牟尼佛稱自己稱的。說我呀，現在我想要使令這個「阿難開悟」：阿難現在還在初果阿羅漢，我想啊，叫他得到二果，三果，或者四果，開悟了。「二十五行」：這二十五個行門，「誰當其根」：哪一個呀，是對阿難這種根性的人，這種根機的人，是相當呢？這個十八界，加上七大，那麼究竟啊，哪一個法門呢，是對阿難呢，相應？

「兼我滅後啊」：不單對阿難要相應，而且呀，要兼，並兼著我將來呀，滅度之後；滅度之後，「此界眾生啊」：此界，是哪一界？就是我們這娑婆；這個眾生啊，是誰啊？你猜啊！就是我們現在這一切的人呢，就是我們在佛教講堂聽法這些個人呢！你不要把你自已撥到外邊去啊，啊，你說，哦，沒有我呀，我不在這個數內啊，那你就糟糕了！臺灣人講話糟糕了！

為什麼呢？你若到外邊去，那你就墮落了，將來做馬、牛、羊、雞、犬、豕啊，都不一定了。到那時候你再想聽這個《楞嚴經》啊，那是不容易囉！這麼四層樓這麼高，你若做一個馬、牛、羊、雞、犬、豕，無論如何，也沒有法子上得來的。

我在香港講經啊，有鴨子去聽經，因為那就是在地下，不是在樓上；所以呀，在樓上，這一些個馬、牛、羊、雞、犬、豕，沒有法子上得來的。到我們這來聽經的，都要是人；若不是人的，它就上不來的。所以呢，現在這個我們現在佛教講堂這一些個聽經的，這些個眾生啊，釋迦牟尼佛早就給我們安排好了，誰坐哪一個位子啊，有的坐到這個臺上邊的，有的坐這個cushion（坐墊）這個地方的，都已經安排好了；你不要自己把自己看的太簡單了！如果那麼你不來聽，那當然就沒有份了！

啊，「入菩薩乘」：這個未來的大根性的眾生啊，想要得到這個菩薩這個乘的，「求無上道」：他啊，心心念念呢，想要求這無上道。「何方便門」：哪一個法門呢，是最方便的，「得易成就」：是最容易成就的這個法門呢？啊，文殊菩薩！你現在用用心來找一找！

文殊師利法王子奉佛慈旨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承佛威神，說偈對佛：

這文殊師利法王子啊，啊，就這個妙吉祥菩薩，哎，「奉佛慈旨」：佛吩咐他要選擇這個圓通，在這個十八界，和這個七大裏邊呢，要選擇圓通，你看十八界，再加上七大，是多少個數目？是多少數目？是五十、是一百？十八界，再加上七大，這個數目是多少個？是多少數目？問問他們，那一個呢，講多少？不錯，是二十五個，那我算錯了！我說是五十，哈！那算錯了！都是你們聰明。不錯，十八界，加上七個，是二十五個。

這二十五個都是什麼呢？就是，有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再加上七大。七大是什麼呢？七大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，在前邊都講過了；空、塵、識；有的說「見」。那麼這加上啊，七個，不錯是二十五。那麼這二十五啊，就是這二十五聖所修的這個圓通法門。

現在呀，這個文殊菩薩，就要在這二十五個法門裏頭啊，選擇一個最圓通的法門，來教這阿難好修行。乃至於啊，我們現在的這一切的這個眾生好修行。啊，奉佛慈旨，奉佛啊，這種慈悲的懿旨，「即從座起」：那麼這個文殊菩薩，和這些阿羅漢呢，在佛前都有這個座位的。

不像那個火頭金剛啊，在佛前他沒有座的，他們沒有座位給他坐的，他就是站著的。本來我們這個懶蟲啊，也應該站著，不過我看他太辛苦了，也原諒他，叫他坐著；因為他的個子太大，要站著，最好了，人家坐著他站著最好了。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。

「承佛威神」：哦，他稟承佛啊，這種威神，「說偈對佛」：他對的偈頌啊，對著佛來說了一種偈頌。這個偈頌呢，就是或者四個字，或者五個字，或者六個字，或者七個字，或者那麼四句，或者六句，或者八句，或者十句；那麼來按著這個經的意思啊，來說這個偈頌。

覺海性澄圓，圓澄覺元妙，元明照生所，所立照性亡。

「覺海」：這個覺啊，就是個覺悟的覺。這個海呀，不是這個大海的海，就是這個覺海。這個覺啊，海，這個覺海呀，是無量無邊，沒有邊際；包括這個所有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切的山河大地，森羅萬象，都在這個覺海裏頭包著。

「性澄圓」：這個覺海的本性啊，它是既澄清而又圓滿的，「圓澄覺元妙」：這個圓滿呢，而澄清的這種覺海，本來呀，它是一種啊，微妙的。因為在這個微妙裏頭依真起妄，在本來這個明上啊，依真起妄，生出一種的妄了。

因為有妄了，所以就「元明照生所」：那麼本來這個覺海裏邊呢，具足一切，沒有啊，這個不是如來藏性的；但是因為有一念的無明，在這個時候啊，生出來一種的妄，所以呀，因為有這個妄，就有了一種所，這個所呢，就是這個塵相，所有的塵相。

「所立照性亡啊」：因為有了妄了，所以那本來那個照性啊，就不顯現了。本來那個覺海，那種的光明啊，就不顯現。好像這晴空，萬里晴空啊，生出來雲彩了，把這個自性光明啊，給遮住。

迷妄有虛空，依空立世界，想澄成國土，知覺乃眾生。

因為有了妄，有了能，有了所了；本來能、所啊，雙亡的；沒有能，也沒有所；在這個覺海的本體上啊，一法不立，什麼都沒有的。那麼依真起妄，生出這種啊，妄想來呀，就是那晦昧為空。前邊那個經上不講晦昧為空，本來在這個如來藏性上啊，什麼也沒有，但是晦昧為空，因為久而久之啊，它這個有一種瞪發勞相啊，晦昧為空，這就啊，生了一種妄。

「迷妄有虛空」：因為啊，有這種晦昧，就生出來一種虛空了。這虛空啊，都是在那個這個覺海裏邊生出來的。所以啊，後邊那個偈上就說，空生大覺中，如海一漚發，這個空啊，在這個大覺的裏邊呢，就像海裏頭那麼一個泡似的，一個水泡似的，你說那多小呢？這虛空我們認為是很大了，但是在這個大覺性裏邊呢，它就像一個水泡那麼小，這個虛空！

那迷妄有虛空，因為啊，你生了妄，依真起妄有了妄了，然後就有了虛空，「依空立世界」：有了虛空了，然後就立出世界來了；有這個十方，又有三世了。啊，「想澄成國土啊」：這個依空立世界，由這個妄想啊，和這個澄清啊，這種的性啊，啊，又變成國土了；「知覺乃眾生」：這有這一種知，和這一種啊，感覺，那麼這就變成眾生了。

空生大覺中，如海一漚發，有漏微塵國，皆依空所生。
漚滅空本無，況復諸三有？

前邊這個偈頌說啊，覺海性澄圓，圓澄本元妙，說是這個覺啊，像個大海似的，那麼覺海性澄圓，這個性啊，它是清淨而圓滿的；圓澄本元妙，它這種清淨圓滿呢，是本來是非常的妙，微妙的。

現在說，「空生大覺中」：我們人人都知道有個虛空，這個虛空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，我們知道嗎？啊，我相信呢，是沒有人知道的。因為什麼沒有人知道呢？因為這個虛空啊，特別大，沒有人可以知道虛空的邊際，和虛空的來源！虛空的母親是誰，也沒有人知道？只知道是虛空。

現在啊，在《楞嚴經》上啊，給你指出來了。這個空啊，是在大覺這個覺性裏邊生出來的；不單在這個大覺覺性裏生出來的，它在這個大覺的覺性裏邊呢，它非常的渺小，非常之小的！啊，有多大呢？「如海一漚發呀」：這個虛空在這個大覺裏頭，就像那個大海裏頭啊，有那麼一個浮泡一樣；一漚，漚，就是那個浮泡，一個浮泡。

就像那個大海的裏邊那一個浮泡那麼樣子，這個虛空在大覺裏邊呢，就像那個大海裏邊的一個浮泡一樣的，你說，這個虛空在大覺裏邊它是多麼小呢？如海一漚發。

「有漏微塵國呀」：這所有一切的這有漏，什麼叫有漏呢？就是欲漏、有漏、無明漏這三種。那麼這三種啊，在這個微塵國裏頭啊，這麼多的有漏國，「皆從空所生啊」：那麼這一些國家又是在虛空裏頭生出來的。空，在大覺裏邊生出來的；這一些國呀，又是在虛空裏頭生出來的。

啊，「漚滅空本無啊」：這個漚，若滅了，沒有了；空本無啊，這虛空也就沒有了。這個漚，好像在這個大覺裏頭這一個，這個虛空在大覺裏頭啊，好像一個漚這麼一樣。那麼這個漚若滅了，空也就無有了，空也就沒有了。「況復諸三有」：況啊，就是何況，何況這一切的三有的這個世界呢！

三有：三有是什麼呢？就是這個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這叫三有。也就是欲界有、色界有、無色界有。這三有啊，也是在虛空裏頭生出來的。那麼空都沒有了，何況這個三有呢，三有也就沒有了。

歸元性無二，方便有多門。聖性無不通，順逆皆方便，
初心入三昧，遲速不同倫。

文殊菩薩說這個偈頌，說是啊，這個虛空山河大地，虛空啊，在這個大覺性裏邊呢，好像那個海裏一個漚泡這麼樣子。那麼這個國土在這虛空裏頭，也是非常小的。那麼虛空若沒有了，國土啊，一切一切的山河大地，有情世間，和這個器世間，也都沒有了。

那麼修行這個法門呢，「歸元性無二」：歸元呢，就是返本還原。返本還原呢，也就是成佛去。那麼成佛呀，歸元性無二，歸元呢，沒有兩種，就是歸到自己那個本有的，真正的家鄉去。我們這個人現在在世界上啊，並不是啊，這不我們的家裏頭。說，我有一個家庭！那個家庭啊，不是你的真正的家庭。**真正的家庭，就是啊，成佛去！**

你幾時成佛了，那幾時你真正回到家裏；沒有成佛一天，就往外邊呢，流蕩，遊蕩蕩的這麼流離失所。在外邊呢，就好像住旅店似的。在這個旅店住了一個時期，又搬到那一個旅店去；由那個旅店，又搬到那個旅店去，總啊，各處搬，遷移。那麼你回到家裏呀，歸元性無二，沒有兩個，就一個，就成佛去！

「方便有多門」：可是啊，這個方便的法門，什麼叫方便法門呢？方便，就是不執著，很方便，一切一切都不執著。那麼舉一個例子，什麼例子呢？就比方說啊，有個小孩子，要跑到井裏去了。那麼佛呀，看見那小孩子再往前一跑就掉井裏去了；如果說，你回來！這個小孩子也不會聽招呼說著要回來的。啊，於是乎，佛呀，就把手攢到一起，說，小孩子你回來！我這手裏有糖，我給你糖。I have candy. Do you like candy？

哈！這個小孩子以為有糖了，於是乎啊，回頭就來要糖來了！那麼結果佛的手裏並沒有糖。那麼這佛是不是打妄語呢？不是。這就叫方便法門。因為啊，為救這個小孩子，怕他掉井裏去啊，所以就不得不用這個方便法門呢，來啊，度這個小孩子，這叫空拳度子！

空拳，空著一個拳呢，來度這個小孩子，這就是方便法，所以說方便有多門。那麼方便有多少種方便法門呢？這個方便法們呢，那沒有數那麼多！總而言之你認為哪一個法門方便度這一個人，就用這個法門，這就是方便有多門，不是單單就一個。

「聖性無不通啊」：你證得聖人的這種的法性啊，無所不通的。啊，「順逆皆方便」：順，也是方便；逆，也是方便。什麼叫順呢？順，對你這個根機，你依照這個法門去修行，這就是順，對機就順。不對機呢，就是逆；不對你這一種的機緣，這就是逆。順逆皆方便，無論你順修，是逆修，都是方便法門。

「初心入三昧」：在這個初心，入這個三昧，入這個定的時候，「遲速不同倫」：那麼有遲的，有速的，有修的快一點的，有修的慢一點的；所以這不

能啊，同日而語，不能一概而論。

色想結成塵，精了不能徹，如何不明徹，於是獲圓通？

這個晦昧為空，空暗成色，這個色呀，是一種妄想所結成的這種的色塵；既然是妄想所結成的這個色塵，「精了不能徹」：你若是啊，想叫它精了啊，是不可以的，也不是透徹；這個色法呀，色塵並不透徹。「如何不明徹」：你怎麼可以用這個不明徹而不究竟這個法，「於是獲圓通」：可以得著這個圓通法門呢？這是不可以的。

這個呢，就是說這個色塵呢，這不是圓通的法門。你不可以呀，以這個色塵來，雖然有人修行以這個色塵修行而證果；但是啊，這是他個人的一種特殊的因緣，他修這個色塵而成就，不是一般普通人所可修的。

音聲雜語言，但伊名句味，一非含一切，云何獲圓通？

「音聲雜語言」：至於這個聲塵，也有由這個聲音而悟道的。雖然有這個用這個聲音來悟道的，但是這聲音是雜語言呢，是啊，又參雜夾雜著語言。「但伊名句味啊」：但是啊，伊，就是它那個名字，和啊，句讀，這個滋味，這個文字的這個氣味。

「一非含一切」：它這一個句啊，或者一個字，或著一句，不是啊，能包含一切的，不是能啊，含容一切，「云何獲圓通」：所以這個音聲啊，這個法門也不能選擇它為這個圓通法門。

香以合中知，離則元無有，不恆其所覺，云何獲圓通？

這個香塵，這個香嚴童子，從香塵呢，而悟道。可是這個香塵呢，要以合中知，「香以合中知」：在啊，鼻子和這個香啊，合起來，才能知道這個香塵。如果離開這種的香塵。「離則元無有」：如果離開呀，這種的香塵，就元無有，本來它是沒有的。

「不恆其所覺，云何獲圓通」：它這個性既然不常，不恆，就是不常。恆常不變，也啊，不能常常的有一種覺性；既然這樣子，那麼它也不能屬於圓通法門。

味性非本然，要以味時有，其覺不恆一，云何獲圓通？

味塵，這個味塵呢，雖然有由味塵而悟道的，但是這個「味性啊，非本然」：不是啊，本來那種圓滿自性，「要以味時有」：得要有這個味的時候，才能有這個味塵；若沒有味的時候，這個味塵就沒有了。

「其覺不恆一，云何獲圓通」：它這個覺啊，能覺味道這個覺，不是時時都有的，它不是啊，常常都有的。所以就其覺不恆一，不是常常都有的，云何獲圓通，這個所以也不能選這個法門呢，作圓通法門。

觸以所觸明，無所不明觸，合離性非定，云何獲圓通？

觸，講到這個觸塵上，雖然有由這個觸塵而悟道的，可是啊，這個觸塵呢，以這個所觸它才能知道，才能明白。「無所不明觸」：若是沒有一個所觸，就不知道這個觸是有沒有。因為要這個所觸，能觸、所觸才合起來呀，才能知道有觸。

「合離性非定啊」：或者合，或者離開，這個性啊，不是一定的。「云何獲圓通」：所以也不能選這個觸塵呢，作為圓通法門。

法稱為內塵，憑塵必有所，能所非徧涉，云何獲圓通？

這個摩訶迦葉，由這個法塵呢，由法，來呀，悟道。修這個意，意緣法塵這個法入道，得這個滅受想定。

「法稱為內塵」：這個法呀，屬於意，意緣法的心意。這個意呀，是屬於內，這個法，所以就稱為內塵。這個內塵呢，「憑塵必有所」：那麼既然說是有塵了，那麼它應該有個所在；應該有所在，它就不是無在，無不在。

「能所非徧涉，云何獲圓通」：所以說有個能，就有個所；這個能緣的這個塵，所緣的這個塵；非徧涉，這不是啊，圓滿的，不是普徧。那麼既然不是普徧圓滿的，所以也就不是圓通法門，也不能選這一根來做圓通法門。

見性雖洞然，明前不明後，四維虧一半，云何獲圓通？

這個見性啊，雖然說是「洞然」：很明了。可是啊，「明前不明後」：這個見呢，能見前邊，就不能見後邊；能見左邊，就不能見右邊。所以呀，這個見性雖洞然呢，雖然很洞徹的，明前不明後。

「四維虧一半」：這四邊呢，它總是啊，只能看見一半，那麼這個所以也就不能，它啊，不能算屬於圓通。

鼻息出入通，現前無交氣，支離匪涉入，云何獲圓通？

這個鼻息，談到這個鼻息的話，這個鼻息呀，出入它相通。「現前無交氣」：現前呢，它就沒有這個相交的地方，有的時候，這個氣就停了。啊，「支離匪涉入啊」：這種的情形啊，很支離的，它也是不圓滿的，啊，不是啊，能徧入一切的，徧涉一切的，「云何獲圓通」：所以呀，這個也不能選它做圓通。

舌非入無端，因味生覺了，味亡了無有，云何獲圓通？

這個舌塵呢，是屬於入，這個舌入啊，「舌非入無端」：舌呀，一定要有入，才能啊，有這個味入，才能啊，知道；若沒有味入啊，就無所知。所以呢，「因味生覺了」：因為這個味塵呢，它才有所覺，有個知覺。

「味亡了無有啊」：味道如果沒有了，這個了也沒有了，「云何獲圓通」：所以呀，也不能以它作圓通。

身與所觸同，各非圓覺觀，涯量不冥會，云何獲圓通？

「身與所觸同」：這個身呢，談起這個身，與啊，這個所觸，這個法門是一樣的，「各非圓覺觀」：它呀，不是有一種圓覺觀。「涯量不冥會」：它有一個邊涯，又有個數量，不是啊，能默默中啊，相契合的，「云何獲圓通」：這個也不是一個圓通的法門。

知根雜亂思，湛了終無見，想念不可脫，云何獲圓通？

知，這個知啊，「知根雜亂思」：知根呢，知道；知道是屬於意根，屬於法塵。那麼這個知道啊，這種的根，雜亂思，是啊，夾雜一種啊，亂的思想。「湛了終無見」：也是啊，那個清湛而明了的不能究竟。

「想念不可脫」：你還有想，還有這個妄想，還有這個念，不可脫除這種想念，「云何獲圓通」：怎麼可以得到這個圓通呢？

070. 卷六

識見雜三和，詰本稱非相，自體先無定，云何獲圓通？

這個識啊，「識見雜三和」：這個識，講到這個識上來呀，要內有六根，外有六塵。這六根，屬於能知；六塵，屬於無知。這個六識啊，應該有一半屬於知覺的，一半屬於無知覺的。那麼所以呀，這三和呀，六根、六識、六塵，這三種啊，和合而成的，才有這個識。

這個識相啊，你若問一問它的本來的這個體性呢，「稱非相」：它沒有一個體相的，沒有相，這個識沒有相。「自體先無定」：這個識，自己的本體都沒有一定了，「云何獲圓通」：怎麼能可以用這個識大，來修這個圓通法門呢？這也是不可以的。

心聞洞十方，生於大因力，初心不能入，云何獲圓通？

這個普賢菩薩所修的這個法門，是啊，也由這個耳識來修。可是啊，由「心聞洞明十方」：洞明十方這個世界，「生於大因力」：這種啊，法門呢，要有一種大威音呢，的力量。這是威音王啊，的力量，所以呀，才能修這種法門。

「初心不能入」：在初發心的菩薩，初發心人呢，想修這種的法門呢，也是不相應的。所以初心既然不能入，怎麼能可以屬於圓通呢？也不屬於圓通。

鼻想本權機，祇令攝心住，住成心所住，云何獲圓通？

這是啊，孫陀羅難陀修觀鼻端白這個法門，觀鼻端白。「鼻想本權機，」：這個觀鼻端白這個法門呢，這是由想像啊，而修，這也是一個權巧方便的法門，本權機。「只令攝心住」：這不過就是叫他收攝這個散亂心而已。

「住成心所住，云何獲圓通」：這個修這個觀鼻端白叫他啊，住心一處，那麼把這個心呢，住到一個地方。那麼既然有所住啊，這也不是圓通的法門，所以也不能啊，選為圓通法門。

說法弄音文，開悟先成者，名句非無漏，云何獲圓通？

這是啊，這個富樓那啊，說法，這以舌呀，為開悟的一個根本。可是啊，這

個「說法弄音文」：這說法呀，講經說法這都是啊，音聲好，這個文字也好，「開悟先成者」：啊，開示悟入啊，這個先這個所成的這個人。「名句非無漏啊」：可是啊，這個經典名句啊，非無漏，這都是有漏法呀；既然是有漏法，也不能選它做圓通法門了。

持犯但束身，非身無所束，元非徧一切，云何獲圓通？

這是啊，這個優波離尊者呀，持戒。持戒和犯戒，「但束身呢」：這都是啊，約束身心的這一個法門；「非身無所束」：若是啊，沒有身了，就不須要來約束這個身心。「元非徧一切」：所以這個法門呢，不是一個普遍的法門，「云何獲圓通」：所以也不能選它作這個圓通法門的一個方法。

神通本宿因，何關法分別，念緣非離物，云何獲圓通？

這個目犍連呢，他是神通第一，他也修這個意識。因為由意識啊，而成就他所修的神通。「神通本宿因」：有神通啊，這個也是有宿世的因緣，所以呀，今生他有神通，「何關法分別」：這啊，與這個法呀，分別不相同的。

「念緣非離物」：因為這個神通還啊，有所想念；想念於這種的緣，不是啊，離開這個物的，不是啊，圓滿的。所以呀，這個神通這個法門呢，也不能選它入是圓通這個法門。

若以地性觀，堅礙非通達，有為非聖性，云何獲圓通？

若以這個持地菩薩這個七大來講，這持地菩薩所修的地大的這個法門，「若以地性觀」：以這個地的性質來觀，「堅礙非通達」：它是堅礙而非通達。「有為非聖性」：這是一種有為法，而不是一種啊，入聖流的一種法門，「云何獲圓通」：所以呀，也不能算它是圓通法門。

若以水性觀，想念非真實，如如非覺觀，云何獲圓通？

若以這個月光童子啊，所修這個水觀；所修這個水觀呢，水觀定，「想念非真實啊」：這也是由一種想像而修行啊，也最初啊，是由一種想，觀想啊，而入這個水觀定。「如如非覺觀呢」：這種的不是這個這種如如啊，不屬於這個自然的一種觀，一種覺觀，「云何獲圓通」：所以這個水觀呢，也不能屬於圓通法門；也不能啊，選它入圓通法門。

若以火性觀，厭有非真離，非初心方便，云何獲圓通？

這是啊，這個火頭金剛，烏芻瑟摩，他修這個火觀。烏芻瑟摩他因為這個淫欲心很重的，那麼佛教他修這個火觀，觀呢，身上這個慾火。「厭有非真離呀」：他生一種啊，這個厭離的心呢，這也不是真正他想離。「非初心方便，云何獲圓通」：這個不是初發心的一種方便法門，所以也不能選它作這個圓通法門。

若以風性觀，動寂非無對，對非無上覺，云何獲圓通？

他以這個琉璃光法王子，他修的這個風，啊，風大這種法門，由這種法門呢，而修行。「若以風性觀呢」：以這個風性來觀察，「動寂非無對呀」：它有個動，就有個靜，也是有一種對待法，不是啊，絕待的。「對非無上覺」：它有所對待法呀，就不是無上的一種覺法，「云何獲圓通」：所以也不能選它作這個圓通。

若以空性觀，昏鈍先非覺，無覺異菩提，云何獲圓通？

假設若以這個空性來觀察，這個虛空藏菩薩，他修這虛空藏無邊身而悟道。那麼我現在呀，這文殊菩薩說，我現在呀，觀察這種的空性，「昏鈍先非覺」：它啊，有一種昏鈍的情形，它已經啊，就不合乎覺法了。「無覺異菩提，云何獲圓通」：不合乎這種覺道，就和菩提法是兩樣的，所以這也不能屬於圓通的。

若以識性觀，觀識非常住，存心乃虛妄，云何獲圓通？

這彌勒菩薩所修這個識大，以這個識性觀。「觀識非常住」：你呀，觀想這個識性啊，這個分別心，這也不是常住的。「存心乃虛妄」：你有所觀想啊，有所存心，這就屬於虛妄了。「云何獲圓通」：所以也不能屬於圓通的。

諸行是無常，念性元生滅，因果今殊感，云何獲圓通？

這是大勢至菩薩，修這個根大，這個大勢至菩薩，他教這個念佛法門，「**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**」。

那麼這個所以呀，「諸行是無常」：一切的行門呢，都不是常的，「念性元生滅」：這個**念佛，你能念這個性，和所念這個性啊，這都是一種生滅法**。

你念，這個生了；你不念的時候，就滅了。「因果今殊感」：這現在呀，這是一種因果今殊感。「云何獲圓通」：所以這個念佛法門呢，也不能選入圓通。

我今白世尊，佛出娑婆界，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。
欲取三摩提，實以聞中入，

這是啊，文殊菩薩說到這個地方啊，把這個前邊呢，這個諸聖所證的這種境界都說完了，所以才說，「我今白世尊」：我現在啊，對佛講！「佛出娑婆界」：佛啊，現在出現這個娑婆世界，堪忍的世界，「此方真教體」：說這一方啊，就這娑婆世界這一方啊，真教體，真正的教化眾生的這種方法。

「清淨在音聞呢」：這個在這個清淨的音聲啊，反聞聞自性這個法門。「欲取三摩提」：想要啊，得到這個定，得到這個定力的話，「實以聞中入」：實實在在的，以這個反聞聞自性啊，這種的功夫這是最妙，最好了。

離苦得解脫，良哉觀世音！

說是啊，又能離開苦，又能得到解脫；離苦也就是得解脫；得解脫也就是離苦了。「良哉觀世音」：啊，好的很呢！觀世音菩薩這個法門呢，真好的很，良哉觀世音！

於恆沙劫中，入微塵佛國，得大自在力，無畏施眾生。

觀世音菩薩，怎麼說良哉觀世音呢？因為觀世音菩薩，「於恆沙劫中」：好像恆河沙那麼多的數目，那麼多的劫裏邊，「入微塵佛國」：他啊，到這個微塵微塵那麼多的佛國裏邊去。「得大自在力」：他得這個大自在的神力，「無畏施眾生啊」：他以這個無畏的這種的神力，施予一切眾生。

妙音觀世音，梵音海潮音，救世悉安寧，出世獲常住。

他這個觀世音菩薩，真是微妙到極點，他這種音聲，「梵音海潮音」：他啊，這種清淨的梵音呢，啊，猶如海潮那麼樣子，啊，依時而發。「救世悉安寧啊」：他啊，救度這個世界，令一切的眾生都得到安寧；「出世獲常住」：若是出世呢，他也得到這個常住這種的覺，常住的不壞的這種自在的神力。

我今啟如來，如觀音所說，譬如人靜居，十方俱擊鼓，

十處一時聞，此則圓真實。

「我今啟如來」：我現在呀，啟稟啊，這個佛世尊！「如觀音所說」：好像觀音所說他這種的圓通的境界。「譬如人靜居」：就有一個比方，什麼比方呢？譬如人靜居，在一個靜的地方啊，居住著，「十方俱擊鼓啊」：在十方啊，其它十方啊，同時啊，擊著鼓。

「十處一時聞」：雖然十處擊鼓，但是在這一個人呢，他啊，在同時啊，可以聞到這十方的擊鼓的聲音，「此則圓真實」：這是啊，一個圓的一個真實性，這個圓的一個真實性。

目非觀障外，口鼻亦復然，身以合方知，心念紛無緒。

目，就是眼目。這個眼目啊，「目非觀障外」：這個目力啊，我們這個肉眼，不是說的佛眼，也不是說的慧眼，也不是說的法眼，也不是說的天眼，也不是啊，說那五眼那個肉眼。這個眼呢，就是普通這個肉眼。

這個肉眼呢，非觀障外呀，它僅僅呢，就觀看沒有障礙以內的東西；有障礙的東西它就看不過去了。好像我們在這個房子裏邊，把窗門呢，都關上了，掛上窗簾子，外邊的東西就看不見。那麼我們這個最親切的，隔著一層皮，這個皮裏邊的東西，也就看不見；我們身體裏邊的東西，也看不見。這是普通啊，這個凡夫的肉眼。

若聖人的這種眼睛呢，那就不同了！因為現在說這個眼睛啊，只是說凡夫的肉眼；不是說啊，得到五眼六通的那個眼。所以不能啊，以開五眼的這個眼來比。那麼甚至於隔著一張紙，也看不見了。這就是啊，目非觀障外，只能觀呢，這個障礙以內的東西。尤其呀，看前不能看後，看左不能看右。這目啊，也不是圓通。

「口鼻亦復然呢」：這口，和這鼻；口，就是舌了。這個舌呀，和這個鼻，也是這樣子。這個鼻子，呼吸氣，中間斷的地方，它就沒有了。那麼這個味，舌嚐味呀，要有味道時候，才知道味；沒有味時候啊，就無所覺。亦復然，也就像這個眼睛一樣。

「身以合方知」：這個身體呀，以這個和塵的境界合起來呀，才能有所感觸，也是啊，不圓滿。「心念紛無緒」：這個心念呢，也是紛紛然呢，沒有一種頭緒，也不是啊，圓通。

隔垣聽音響，遐邇俱可聞，五根所不齊，是則通真實。

這個耳根呢，「隔垣聽音響」：隔著這個牆，啊，外邊有什麼音聲，也能聽得見，「遐邇俱可聞」：那麼遐，就是啊，遠的地方；邇，就是近的地方。就是遠近的聲音，都可以聞的見，遠近聲音都可以聞的見，這是耳根。

「五根所不齊呀」：這個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除了耳根而外呀，其餘的五根呢，都沒有耳根呢，這麼樣子圓滿，這麼樣子啊，圓融無礙。所以呀，說五根所不齊，都不能和它比，不能和它並駕齊驅，就是啊，不能和它來比較的。「是則通真實」：這個呢，就屬於一種通的真實。其餘的五根呢，就都沒有這樣的通真實。

音聲性動靜，聞中為有無，無聲號無聞，非實聞無性。

這個「音聲性動靜」：音聲啊，有動，有靜；有有聲音的時候，有沒有聲音的時候。有聲音的時候，這是有動；沒有聲音，這是靜。「聞中為有無」：聞呢，這個聞，啊，聞這個聲音靜，聞那個聲音動；有聲音，和無聲音。

「無聲號無聞」：無聲啊，雖然說是啊，這名號叫「無聞」，雖然是這樣講；但是啊，「非實聞無性」：可是這個聞性啊，並沒有滅；也沒有生，也沒有滅；這個聞性並不是生滅的。所以呀，非實聞無性，不是啊，這實實在在的這個聞，沒有一個聞性了。

聲無既無滅，聲有亦非生，生滅二圓離，是則常真實。

這個聲沒有了，這個聞性也沒有滅；聲有了，這個聞性也不是生，它也沒有生。「生滅二圓離呀」：生、滅這兩種的都沒有了，圓滿而離開這個生滅了，這個生和滅，這兩種啊，都圓融而離開呀，這個生滅性。「是則常真實啊」：所以這個呢，就是這個常住不變的這種無生滅性的，這一個不變的這個一個聞的不生滅性啊，這個真實。

縱令在夢想，不為不思無，覺觀出思惟，身心不能及。

這個聞性啊，聲有，聲無；聲生，和聲滅，聞性不斷，那麼一般人已經明白了。可是啊，這個聞性，就在夢中啊，它也是常在的，也不會斷滅的。所以才說，「縱令在夢想」：縱然就在夢裏邊呢，好像那有一個人呢，睡覺睡的

很實，很重睡，那麼有人呢，這個捶石，和舂米，他這聽著，說是打鼓啊，和撞鐘；他說這個鐘啊，鼓啊，好像木石聲一樣。

那麼這證明啊，在夢中這個聞性也都存在的。「不為不思無」：它不是啊，像那個意念呢，不想它就沒有了，不思它就沒有那個意念了。「覺觀出思惟啊」：這種的這個聞性，這種的覺觀，出思惟。啊，「身心不能及」：這個身心呢，它比不上這個耳根這個聞性。

今此娑婆國，聲論得宣明，

現在啊，在這個娑婆世界，這個聲音呢，這種的法呀，這種說法，這種的論義呀，「得宣明」：現在啊，是得到說明白了。

眾生迷本聞，循聲故流轉。阿難縱強記，不免落邪思，豈非隨所淪，旋流獲無妄？

這個阿難呢，從強記這個「從」字，從強記呀，這個從字啊，讀個「縱」，讀個縱；就是本來應該呀，是這個有那個絞絲邊呢，那個縱。就是啊，從今在夢想這個從，應該讀這個。

「眾生迷本聞」：眾生啊，把這個本有的這個聞性他迷昧了，迷昧這個聞性，「循聲故流轉呢」：他沒能反聞聞自性，他都是啊，向外馳求啊，向外去聞去了；循著這個聲，循聲啊，就是順著聲。順著聲啊，向外去跑，他沒有能啊，反聞，所以呀，循聲故流轉。因為啊，這個耳朵，這個耳根呢，你呀，順著聲音去跑，跟著聲音跑，沒有能反聞聞自性，所以呀，就受流轉了。

這個流轉呢，也就是生死，也就是那個「結」；所以就受生死了，所以就有了結了。因為什麼呢？因為你跟著聲塵跑，沒有能啊，返回來。

「阿難縱強記呀」：阿難呢，縱然呢，縱然他就是啊，博聞強記，多聞；阿難呢，哦，三藏十二部經典他都背得出。所以呀，這叫縱然強記。「不免落邪思」：這個縱然他有強紀的這功夫，可是啊，他也免不了這個摩登伽女這種的先梵天咒這種難。不免落邪思，就落這個旁門外道啊，這種的邪法的裏邊。「豈非隨所淪」：這個豈不是就因為啊，隨著聲塵所轉而淪落的嗎！

「旋流獲無妄」：如果你若能啊，旋流，就是反聞；旋流啊，也就是反聞。你若能反聞聞自性啊，自然就無妄，就沒有這個錯誤了，就沒有啊，這個被

摩登伽女所引誘啊，這種的錯誤，沒有這個妄了。

因為什麼他受了妄？就因為阿難呢，盡往外跑！哦，學這個東西，學那個東西呀，這個經典，那個經典他都會了。啊，他沒有啊，迴光返照，沒有反聞聞自性，始終啊，他沒有啊，想一想他自己要怎麼樣子？啊，就學了向外馳求啊，啊，學這個，學那個，學的太多了，把自己呀，本身忘了。

啊，講到這個地方啊，我又想起中國有一句話。有人呢，去請問孔子，說這個世界上的人呢，有沒有這樣人呢？孔子就問，什麼樣人呢？他說，這個人呢，他搬家，把什麼東西都搬去了，家庭的眷屬啊，人也都搬去了，把他的太太呀，忘了搬了，把他太太忘了；搬家沒有搬太太去，有沒有這樣人呢？

你猜孔子怎麼樣答覆他？你猜孔子說是啊，是把他太太忘了搬呢，是不忘了搬呢？你說孔子會怎麼樣答覆他呢？孔子啊，這樣說，說，今之人呢，皆忘其身呢！說不單忘了太太，把他自己的身體都忘了，皆忘其身，不知道啊，他身體將來還會死的，忘了他身體呀，將來還會老，還會有病，還會死的！所以說，「**今之人，皆忘其身**」。

那麼這個阿難呢，也就是專門學習外邊的東西，光就學這個學問了，而把自己呀，這個定力就忽略了。因為忽略定力，為什麼他忽略？他就沒明白這個反聞聞自性這種的功夫，他盡跟著聲塵跑了，沒有啊，叫聲塵跟著他自己自性跑；所以呀，就受流轉了，受了這摩登伽女的難。

阿難汝諦聽，我承佛威力，宣說金剛王，如幻不思議，佛母真三昧。

文殊菩薩說到這個地方，叫了一聲阿難！啊，因為啊，這個文殊菩薩是法王之子啊，這資格是很老的，所謂：老資格了，就是老前輩了。阿難呢，還是個後生，後生的人，是年紀輕的人，比較文殊菩薩。

所以呀，這個地方，這文殊菩薩就是代佛說法的；在這個地方替釋迦牟尼佛來說法；所以就叫說，阿難！「汝諦聽」：你注意聽，你要特別的注意聽，諦聽，諦聽就要你詳詳細細的，不要馬馬虎虎的，不要我說這個偈頌啊，你好像要睡著了那個樣子，所以說汝諦聽！

「我承佛威力呀」：我現在呀，給你說這個偈頌啊，選這個圓通，不是我自己的意思啊，這是佛給我的權力呀，佛給我的暗示啊，佛給我的意思啊，啊，佛呀，把這種權力給我，叫我選這個選擇圓通這個法呀，說給你聽的，你知

到嗎！你不要以為我文殊菩薩來講給你聽的，這是佛講給你聽的，你知道嗎！
「宣說金剛王啊」：我代表佛呀，宣說這個金剛王的這種的法門。

啊，「如幻不思議呀」：這種法門呢，就是不修而修，修而無修，無修而修，啊，就好像作戲似的，但是還又是真的，妙的地方，就在這個地方！不可思議，你呀，想像不出來這種的微妙法門呢，如幻不思議啊，哎，這個妙的，哈，你不可以心思，不可以言議啊！啊，說也說不出來，想也想不到的，妙的這個樣子。

是什麼呢？「佛母真三昧呀」：這個三昧，就是佛母的三昧，就是啊，所有的佛啊，都是從這個三昧生出來的。這個三昧，就是一個佛母，佛母的定，佛的母體。所以呀，你要注意的。你想不想成佛呀？你想成佛，就要留心注意，啊，要實行這個功夫的；不要盡去啊，在皮毛上用功夫了，要在內容啊，用一點功了！

汝聞微塵佛，一切祕密門，欲漏不先除，畜聞成過誤。

這個文殊菩薩又啊，說，你呀，阿難！你，「汝聞微塵佛呀」：你呀，聽啊，微塵佛呀，所說的佛法，所說的「一切祕密的門」：祕密的門呢，以前講過很多了，就是為此說，而彼不知；為這個人說，那個人不知道；為那個人說，這個人不知道；彼此互不相知，這叫祕密門。

祕密門，佛為什麼要有祕密門？就因為啊，這個眾生的根性不同，各有啊，各人的根性，各有各人的所好；尤其在過去生中，各人有各人的修行，他的道路。所以佛啊，他是觀機，看你修行哪一個法門，以前，現在就教你修哪一個法門，這叫啊，「觀機逗教，因人說法」，觀看這個機緣，來呀，教化你這種的功夫，你若不是這個機緣呢，就不能教你這種的法門，所以呀，佛有祕密的法門。

「欲漏不先除：可是啊，雖然佛有種種的法門，祕密的法門，可是你的欲漏，欲，這個欲呀，啊，是最厲害的！你有這個欲啊，就有漏了。什麼欲啊？這個欲，所最重的，就是這個色欲。啊，美國人呢，人人呢，都斷不了這個色欲。要是如果能斷這個色欲，那就是啊，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，那就是一個非常的人。你在佛法裏頭學佛法，如果你不斷這個色欲的話，那個漏啊，就不能除，那個就得不到這個無漏。

我以前講過很多次了這個無漏；證到四果阿羅漢，叫就是無漏了。初果呢，

出果阿羅漢，這叫啊，「見道位」，見，看見呢，這個道了。這減到八十八品的見惑，這叫見道位。二果、三果呢，這叫「修道位」，這要修行、修道，修道位。(這個地位，就是地位的位；位置的位)。

你等四果阿羅漢，這叫「證道位」；證了四果阿羅漢，這才是無漏。在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還都沒得到無漏，這個無漏是最要緊的。為什麼阿難他沒有得到無漏呢？告訴你啊，就是欲漏他沒有除呢，他還有所欲；啊，這個欲，色欲呀、貪欲、什麼欲，他還沒清淨呢！

因為這個欲漏啊，不先除，你若不，修行啊，把這個貪欲，這個色欲的心，你不除去啊，那就啊，對佛法不會相應的，不會相應。「蓄聞成過誤」：你單單呢，修習這個多聞的法門呢，啊！修習多聞的法門呢，成過誤哦！所以呀，就成了你的過錯和錯誤了，啊，所以呀，就有這個摩登伽女的難。就因為啊，你不除欲漏的關係。如果你若除欲漏啊，什麼難都沒有了。

我們看見阿難這樣子聰明的人，都有這一種的毛病，啊，都斷不了這個欲漏。我們現在的人呢，啊，不單不除這個欲漏，根本呢，就想跟這個欲漏去跑去，根本就不想除去。所以你說這個過誤是不是更大了呢？講到這個地方啊，我們每一個人應該迴光返照啊，看看我們自己是不是欲漏啊，有沒有？除了沒除？若是沒除呢，想不想除？若是啊，不想除，那就沒有話講了；若想除的話，那就趕快修這個反聞聞自性的功夫，啊，學這觀世音菩薩這個「耳根圓通」的法門。

將聞持佛佛，何不自聞聞？

是講的什麼？怎麼這麼多「佛」？這麼多「聞」？這兩句話就有三個「聞」，兩個「佛」；兩個「佛」又給放到一起了，究竟是哪一個佛？啊，我也不知道？不過，你笑，大約你知道了；你知道，我就不講了，你給他們講一講。

「將聞持佛佛」：你將啊，你這個聞根，就是耳根；來修持啊，這個佛所說的佛法；將聞持佛佛，修持啊，佛所說的這個佛法。上邊這個「佛」啊，就是佛！下邊那個「佛」字，就是佛所說的法。就是啊，你用這個功啊，來修持佛法，就學習佛法。這是說誰呀？不是說你，也不是說我，也不是說他；說的阿難呢！

說你將啊，受持佛法，受持佛所說的佛法，這個功夫啊，「何不自聞聞呢」：你何不啊，自己反聞聞自性呢？你何不自己修這個「反聞」的功夫呢？你何

不自己反求諸己呢？在你自己這個聞性上用一用這個反聞的功夫呢？這兩句就是這樣講。

聞非自然生，因聲有名字，旋聞與聲脫，能脫欲誰名？

阿難呢！你不要再啊，重多聞而忽定力了！這個聞呢，「非自然生」：不是自自然然呢，它自己就生出來這麼個聞；啊，「因聲有名字」：因為啊，有個「聲」，才有個「聞」，這有這麼個名字，有這麼聞的名字。

「旋聞與聲脫」：你因為有聲啊，你才有聞；那沒有聲的時候是不是有聞呢？還有聞。這個聞性，因為它不是生滅性，它不生不滅的，所以你要旋聞，這回啊，你不要隨著六塵、六根這個境界去轉去，你要返回來的，「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」。

你自性，什麼是你這個自性呢？你聞著的時候，你自己就認識了；現在你沒有聞著啊，你的自性，我告訴你啊，你也不知道。好像我喝這杯茶，這杯啊，是人參茶；是熱的？是冷的？我喝了我自己知道；你呢，就不知道它是冷的，是熱的？你若是如果想知道的話，你也試一試就知道了。

那麼你想認識你自性，你先要反聞。你都沒有反聞呢，你怎麼能知道你自性呢？說，這個反聞，怎麼樣聞法？是不是像這個用鼻子這個聞呢，這麼樣聞？不是的。這是用耳朵聞。用耳朵聞呢，不是向外邊聞，聽，哦，這個大街上那有誰在那講什麼話？啊，有車來往啊？車牛馬你也不知道？你裏邊若沒有這麼些個東西，外邊沒有這麼些個東西。

你不要隨著六塵，六根這個境界去轉去，你要返回來的，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，你自性也就顯現了，要這麼樣辦。現在明白了嗎？所以呀，旋聞與聲脫，和這個聲啊，外邊的聲啊，脫離關係了。

啊，「能脫欲誰名」：你如果若是能和這個聲音脫了，聞而不聞，不聞而聞。究竟是聞、是沒聞？也聞也不聞，不聞也聞，聞也不聞。白茱麗又笑了，聽到這個地方，一定說，越講越妙了！哈哈！啊，聞也沒聞，沒聞而聞，不聞而聞，聞而不聞，這個就叫啊，這個與聲脫了。

可是聞，但是不是以前那個聞。啊，這個聞，和那個聞不同。那個聞呢，雖然說這個聞是能不能可以遠近都聞到啊，但是也要有個限度。這個聞呢，你要是得了這個聞，反聞聞自性，真正啊，得到這種境界了，那個盡法界的聲音你

都可以聞；但是你盡法界的聲音，你又都可以不聞，**自己能有控制的權力**。

就像這個無線電，我如果想往什麼地方拍無線電，隨時都可以拍的去，拍的到的。我不想拍無線電，什麼地方我都不拍。我若想收其它的法界的這聲音，我把我這個音波開開了，喔！這法界的這個無線電我都可以收得到的，就這樣子，你試試看！這就叫啊，能脫欲誰名，哪有個名字啊？能脫欲誰名，有什麼名字？沒有了；能脫欲誰名，沒有「聞」了，啊，連個聞的名也沒有了，這個才是一個**真聞**呢！

弟子：您說有那個拍無線電，這個意思是什麼？

上人：拍個無線電報拍出去，提手邊搞一個白字，中文叫拍電報，打電報，就是打電報。

弟子：每個字我明白它大概的意思了，可是是什麼意思，我就不懂？

上人：我說啊，你若是能有這個功夫了，也就好像那個打電報似的，你想打到什麼地方，都可以打的；你想收什麼地方的電報，也可以收的。這種聞性啊，就是你願意聽什麼地方都可以聽；你不願意聽呢，都可以不聽，由你自己可以控制的，這種聞性，現在明白了嗎？

一根既返源，六根成解脫。

你這個連個名字都沒有了，這也可以說是啊，這一根就解了。這「一根既返源」：就返本還源了。「六根成解脫」：這一根返回來那個本源了，本源是什麼？我講好多次給你們聽了，很多次給你們聽了，就是那個如來藏性啊！這個「源」，你又找不到源頭了，這個源，就是那個如來藏性。

你這一根回到如來藏性上，啊，返本還原，你六根呢，通通都回來了。一看，哦，這個老大哥回來了，這些個小兄弟就都跟著跑回來。啊，所以你這一根若不來，不返源呢，哎，那六根都不回來。所以呀，這是啊，它有連帶的關係。為什麼呢？這本來是一個，不過分成六和合而已。所以你這一個回來，六個都跑了，所以六根成解脫。

見聞如幻翳，三界若空華，聞復翳根除，塵銷覺圓淨，

啊，我們為什麼不成佛？就啊，被這個六根、六塵呢，都綁住了。所以現在

啊，要啊，找一個方法來得到解脫。不單我們被這個六根、六塵來綁住了，就是阿難當時啊，也犯了這個毛病。所以呀，我們和阿難呢，有同病相憐的關係。阿難從這條路上得到解脫了，我們現在呢，也是幸運到極點了，知道這個方法，我們也可以呀，從這條路上得到解脫。

「見聞如幻翳呀」：這個見，和這個聞，本來呀，沒有實在的，就像那個幻化呀，那個雲翳似的，眼睛上有翳子，虛空中有雲彩，啊，「三界若空華」：這三界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這三界。我們人在這個三界裏邊呢，就好像啊，那個眼睛啊，直視虛空啊，瞪發勞相，虛空裏頭有華一樣。

前邊沒講，「空生大覺中」，空在什麼地方來的？是那個大覺裏頭來的，「如海一漚發」，就好像那海裏頭那一個水泡那麼小。這空啊，在這個大覺的裏邊來比較，那個大覺啊，就比方一個海，這個虛空呢，就比方一個水泡。所以那個這個三界呢，又是在虛空裏頭的一個水泡；這虛空又比方大海，虛空本來比大海都大，虛空又比方大海，這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又等於一個水泡一樣。所以呀，三界若空華，這三界是虛空裏頭的一個空華。

「聞復翳根除啊」：你反聞聞自性，這叫聞復。聞復啊，你這個翳根也就除去了，沒有了；「塵銷覺圓淨」：你這個六塵的這種境界銷除了，你沒有這個前塵擾亂你的自性，覺圓淨，你這個覺性啊，也就圓滿而清淨了。

淨極光通達，寂照含虛空，卻來觀世間，猶如夢中事，摩登伽在夢，誰能留汝形？

啊，文殊菩薩，說話說的很厲害，一點人情都不講，對阿難呢，毫不客氣，哼，聽這一段文說的。說是啊，「淨極光通達」：你既然覺圓淨，你淨到極點，光通達，就是開悟了，淨極光通達。「寂照含虛空」：你這個時候啊，這時寂照含虛空，你這種啊，得到淨極光通達這種的功夫啊，那個虛空啊，都在你的自性裏頭包著呢！

你自性，就是個覺性，自性就是那個大覺性。那個大覺性啊，你若是得著了，也談不到得，就是啊，恢復到你本有的那個覺性上，這啊，寂照含虛空，這時候，虛空都在你的性裏頭包容著。

「卻來觀世間呢」：你呀，啊，再用這種的功夫，再觀察世間的事情啊，嗯，「猶如夢中事啊」：這個世間呢，一切一切啊，你才知道都是像夢裏頭的事情了。「摩登伽在夢」：摩登伽女也是在夢幻之中啊，「誰能留汝形」：誰

能把你留住啊？你自己不要臉嘛！你自己呀，歡喜在那嘛！你若能到這種程度上，誰能留得住你呀？你看，這說的是不是不客氣呢！

071. 卷六

如世巧幻師，幻作諸男女，雖見諸根動，要以一機抽，息機歸寂然，諸幻成無性。

「如世巧幻師」：如啊，當「像」字講；就好像啊，這個世界上。這個巧，就是巧妙；幻呢，幻就是虛幻。就是這個幻呢，就好像那個做戲似的。在中國啊，現在看這個電影叫看電影。在中國在以前呢，有這個叫影戲。影戲呀，就是在這個窗戶上啊，這個窗戶啊，現在窗是玻璃的；中國的窗呢，以前是用紙糊的；用紙糊的，用油，油上它。

用油一油啊，裏邊呢，有那個做的那個小啊，用這個驢皮，驢皮做的那個影人子；影人子，做的和人一樣的。在裏邊呢，那有一個人呢，拉著一條繩，這麼拉著它，叫它怎麼樣走啊，就它在窗戶上就走，外邊的人就看，這叫影戲，看影。

現在這電影，以前它不是用電的，是用人呢，拉著一條線，這麼一拉，哦，再往那麼一拉，它來回來回走的，在裏邊；外邊人看呢，就看這個影人子在那走啊，實際上是有人拉著它走的；它要耍刀、耍槍的，耍的很鬧熱。那麼這個巧幻師啊，就是耍這個影戲這種人。

「幻作諸男女」：他呀，做出一些個假的，或者男的，或者女的。「雖見諸根動啊」：雖然你看見他眼睛也動彈，嘴也動彈，這個手腳都動彈呢，它這個互動啊，可是啊，「要以一機抽啊」：要因為它有一個那個機，就是那個繩，用那個繩拉那個機關。一拉那個機關，哦，這個人呢，在裏邊跑來跑去的，來回跑；這人在外邊看的，啊，就好像入定那麼樣子歡喜看，人，很多人都歡喜看這種的東西；我記得我小的時候，也看過這個這種的影戲，這叫影戲。影呢，就是那個現在看電影那叫影，movie，這個影就那個shadow，那個影。

要以一機抽，因為啊，他這有一個機關，他這一動它，它來回跑了。「息機歸寂然」：他若把那個機關呢，停止了；那個機關停止了，歸寂然，就什麼動也沒有；「諸幻成無性」：這一切的幻化的東西啊，都沒有自性了，都沒有了。

這個文殊師利菩薩，他這一段文呢，說這一切都如幻如化。前邊那一段說是像夢裏頭。現在又說啊，好像這個做幻戲的一樣。那麼這個機呀，若停止了，那個戲也就沒有了，因為它沒有自性。

「六根亦如是啊」：為什麼要說這個夢，要說這個幻戲呢？因為這個六根呢，也是像這個做幻化戲這一樣的。

六根亦如是，元依一精明，分成六和合。一處成休復，六用皆不成，塵垢應念銷，成圓明淨妙；

這個六根呢，也和這個幻化師啊，這個巧幻師，做這幻化的戲呀，一樣的。也是啊，因為有一個機關呢，來管著它，所以呀，這一根呢，若清淨了，六根呢，也就得到解脫了，所以說六根亦如是。「元依一精明」：本來呀，都依著啊，一個精明的那個如來藏性，「分成六和合」：那麼分開了，有這個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分成啊，這個六和合，分成六和合。

「一處成休復啊」：如果一處啊，它若休息了，返本還源了；休復，休息了；休息呀，一處就得到解了，一處能結解了。「六用皆不成」：那個一處若休息呀，返本還源了，其餘的那也就都不成了，都沒有什麼用，不成作用。

「塵垢應念銷啊」：這個所有六根、六塵呢，這種啊，前塵的境界，一切的垢染呢，應念銷，應念呢，就銷滅了，沒有了。「成圓明淨妙」：這個就會成就本來那個圓明淨妙那種的如來藏性啊，那種常住真心性淨明體了。

餘塵尚諸學，明極即如來。

這個「餘塵」：把這個無明啊，斷了，這個還有啊，微細的這種無明，就是啊，生相無明，就是一分的那個生相無明，這叫餘塵。「尚諸學」：這個所有的菩薩，還都要斷。「明極即如來」：如果明到極點，這就是啊，如來的一個本體了。

大眾及阿難，旋汝倒聞機，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，圓通實如是。

這個文殊菩薩又說，「大眾及阿難呢」：你們現在這一切的大眾啊，和這阿難呢！啊，你應該啊，怎麼樣呢？「旋汝倒聞機呀」：你都應該啊，修這個反聞聞自性的這個這種的方法。旋汝倒聞機，你這個機呀，不要向外跑，

要回來，反求諸己。

「反聞聞自性」：你反聞呢，聞自己的自性，「性成無上道」：你這個性啊，就可以成就這個無上的道果。「圓通實如是」：為什麼說這個耳根圓通呢？也就因為啊，這個耳根呢，最容易修，最容易呀，成功。

講到這個地方啊，你們每一個人現在大約有的還會用功的，有的不會用功的。那麼怎麼叫「反聞聞自性」呢？這種的功夫啊，也就是我們現在用這個參禪這種功夫。參禪，你不要盡向外邊打妄想，你呀，要迴光返照，你問呢，譬如我們參悟話頭，現在參這個念佛是誰？這個「誰」？

你這個誰呀，要自己在心裏頭這麼念，耳朵要聽著這個「誰」！誰呀，就想著追求這個「誰」。就是啊，總要用這種的功，不要啊，打散了，散失你這個功夫。你參悟這個話頭啊，的時候，行住坐臥，都是啊，所謂：「行住坐臥不離這個，離了這個，便是錯過」。「這個」是什麼呢？這個，就是這個念佛是誰？你呀，這麼心裏想著它，啊，這個念佛是誰？這個誰呀，不要念出聲來，在心裏邊念！

心裏邊念，要這個耳朵啊，要聽這心裏這個聲音；耳朵聽身裏這個聲音，不要聽外邊的聲音。聽裏邊這個聲音，你聽來聽去，聽的你這個心，和你這個聞性啊，都歸一了！你這個時候，或者磕著，或者碰著，或者呀，啊，有一個什麼動作，你會豁然開悟！

你一定要把你心性，制到一處，不要叫它東跑西跑的，不要叫它向外散，要向內中聚；聚，你這麼聞，反聞聞自性，你這麼久而久之啊，自然這功夫啊，就會生出來的。所以呢，這個參悟話頭，也就是啊，和這個反聞聞自性這功夫啊，都是一樣的。那麼現在呀，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這由耳根修行，是最容易的，我們都應該呀，集中這種精神，來呀，修這種的法門。

此是微塵佛，一路涅槃門，過去諸如來，斯門已成就；現在諸菩薩，今各入圓明；未來修學人，當依如是法；我亦從中證，非唯觀世音。

這文殊菩薩又啊，來給舉出啊，這個證明；證明啊，他所說這個法，是正確的。「此是微塵佛呀」：他說，我說這種的圓通法門呢，不單單呢，觀世音證得這個法門，就是我文殊菩薩也是證得這個法門的圓通的道理，我也是啊，從耳根修的。不單是我，就是啊，微塵佛呀，過去的微塵佛啊，「一路涅槃門」：都是啊，從這一條道路啊，到這個涅槃那個果德上去的，到那個涅槃

的果位上去的。

「過去諸如來」：過去啊，一切的佛，「斯門已成就」：都是從這一個門徑啊，這個圓通法門呢，反聞聞自性這個法門成就的。「現在諸菩薩」：現在所修的這些個菩薩，「今各入圓明啊」：現在也是由這條路啊，到這個圓明的這種的程度上了。「未來修學人呢」：在將來未來的這一切的學佛法的人，修學佛法的人。

「當依如是法呀」：都應該呀，依照這種的法門去修行的。「我亦從中證啊，」：我呀，也是在以前很早我就證得這種圓通的法門了，「非惟觀世音呢」：不單單呢，觀世音菩薩證得這個圓通法門。

誠如佛世尊，詢我諸方便，以救諸末劫，求出世間人，成就涅槃心，觀世音為最。

誠，啊，誠啊，就是真誠。誠誠實實的是這種的法門呢，啊，「誠如佛世尊呢」：這個是個真語、實語的。佛世尊呢，啊，「詢我諸方便」：來呀，詢問我，這一切的方便法門，哪一個，這十八界加上七大，哪一個法門是最圓通的？

「以救諸末劫呀」：以這種啊，最對機，最適應這個末法的眾生這種機的這種法門，「求出世間人」：有的世間上有想求出世間的這種的根器的人。「成就涅槃心呢」：要成就啊，他這種啊，修道啊，而得到涅槃的這種的志願，這種的心，「觀世音為最」：這觀世音菩薩，在這個娑婆世界，他是最應機了，最對機的，最合乎啊，這一般人的這種因緣。

自餘諸方便，皆是佛威神，即事捨塵勞，非是常修學，淺深同說法。

「自餘諸方便」：那麼除了這耳根圓通而外呀，其餘的這一些個法門呢，都是方便法門。「皆是佛威神」：修那一些個法門的，多數要有佛的威神，大威神力啊，來加被，來加被他；來加被，令他呀，才得到成就。如果佛不加被他呢，他就啊，得不到成就。所以呀，這都是佛的威神力讓他成功的。

「即事捨塵勞」：就啊，在這個即事啊，就捨這一切的塵勞妄想，「非是常修學」：這個不是啊，普通人呢，一般人可以用的這種法門。「淺深同說法」：那麼這個說法呀，也要看這種因緣，看這種啊，人。有的有智慧的人，就應該說深一點的法；有的愚癡人，就給他講淺一點的法。所以呀，不能一樣啊，

說一種的法。那麼唯獨這個耳根呢，這是啊，最圓融的，誰都可以學的；這個法門呢，我認為是最圓通了。

頂禮如來藏，無漏不思議，願加被未來，於此門無惑。方便易成就，堪以教阿難，及末劫沈淪，但以此根修，圓通超餘者，真實心如是。

這個文殊菩薩說完了前邊這個偈頌之後，現在又頂禮呀，「如來藏」：頂禮這個如來呀，就是啊，拜佛。藏啊，這個藏，就是法，就是佛的法。跟「無漏不思議呢」：這就是僧。最後這個偈頌啊，你說他，頂禮佛，又頂禮法，又頂禮僧；這無漏啊，就是僧人。這些菩薩，羅漢呢，這個境界，為什麼叫不思議呢？因為他這個境界不可思議，神通妙用啊，都不可思議的，所以叫無漏不思議。無漏不思議，就是一切的賢聖僧。賢聖僧，就是這個阿羅漢呢，和這個菩薩，都包括在內了。

「願加被未來呀」：我願意呀，佛啊，加被未來。頭先你問加被兩個字，就是這兩個字。願意呀，佛你幫助啊，將來這一切的眾生，「於此門無惑呀」：對於這個耳根呢，這個反聞聞自性這個法門呢，令未來的一切眾生啊，不要疑惑，對於這個法門。

「方便易成就」：這個法門呢，既然容易修，又容易成就，「堪以教阿難呢」：這個法門呢，對於阿難是最好，再好也沒有了，堪以教阿難，堪可呀，教化阿難，用這個法門呢，教他修行了！「及末劫沉淪呢」：不單對阿難是相應這個法門；這個法門呢，對末劫，就是啊，這末法的時代呀，這一切的墮落的眾生，一切的眾生也都相應的。

「但以此根修啊」：就用啊，這個耳根來修啊，修這個耳根圓通的法門呢，「圓通超餘者」：這種的圓通法門呢，超過其它那二十四種的那個方便法門，比那二十四種啊，又容易得多了，超越的多了。「真實心如是啊」：這個真實的心呢，啊，真實這個圓通法門呢，這種的妙法的心呢，啊，如是，就像啊，我上邊所說這個道理。

於是阿難及諸大眾，身心了然，得大開示，觀佛菩提及大涅槃，猶如有人，因事遠遊，未得歸還，明了其家，所歸道路。

「於是阿難身心了然」：在這個時候啊，阿難和一切的大眾，「及諸大眾」。「身心了然」：這時候啊，身心了然，也都明白了，非常明白，非常了然。啊，「得大開示啊」：得到佛呀，和文殊師利菩薩這種的大的開示。「觀佛

菩提」：觀見佛呀，得到菩提，觀佛，和觀菩提，「及大涅槃」：和這個大涅槃這種道理。

「猶如有人呢」：這個有一個比方，比方什麼呢？就好像有一個人似的，有一個人呢，「因事遠遊」：因為有事啊，就到外邊去了，「未得歸還」：沒有啊，回到家裏。「明了其家」：可是啊，他明白他這個家，「所歸道路」：回家的道路他知道，他自己知道這回家的道路了。

這也就是啊，說這些個大眾，和阿難呢，雖然沒有正式證果，證這個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但是這種的道理，這種的理論呢，他明白了。就好像啊，有人跑到外邊去，雖然沒有回去，但是回家的道路他自己知道。

那麼這些個人雖然沒有開悟，沒有正式啊，證到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可是啊，這個證果這種的道路啊，他們已經都知道了。

普會大眾，天龍八部，有學二乘，及諸一切新發心菩薩，其數凡有十恆河沙，皆得本心，遠塵離垢，獲法眼淨。

「普會大眾」：現在啊，在會的這一切的大眾，「天龍八部」：有天上的龍，有這個八部鬼神。八部鬼神呢，乾闥婆、阿修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迦樓羅、人、非人等，就是這天龍八部，前邊都講過了。這八部啊，就是這八種，在前邊都講過了。

「有學二乘」：有學啊，就是證到初果的這個羅漢，和二乘，聲聞、緣覺。「及諸一切」：和這一切，「新發心菩薩」：初發心的這一些個菩薩，「其數凡有十恆河沙」：有多少呢？這個數目有十恆河沙那麼多。「皆得本心」：在這個時候啊，他們都知道自己的真心了。不像以前呢，不知道自己的心；「遠塵離垢啊」他們也都啊，遠離離開這一切的塵垢，「獲法眼淨」：得到啊，這個法眼，得到這個清淨的法眼。

性比丘尼，聞說偈已，成阿羅漢。

性比丘尼，就是這個摩登伽女她啊，出家的名字就叫性比丘尼。「聞說偈已」：聞到啊，文殊師利菩薩所說這個偈頌啊，「成阿羅漢」：她這阿羅漢呢，比這個阿難呢，她是證到二果阿羅漢，阿難呢，還是初果。

無量眾生，皆發無等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在這個時候啊，這個法會裏頭有無量無邊這麼多的眾生，「皆發無等等」：都發出來啊，這沒有再可以啊，同他這個心來比的了，沒有可以呀，等於她這個心這麼真了。這個心叫什麼心呢？就是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」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這個翻譯成中文呢，就是「無上正等正覺」。阿耨，就翻「無」；多羅，翻這個「上」；三藐呢，就是「正等」；三菩提，就是「正覺」，這無上正等正覺這個心。無上正等正覺這個心呢，也就是成佛的心。

阿難整衣服，於大眾中，合掌頂禮，心迹圓明，悲欣交集，欲益未來諸眾生故，稽首白佛：大悲世尊！我今已悟成佛法門，是中修行，得無疑惑。

阿難呢，聽見文殊師利菩薩說這個偈頌完了之後，他就啊，站起來，整頓這個衣服，把衣服啊，領子也提一提，這麼整頓呢，整齊一下；不是啊，衣冠不整那個樣子；衣冠不整啊，好像穿衣服也不扣鈕子，穿一切都不整齊，阿難現在啊，整頓衣服。「於大眾中」：在大眾裏邊，「合掌頂禮」：合起掌啊，就向佛頂禮。

「心迹圓明啊」：這時候啊，阿難這個心裏邊呢，哦，圓明啊，啊，很明白了；現在阿難呢，是不像以前那麼糊塗了。「悲欣交集」：現在啊，啊，他又想哭呢，又想笑！這悲，悲，就是想哭；因為阿難很會哭的，這一開始哭了好多次，哭了很多次；那麼到現在啊，他還想哭，但是又想笑，所以呀，悲欣交集，這兩種的心理。

悲，他悲的什麼呢？啊，這叫樂極生悲呀！他樂極了，啊，這回我可得到佛法了！真正佛法我明白了！啊，這樂極呀，生出悲來。欣，欣呢，啊，就是啊，快樂；快樂的不得了，從來呀，也沒有這麼快樂過。這為佛法，啊，真正明白佛法是最快樂的一件事，所以呀，就悲欣交集。

「欲益未來呀」：他自己明白了他不算，他還呢，想要利益呀，未來的一切眾生，所以呀，啊，「諸眾生故」：這一切的眾生，因為這個原故，所以呀，他就「稽首白佛」：對佛叩了頭，然後啊，對佛說話了。

「大悲世尊」：說大慈大悲的世尊你！「我今已悟啊」：我現在呀，已經啊，明白了；這個悟，就是明白。「成佛法門」：我啊，明白這個成佛的法門，「是中修行」：我對這個法門呢，來修行，「得無疑惑呀」：我絕對啊，不會再疑惑的了。

常聞如來，說如是言：自未得度，先度人者，菩薩發心；自覺已圓，能覺他者，如來應世。我雖未度，願度末劫一切眾生。

啊，阿難講話，總要引證一下，總要引證佛所說的，不是他自己說的。現在我「常聞如來」：我常常啊，聽見如來說法的時候，說，說什麼呢？「說如是言」：說啊，像這樣的話。怎麼樣說呢？「自未得度」：自己呀，還沒有得度，「先度人者」：先去度人的這樣人；自己呀，沒有得道，先呢，去教化人去。「菩薩發心」：這是一種菩薩發心，這菩薩心。

「自覺已圓」：自己呀，覺悟已經圓滿了，「能覺他者」：再能啊，以自己覺悟這個道理，去覺悟啊，令其他的人也覺悟。「如來應世啊」：這就是啊，佛所做的事情，佛呀，應世啊，在這個世界所做的事情。「我雖未度啊」：我雖然自己呀，雖然我自己沒有得道啊，「願度末劫」：可是啊，我願意啊，令末劫一切的眾生都得度，啊，「一切眾生」：令一切眾生都得到阿，這個佛法的好處。

世尊！此諸眾生，去佛漸遠，邪師說法，如恒河沙；欲攝其心，入三摩地，云何令其安立道場，遠諸魔事，於菩提心，得無退屈？

世尊！「此諸眾生啊」：說末法的一切眾生啊，「去佛漸遠呢」：離開佛呀，就很遠囉！漸漸的就離佛遠了，甚至於離佛法也遠了，啊，「邪師說法呀」：就是現在哦！啊，現在你說，啊，就是邪師說法。邪師，什麼叫邪師呢？他不明白，他就說他明白了；沒有開悟，他說他開悟；沒有證果，他說他證果了。

所以我不問那個周彌勒，我說你是證初果了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你證哪一果？你開悟，你開的一個什麼悟？你證果，你證得哪一個果？他說不出來了。我問，你都是個佛了，怎麼你連果都沒有證，你怎麼跑到佛那去的？他說他就是佛了。他說他不單說他一個人，Everybody is Buddha，哎！這就是叫邪師。這個是一個大妄語，你自己沒有這種境界，你就自己盡，中國廣東話叫車大炮。車大炮，像放炮似的；中國的人呢，有這個盡講大話叫大炮。大炮，這個炮懂不懂啊？（就炮彈那個炮，大炮）。

邪師說法，這邪師啊，最壞不過。這個邪師，遇道邪師就可以殺了他。你雖然就受戒，你殺了邪師沒罪的。為什麼呢？哈哈！除暴之所以安良啊！沒有罪的，我給你證明是沒有罪的。因為什麼呢？你這是為的來護持佛法。所以

呀，你們不論懂不懂佛法，切記不要做一個邪師，不要做邪師。

不要去啊，不懂的，人家問你，好像這個Ms. Li，這個誰有一個那時候那兩位這個問她，說是什麼，問她佛法，他說什麼呢？哎呀，我都老了，我都忘了！根本她也都沒學過，你怎麼會忘的？學你都沒學過你怎麼會忘的？忘個什麼？根本就不懂，她不說她不懂，她說她忘了！這就是一種騙人的口吻呢！就是騙人的口吻。騙人就是在這個地方。

你知之為知之，你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不能說，我根本就不懂，哦，我忘了！哎，這就近於這個邪師了。這邪師說法，他就專門呢，有一種攀緣心，講這個不對的道理。講什麼不對道理？譬如說，這淫欲是不對的，他說好啊，這個是最妙的法門！啊，他讚歎，哦，令你這個人呢，都找不著真理了，都迷惑了，這就叫邪師。以是為非，以是啊，他說不對的；以對的，他說對了，這就叫邪師，邪知邪見。邪知邪見，他知見不正當。你正的，他說它是不對的；你邪，他說，啊，這個最好的。

「如恒河沙」：這個邪師啊，在末法的時候，像恒河沙那麼多呀，「欲攝其心呢，入三摩地」：這種邪師說法像恒河沙這麼多，可是我呀，想在這時候欲攝其心呢，令這一切的眾生啊，生出一種正知正見呢，入三摩地，得到一個正定啊！

啊，「云何令其安立道場」：得怎麼樣子才能啊，使的這一般眾生啊，在這個道場上啊，安立呢？啊，安立道場。「遠諸魔事啊」：遠離開呀，這個魔事啊？好像有的一些個邪魔外道啊，這邪魔外道，專門說一種啊，這個騙人的法門；啊，又說怎麼男女啊，怎麼樣這個講這個淫欲啊，說是淫欲越重啊，越可以成佛成的快呀，這麼樣子。

這完全是一種啊，邪知邪見，這是不對的。所以你們要對這一點呢，要特別的注意，不要被人騙。人家說凡是啊，真正的佛法呀，一講這個淫欲啊，那就錯了，那就不是佛法了，遠諸魔事，這種的說法，這就是魔事。

「於菩提心」：啊，對於這個他的菩提心，「得無退屈」：啊，他得到啊，不會退失他的菩提心。所以有的學佛的人，學學就退失菩提心了。說，唉約，不要學佛法了，學佛法這麼難，啊，盡要去我的毛病！我的毛病我去不了，這怎麼辦呢？都是不要學這佛法了！這就叫退失菩提心了。

退菩提心，退了，菩提心退了，屈了；屈了，就是屈服了，啊，就是沒有這

個精進心了，就是啊，戰敗了，戰敗就叫屈了。譬如打仗，打仗，日本投降，這叫屈了，屈服了，沒有志氣了，被這個魔鬼呀，打勝了，所以這叫屈了。

得怎麼叫他不退失菩提心呢？

爾時世尊，於大眾中，稱讚阿難：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問，安立道場，救護眾生，末劫沈溺。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阿難大眾，唯然奉教。

「爾時」：當爾之時，世尊呢！聽見阿難這麼請問呢，說怎麼樣才能離開這個邪師說法？怎麼樣才能離開這個魔事？怎麼樣啊，才能令眾生啊，不退失他的菩提心？啊，就是啊，不是一學佛法呀，不是學三天、兩天的，就不學了！要永遠永遠的，他這有這一種精進心，啊！我要學佛法，我生生世世都要學佛法！發願呢，哦！我對佛教，一定要護持佛教，我一定要學習佛法，我一定要修行佛法，個菩提心呢，永遠都不退的。

得怎麼樣子可以這樣子呢？所以釋迦牟尼佛一聽阿難這樣子請問，高興！為什麼高興呢？雖然說佛呀，是如如不動的，但是有人要想擁護佛法，令人成佛，他也高興的，他也高興，也就歡喜了。所以呀，「於大眾中啊」：這個佛呀，在大眾裏邊，「稱讚阿難呢」：啊，聽阿難這麼樣一請問呢，佛就高興了，說，善哉！善哉！說阿難呢！你真好啊！啊，阿難呢！你真好啊！善哉！善哉！這稱兩次啊，這是很嘉許他了！說，你真好，啊，你真是好徒弟，你真是一個好徒弟！讚歎阿難！

啊，「如汝所問」：像你呀，所問的，「安立道場」：在道場啊，能安立於道場，啊，「救護眾生」：你呀，想救護眾生，「末劫沉溺」：在這個末劫的時候啊，末法的時候，這一些個沉溺到水火裏頭啊，這些個眾生啊，「汝今諦聽」：你現在好好聽著吧！我現在「當為汝說」：我現在呀，給你講一講！「阿難大眾」：啊，阿難呢，聽見佛要說法了，更高興了；所以呀，和大眾，「唯然」：就啊，就答應了。一定佛問，你們願意聽嗎？大家說願意聽！唯然。「奉教」：就這麼大家都依教奉行了。

說這個邪師說法，他啊，專門講這個淫欲這個道理，他講的是很不合乎道理。那麼這一點呢，又要分別清楚；在這個菩薩的境界，有的時候啊，他也用這個一種慈悲愛護眾生的這個心。他知道啊，一切眾生啊，都有這個欲念呢，很重；所有的眾生啊，都有這種欲念。

所以最初啊，他啊，教化這個人呢，他不令啊，這一切眾生啊，斷絕這個欲

愛，就這個淫欲心。那麼但是啊，他用種種的方便法門，使令啊，這個眾生啊，自己把這個淫欲心呢，就看破了，然後自己呀，就會把它停止了。這是啊，一種菩薩的境界，不是啊，和這個邪師外道又不同了。所以在這個地方呢，也應該要明白的。

變一個女人身，啊，令這個一切的男人一見到她就歡喜了；一歡喜，然後她就教他信佛，念佛，修行，然後結果那麼令這個眾生成佛了。曾經在普門品上有這麼一個**魚籃觀音**！這魚籃觀音呢，生的相貌最好的，最美麗不過。拿著魚籃呢，在那賣魚。這一條村裏呀，這個人，根本就都不信佛的，根本不信佛。那麼見到這麼美貌一個女人呢，這一些個青年的男人呢，啊，就都生出一種貪欲心來了，每一個人都想要向她求婚，和她結婚。

那麼這一條村人雖然不多，但是都有一百多青年人；這魚籃觀音就說，你這麼多人，我一個女人不能嫁一百多個丈夫啊！現在我有一個方法，我選擇呀，丈夫。你們現在啊，在這一百多人呢，誰能啊，把這個普門品呢，念的可以背的出了；哪一個先背的出，我就和哪一個先結婚；你們回到家裏去背去，我限你們三天的時間。

啊，這一百多個青年人，於是乎就拿一本這個妙法蓮華經，觀世音菩薩普門品，就是第二十五品那一品拿回去就念。在三天的，就有四、五十個都可以背的出了；這一百多人有一半能背的出這個普門品。

那麼回來，他說他也背的出，他說他也背的出，有五十多個背的出。觀音菩薩說，這魚籃觀音呢，就拿著魚籃這個女人呢，就說，哦，現在你們又這麼多，你們雖然五十多個人背的出，我也不能嫁五十多個丈夫啊！我只可以嫁一個！好了，你們這回回去啊，再給你們五天的期間呢，你把《金剛經》都可以背的出，然後啊，我就和你結婚。

那麼這五十多個入圍的這五十幾名，又回去就每一個人又唸《金剛經》。在五天之中又有了二十多個人念會了，念會《金剛經》。回來，這個魚籃，拿著魚籃賣魚這個女人說，啊，你還這麼多，我還不能嫁這麼多人呢！你在你們這一個些人之中啊，我現在再有個條件；我限你們七天，你把《法華經》啊，誰能背的出啊，我就和誰結婚了。這回呀，我相信呢，無論哪一個能背都可以了。

那麼這些二十多人，連以前一百多個人，又都念《法華經》，通通都念《法華經》。在七天之內，就有一個，把《法華經》念熟了，背的出了，這個人

姓馬。姓馬呢，到這一說，他入圍了。入圍，這個拿著魚籃賣魚這個女人就一定要和他結婚囉！於是乎就，他家裏也有錢，請的人客，撒貼子，他也就結婚，拜堂。

啊，熟不知拜堂完，一入了洞房，這個美麗的女人就得個心痛的病，就死了，死了！死了，這姓馬的，啊，費了這麼大精神，念的《金剛經》，啊，〈普門品〉，《法華經》都念會了，這結婚都入洞房了，啊，她死了！於是乎啊，又出殯。

出殯呢，就來一個穿紫袍的和尚，就問，說，你們現在幹什麼？他說我們娶個新媳婦啊，她死了，生病死了，我們現在送殯！這個老和尚說，不是的！你棺材裏根本就沒有東西，你怎麼有人死呢？你打開看一看！打開棺材一看，本來把這個拿著魚籃這個女人死了放到棺材裏，現在什麼也沒有了，空了！

這些個人說，那她跑什麼地方去了？快去追啊！快去各處去把她再捉回來！這個老和尚說啊，這個是觀音菩薩！因為你們這個地方的人呢，都不相信佛，所以她現一個美女相啊，來呀，使令你們這一般的好色的這些男人呢，然後都學一學佛法！你們現在知道囉！他也就走了。那麼這個姓馬的這個新郎，哦，這樣子，於是乎他也把世間什麼事情都看破了，就出家了；出家以後也證果了，這在中國有這麼一件事。

佛告阿難：汝常聞我毘奈耶中，宣說修行三決定義，所謂攝心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發慧，是則名為三無漏學。

「佛告阿難」：佛呀，在這個在會大眾啊，都要唯然奉教這個時候，佛呀，就告訴阿難！「汝常聞我呀」：說你常常聽見我所說的，「毘奈耶中」：這個毘奈耶呀，就是大小的律乘，大小的律藏，這叫毘奈耶。有大乘的律藏，小乘的律藏；總起來啊，就叫毘奈耶；這毘奈耶就是講戒律的。

你常常聽見我講這個戒律這個道理的時候，「宣說修行」：我呀，宣說這個修行的道理，修行啊，要依照三決定義而修行，三種啊，一定的，決定啊，不能改的，三種決定義。「所謂攝心為戒」：這三種決定義是什麼呢？就是啊，講的「戒、定、慧」。這個戒、定、慧，所謂攝心為戒，攝呀，就是攝持；攝持啊，這個攝字，就好像啊，吸鐵石把東西啊，吸來了。

那麼這個攝心，怎麼叫攝心呢？因為我們這個心呢，尤其是攀緣心；這個攀

緣心呢，哦，一天到晚盡打人家的主意，盡打人家的算盤；啊，想個什麼辦法，能以呀，和某一個有錢的人接近，接近了。想個什麼辦法能和某一個這個貴的人接近了；一天到晚呢，就用這個功夫，這就叫攀緣心。這就沒有攝心，攝心，把這個攀緣心呢，攝回來，不要叫它去攀緣去，不要叫它東跑西跑的。

可是啊，我們這個心呢，你不叫它跑，它又跑了；你不叫它打妄想，沒有一分鐘呢，它又打起妄想來。啊，這個妄想停了，那個妄想就生出來。所以說「前念滅，後念生；後念滅，後念又生」，這是念念不停的，這個攀緣心呢，這樣。現在怎麼樣？要把它攝持回來，要把這個心呢，制到一處。

我們所以不能成佛，不能開悟，不能了道，就因為啊，沒有制住我們這個心；如果你把你這個心制到一起了，就無事不辦，什麼事情都成功了，什麼事情都成就了。所以現在就要攝心為戒，首先呢，要攝持這個心，這就是個戒，就是個止惡防非的辦法。

「因戒生定」：你首先有了戒了，有了戒啊，就好像啊，這一個渾水呀，它不搖動了；不搖動，那個水呀，就澄清了。水澄清了，澄清了；澄清啊，就把那一些個塵垢啊，都撒底了，這因戒生定。這個定啊，就是不搖動，生出定來。「因定發慧」：你若不搖動，昨天晚間講這淨極光通達呀，你若淨到極點了，你自然呢，光通達了，光通達，你就開悟了。

那麼因定發慧，又這個定中啊，就生出一種真正你自己的智慧。「是則名為三無漏學」：這個戒、定、慧，這三種就叫三無漏學。三無漏學，你若是守戒，啊，由戒生定，由定就發慧，啊，這就叫三無漏學。

阿難！云何攝心，我名為戒？

阿難呢！怎麼樣就叫一個攝心呢？我啊，給它起個名字叫攝心為戒，這又什麼意思呢？現在我告訴你！

若諸世界六道眾生，其心不婬，則不隨其生死相續。

「若諸世界啊」：假設，假設啊，這所有一切世界，「六道眾生」：天道、阿修羅道、人道、地獄道、餓鬼道、畜生道這六道眾生。「其心不婬」：你看，他心呢，不婬，沒有婬欲心，「則不隨其生死相續」：若能沒有這個婬欲的心，這就啊，生死流就斷了，就不隨呀，它那個生死相續接連不斷了，

就會斷了，這生死也就停止了。

汝修三昧，本出塵勞，婬心不除，塵不可出。

「汝修三昧」：汝，就是說的阿難！佛呀，說，阿難你呀！你所修的這個定力，「本出塵勞」：本來呀，是為的超出這個塵勞，超出這一切的生死；可是你「婬心不除，塵不可出」：你呀，如果這個婬欲心不斷的話，你想超出這個塵勞，是無有是處，是不會的。

為什麼呢？這個婬欲心就是塵，就是一種塵勞。所以你不要說你去做這個婬欲的行為，你就心裏生一種婬欲的念頭，有這個婬欲的心存在，這也就是塵勞沒有超出去。所以說啊，你婬欲心要是不除的話，你想說修道，再開悟成佛，那是沒有這個道理，沒有這個道理。

所以，啊，一般最愚癡的人，就說，哦，又要有婬欲心嗎，又要開悟；這簡直啊，這種的思想啊，這是最愚癡的，這種的人呢，那是最不可以教化的！就是釋迦牟尼佛現在出世啊，也沒有法子啊，能令他啊，得道證果。所以這種人呢，這是最笨，最愚癡的一個人。

縱有多智，禪定現前，如不斷婬，必落魔道：上品魔王，中品魔民，下品魔女。

「縱有多智，禪定現前」：你縱然呢，有智慧，禪定現前，你呀，修行啊，啊，一打坐，就得到輕安的境界了，啊，覺得呀，啊，非常的好，這個禪定，可以入禪定，現前，現前呢，就是你的功夫啊，有所成就。「如不斷婬呢」：假設你這個婬欲心若不斷的話，「必落魔道」：你有智慧不是嗎！哈，你若不斷婬心呢，就要去做魔王去，做魔王。

「上品」：上等的，做什麼呢？做魔王，去做魔王，六欲天的魔王。「中品」：就做什麼呢？魔民。做魔的老百姓，去做魔民去。下品的呢，就做魔女，啊，做魔王那個女；這生的雖然漂亮啊，但是啊，都是非常的卑鄙。所以呀，有智慧的人要小心一點呢！聰明的人，這個地方要注意啊，不要聰明反被聰明誤啊，不要自己呀，聰明，反被聰明誤，啊，以為自己，哈，你不明白；我明白了！啊，你不懂；我懂了！這有一點智慧。這叫小智小慧呀，以這個小智、小慧啊，就要把自己呀，的前途就耽誤了。

彼等諸魔，亦有徒眾，各各自謂，成無上道。

哈，你看，這種的有一點小智小慧的人，他淫欲心不斷，啊，總講這個愛欲；哦，你又愛我，我又愛你，這麼愛來愛去，愛到都成了魔了！成了魔，你說怎麼樣啊？「彼等諸魔呀」：他那個諸魔呀，「亦有徒眾」：他也有他的徒眾，有他的徒弟，有他的這個護法。

啊，「各各自謂啊」：那個魔啊，他就自己呀，不知慚愧，啊，「自謂成無上道」：我就是佛呀！啊，我們呢，這就是啊，最高無上的了！啊，什麼大，他就說什麼。他因為本來他是魔，但是他不承認他是魔，說他就是佛了，他就是佛了！你說，這個佛，啊，這個佛也有假佛的！啊，世界上其他都有假的，這個佛啊，他也想做個假佛；但是他還不承認他是假的，他認為他就是真的，啊，他也認為他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」！

072. 卷六

我滅度後，末法之中，多此魔民，熾(彳、)盛世間，廣行貪淫，為善知識，令諸眾生，落愛見坑，失菩提路。

這多重要，「我滅度後啊」：釋迦牟尼佛在沒滅度以前就說了，說我滅度後啊，說我現在在世界上啊，這些個魔王啊，都不敢出世；等我滅度後，「末法之中」：就是啊，在現在你我啊，這個時候，末法之中，這法呀，到末梢上的時候，「多此魔民呢」：這種的魔民呢，那太多太多了！啊，到處講淫欲，又歡喜這個淫欲，無論男女，啊，男的也歡喜淫欲；女的也歡喜淫欲；又想要成佛，又想要開悟。

你說啊，這個所以，為什麼我認識這個魔呢？那麼以前我見到某某一個人，不要提他名字，啊，他說他自己是佛，我就說他是魔！他問我，誰是魔？我說，你就是魔。為什麼我知道他呢？他就是弄這一套嘛！就是專門講情講愛的，愛愛愛！我愛所有人，哎，你說真不知醜啊，真不知慚愧，哎，你有什麼資格，你來愛所有的人？這就自己太不知慚愧了。

啊，多此魔民呢，這個魔民多得很呢，世上世間呢，你看在世界上，哦，像火炷似的，到處都有，什麼地方都有，就像那火著的很旺似的。「熾盛世間」：啊，在這個世間呢，很旺！你說，一般無知的人呢，也就聽他，嘍！他講的不錯呀！哦，他講的很有道理的！

尤其一些個青年人，哦，正對他的味道了，啊，正對他的機；啊，所謂：「臭

味相投啊」，啊，臭味相投，啊，他也臭，他也臭，所以大家說，啊，你也說我好，我也說你好。如果那個味道不同呢？他就不會這麼互相讚歎了！所以呀，這個「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」；若是同道，這個思想相同了，哦，這就大家就以盲引盲。以盲引盲，懂不懂啊？這就是自己是個瞎子，沒有眼睛，還要給人家帶路，你說這是可憐不可憐？

啊，兩個，就我以前所講的，這不是罵人，「懵懂傳懵懂，一傳兩不懂；師父下地獄，徒弟向裏拱」，你說這個是，完了到地獄，這個師父問徒弟，說，哦，你怎麼也來了？他說，那你先來了嘛！我當然要跟著你了嘛！你看，哈哈，所以呀，兩個人，他也不知道他怎麼去的，他也不知道他怎麼去的？你說可憐不可憐！啊，就是這一類的人。

「為善知識啊」：自己就說，哦，我到處講經，我到處I give lecture to everybody，哦，真是，哦，把牙都可以掉了，笑掉牙。「令諸眾生落愛見坑」：令所有的一切眾生啊，都墮落到這個愛這種婬欲心上，都落到這個婬欲的這一個坑裏。啊，你說，「失菩提路啊」：把這個菩提呀，這個道路啊，失去了，沒有了；跑到那個什麼地方去了？跑到那個地獄裏去了。

啊，這個師父，啊，看著徒弟後頭拱進來了，就看，哦，你幹什麼也來了？這個地方不是很好的地方；這徒弟說，你先來了嘛，我當然也要跟著你來了嘛！你是我的師父跟著你跑嘛！所以你說，啊，這個師父說，唉呀，唉，你不應該跟著我來呀，這個地方啊，是一個受苦的地方啊，你看這個果實都明白了。

汝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先斷心婬，是名如來，先佛世尊，第一決定清淨明誨。

那麼說啊，教人這個愛，是魔王；這個相差，就差一點點，不差的太多，就是一反一正，相差一點點。相差哪一點呢？菩薩也是愛人的，他是有一種慈悲愛護一切眾生，而沒有婬欲心。這個魔王呢，他愛護一切眾生啊，他專門講這個婬欲，專門呢，注重這個婬欲。甚至於他說，哦，這個婬欲啊，這個婬欲心呢，越重，啊，開悟也開的越這個果位越高，這麼樣子啊，就這個邪說來害人。

跟菩薩呢，菩薩他愛人呢，是沒有婬欲心，對一切眾生啊，都不分彼此，啊，沒有婬欲心。有婬欲心，就是魔。沒有婬欲心，他單單講這個愛，他和人呢，愛護一切，這菩薩的境界，佛的境界。那個魔呀，啊，他愛人呢，他是有所企圖的，有所貪欲。菩薩愛人呢，是沒有貪欲；沒有貪欲，也就是沒有婬欲。

所以佛教講這十二因緣，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死，這是啊，這十二因緣。所以呢，佛教啊，它啊，和這個世間呢，一切魔王的教，不同，也就在這一點。

這個「汝教世人呢」：你應該呀，教一切世間人，「修三摩地」：修這個定力，「先斷心婬」：先呢，要把這個心婬斷了。你能斷這個心婬，「是名如來呀」：這就是啊，這個如來呀，所教化的這個道理。「先佛世尊」：在這個以前呢，所有的佛，世尊！「第一決定啊」：這是第一種啊，的決定。

「清淨明誨」：都要啊，清淨啊，而這個明白的教化。誨，教誨一切的人，一定啊，要斷婬的，這是第一個先決條件；一定，這一點不能，不能改變的，這是決定義，而不是啊，這個不定義。決定，決定了，不是不定，不是說這個沒一定；你有也可以，沒有也可以。唯獨這個婬心，一定要沒有的；若有這個婬欲心，那就是落魔。你若是想由這個婬欲心來開悟，那就一定要落魔王的眷屬裏頭去。

是故阿難！若不斷婬，修禪定者，如蒸沙石，欲其成飯，經百千劫，祇名熱沙。何以故？此非飯本，沙石成故。

你看，這又舉出來個比喻，啊，你若不相信；不相信，我就給講出來一個道理給你看。

「是故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阿難呢！「若不斷婬」：假設你若不斷這個婬欲心呢，你若不斷這個有婬欲心的，「修禪定者」：你還啊，天天要打坐，要修行；啊，你修行，一邊修行一邊漏，一邊修行一邊漏，都跑了！啊，你修一點，就漏了十點；你修一分，就漏十分；修十分，就漏百分。啊，怎麼樣啊？修禪定者，你要想啊，說打坐，啊，我又離不開這個婬欲，又想要打坐；啊，打坐呢，就認為想要開悟；啊，離不開這個婬欲呢，又想要這個尋求這個一種顛倒的這種快樂。

「如蒸沙石」：像什麼？就像啊，蒸這個沙和石一樣啊，「欲其成飯呢」：你想啊，將這個石頭啊，和這個沙呀，做成飯，哎，「經百千劫呀，只名熱沙」：你就啊，經過百千劫，你這樣子，只名熱沙，就叫一個熱沙子沒有旁的用。「何以故呢」：什麼道理呢？「此非飯本呢」：因為啊，它不是米呀，不是飯的根本，「沙石成故」：這沙石啊，你所蒸的是沙石。就是你想要不

斷婬心，又開悟，這是啊，就像那個蒸這個沙石，想要把這個沙石變成飯一個樣的道理。

那麼這個地方啊，又有得講了。你要是啊，能斷了婬心，你就天天和這個男女在一起，也沒有問題。因為什麼呢？沒有婬欲心。沒有婬欲心，也沒有男女相，也沒有啊，人相，也沒有我相，也沒有眾生相，也沒有壽者相。說，那有這些個不知道慚愧的人就說，哦，我就是這樣子！你說你是這樣子的，那就靠不住囉！靠不住了！那就沒有什麼憑據的。

你怎麼知道你是這樣子呢？你若是這樣子，根本就不知道是這樣子！你就不會呀，有一個，哦，我這個沒有婬欲心，不會有這一個見解。沒有，就是沒有了，不會各處去賣廣告啊，登報紙的。不會對人說，哦，我就是這樣子！你這一賣廣告啊，已經啊，那不是了。所以呢，這個地方啊，要注意！

若是你真能沒有婬欲心了，「眼觀聲色內無有」，眼睛看見什麼聲聲色色內裏頭沒有的；「耳聽塵事心不知」，你耳朵聽見呢，什麼好聲音，心裏不知道，那就是啊，有點火候了！你再能啊，你就甚至於啊，男女在一起，就同行，同坐，同臥，也沒有事情，沒有婬欲心；可要真沒有才算的。

不是說啊，那心裏還動動彈彈的，心裏還躍躍欲試，啊，完了，口裏就說，講硬話，就說，我可以守得住了，那不算的！要連那個心裏都不動念了，根本那個婬念都沒有了，那才是真的！你有的時候，啊，還知道女人是怎麼樣，那就靠不住了！

有一個人開悟了，開什麼悟呢？他到他師父那請開示，說他開悟！他師父問，你開的什麼悟啊？他說，哦，以前我都不懂，現在我知道師姑啊，是女人！啊，那麼他是，哈！他知道這個師姑啊，啊，比丘尼，他知道比丘尼是女人了。那麼他師父，用這個佛眼一看，喔，他是開悟了，所以就給他印證，說，你可以了，哈！

你說這誰不知道呢？但是你若不開悟，你就不會說這一句話；因為他開悟了，他才會說這句話。並且這也不能騙得人的，因為他師父有佛眼；那麼用佛眼一觀察，啊，他是得到證了初果了，所以呀，這才給他印證，說，是這樣子！

汝以婬身，求佛妙果，縱得妙悟，皆是婬根。根本成婬，輪轉三途，必不能出，如來涅槃，何路修證？

佛啊，告訴阿難！說是你呀，歡喜這個摩登伽女，這個不單婬心，而且啊，這個婬身也存在的。你以這種的身呢，來求佛妙果啊，想得到佛的果位，「縱得妙悟啊」：你縱然就是得到這種微妙的道理，「皆是婬根呢」：這還是啊，你那個婬根沒有除，「根本成婬」：你那根本就是成了一種婬欲心。

「輪轉三途」：你這個將來一定墮落地獄的，一定墮落三途。三途就是地獄，餓鬼、畜生，墮落三惡道去。「必不能出」：你一定不能出三惡道，一定在這個或者轉畜生，或者轉餓鬼，或者墮地獄，你不能出去的。「如來涅槃」：佛這個涅槃的果位，「何路修證」：你憑什麼，你憑哪一條路你可以證得這個如來涅槃這果位呢？

必使婬機，身心俱斷，斷性亦無，於佛菩提，斯可希冀。

你必定啊，要使這個婬機，這個機呀，就是微細微細的那個最少最少的那個一念，這就叫婬機。你那個，就是那個無明。你把那無明若斷了，你身的婬機也斷了，「必使婬機，身心俱斷」：你身也這個婬機也斷了，心的婬機也斷了，「斷性俱無」：你就連呢，知道這個斷的性也沒有了。「於佛菩提」：在這個佛的覺道上，「斯可希冀」：才可以有可希望。

如我此說，名為佛說；不如此說，即波旬說。

像我這樣講啊，就是佛所說的法。如果不合乎我這個道理，就是魔王所說的法。

常來聽經啊，一定是都要有眼睛，瞎子不能來聽經，聾子不能來聽經，啞巴也不能來聽經。這到這來聽經的，都是越聽越聰明，不會呀，越聽越愚癡。所以我們現在每一個人，都應該呀，把你那個真正的智慧眼睜開，真正那個耳根呢，要反聞聞自性，不要向外去照。這是啊，我今天告訴大家的幾句話！

阿難！又諸世界六道眾生，其心不殺，則不隨其生死相續。

阿難！「又諸世界」：這個世界啊，「六道眾生」：天道、阿修羅道、人道、餓鬼道、地獄道、畜生道這六道眾生，「其心不殺」：這個六道的眾生啊，他的存心不殺生；戒殺放生，這個殺生，不單呢，在身不殺生，你心裏也不殺生。「則不隨其生死相續」：如果能以不殺生，你就可以和這個六道的輪迴斷往還；斷往還，所以就不是隨著這個生死的業報相續。

汝修三昧，本出塵勞，殺心不除，塵不可出。

阿難！你呀，你想修行這個定力，本來的這種的願望，就是啊，想要出去塵勞；你本來的希望啊，就想超出塵勞。「殺心不除」：你如果有殺心呢，殺心不除去啊，塵不可出。怎麼樣除殺心呢？就是戒殺放生。好像前面那說，啊，淫心不除，塵不可出。這個殺心不除，也是塵不可出。

怎麼叫淫心呢？這個淫心，就要斷除這個淫欲心。這淫欲心若斷除了，你才能啊，出塵，才能超出啊，這個六道輪迴。可是你淫欲心沒有了，你有殺心，這也一樣啊，不能出塵的；也一樣不能脫出啊，這個六道輪迴；也不能啊，超出這個三界。

縱有多智，禪定現前，如不斷殺，必落神道：上品之人，為大力鬼，中品則為飛行夜叉、諸鬼帥等；下品當為地行羅刹。

「縱有多智啊」：你這個人呢，就算你有啊，很多的智慧；這個多智啊，並不是出世的智慧，而是啊，這個世智辯聰，這世間的智慧；一般人呢，所有的這種智慧，這叫世智辯聰。啊，你就是算有世智辯聰啊，世間的智慧，能言善辯，能以辨別。

「禪定現前」：你修行啊，就是會有禪定啊，現前，你功夫相應了。「如不斷殺呀」：假設你若是不斷這個殺心的話，「必落神道」：這個將來會墮落的。墮落到什麼呢？墮落啊，去做神。神道啊，就是神。就是啊，啊，或者在天上啊，做天王啊，做天主啊，或者，啊，做天上的這個大力的將軍呢，這個叫大力鬼，墮落到這個神道上去。

「上品之人」：上品之人呢，就是你做的最好了，啊，「為大力鬼」：為啊，有大勢力的這種的鬼神；這個鬼呀，也就是神。「中品呢，則為飛行夜叉」：這個中品的這個鬼呀，中品的神呢，就叫飛行夜叉；在空中啊，他會飛行的。這個大力鬼呀，就是天行夜叉，在天上啊，飛的。跟這個飛行夜叉，就在空中的。或者呀，「諸鬼帥等」：做鬼的元帥。「下品當為地行羅刹」：這個下品的這種的人呢，就做地行的羅刹，在地下做羅刹鬼。

彼諸鬼神，亦有徒眾，各各自謂成無上道。

這一些個鬼，和神，天主，和這個天上的神，和啊，這個地獄裏頭的鬼，和人間呢，這地下行的地行羅刹，和這個飛行的夜叉，和大力鬼神王，他們呢，

也都有很多的徒眾；徒啊，就是徒弟；眾啊，就是一切的他的黨類，有很多。

「各各自謂」：那麼在這一些個有大力的鬼啊，有多財鬼，有少財鬼，有無財鬼；多財呀，就是，（這個財就是錢財這個財）；有多財鬼，有少財鬼，有無財鬼。又有嗅香鬼，又有是嗅臭鬼，很多啊，很多種，有幾萬種那麼多。

所以呀，說彼諸鬼神，亦有徒眾，也有徒弟，各各自謂啊，「成無上道」：他們都成無上到了。

好像中國這關帝公，這就叫多財鬼，就多財鬼；不過以後他皈依啊，皈依三寶了，這麼算是佛教裏一個**伽藍菩薩**。伽藍呢，在佛教裏頭也是護法神。這護法神呢，在智這個廟裏頭啊，在佛前呢，他也都是站著的，沒有坐著的位置，成無上道。

我滅度後，末法之中，多此鬼神，熾盛世間，自言食肉得菩提路。

在我滅度之後啊，就是現在，你我現在的時候啊，就是現在這個時候啊，「末法之中啊」：末法，就是現在，這就是末法了。「多此鬼神」：有很多呀，這種的鬼神；都是啊，他因為在前生啊，他不能戒殺，他也修行，但是不能戒殺，所以呀，就墮落到神道裏邊了。「熾盛世間」：在這個末法的時候啊，啊，很流行的，很盛行的，在這個世間。

「自言食肉」：自己說啊，啊，自己對人講說，我也吃肉啊，吃肉我一樣成佛啊，啊，我也不必戒殺，也不必吃齋，我現在也一樣是佛呀，啊，「得菩提路啊」：就是成佛道了，啊，我現在也開悟了，開悟了！

好像某某人，說，啊，也是開悟的；但是他吃肉，喝酒，啊，抽菸，甚至於帶著一般青年人呢，哦，去用這個marijuana（大麻），又用這個LSD，這樣子。你說，他說他開了悟了，豈有這個道理的呢？佛當初開悟，也並沒有用這一些個藥品呢，他就自己開的悟。怎麼你現在吃這種毒品、麻醉品，把你麻醉，精神麻醉了，甚至於就都快死了，他自己以為他自己是開悟了，你說，這顛倒不顛倒？這真是顛倒眾生。

阿難！我令比丘食五淨肉，此肉皆我神力化生，本無命根。汝婆羅門，地多蒸溼，加以沙石，草菜不生，我以大悲神力所加，因大慈悲，假名為肉，汝得其味。奈何如來滅度之後，食眾生肉，名為釋子！

阿難」！「我令比丘啊食五淨肉」：我呀，在我佛教裏頭啊，叫一切的比丘啊，吃五淨肉。吃五淨肉，什麼叫五淨肉呢？就是「不見殺」、「不聞殺」、「不疑為我殺」，不懷疑牠為我殺；和「牠自死」、或者「鳥殘」，牠自己死的，或者鳥啊，吃剩下的。好像那個鷹，啊，鷹抓幾個小雞子牠就吃，吃不了的牠剩下了，啊，剩下你碰著，你可以揀著吃的，這是比丘，這叫鳥殘，這叫五淨肉。

「此肉皆我神力化生」：這種五淨肉啊，都是啊，佛的神力所化生的，「本無命根」：牠沒有啊，這個命根。什麼叫命根呢？就沒有識，沒有它這個一種的識，沒有卵，這就沒有命根。

「汝婆羅門」：汝啊，這個婆羅門，你們這些個修清淨行的。「地多蒸溼啊」：這個地呀，啊，有很多沙，又有很多水，這蒸啊，就是有這個沙石的熱氣蒸騰；溼，就是啊，有很多水，叫濕。「加以沙石」：加上啊，這個沙石混合土，「草菜不生」：這草和菜都不會生的。

「我以大悲神力所加」：我呀，用這個大悲神力所加，「因大慈悲」：因為這個大慈悲的關係啊，「假名為肉」：這種的東西呀，都假名為肉，不是真肉，「汝得其味」：你呀，吃這種的東西。

「奈何如來呀」：那麼現在我叫你們這個比丘吃這種肉啊，奈何如來啊，滅後，你如來滅度之後，「食眾生肉，名為釋子」：你呀，不吃這個五淨肉，專門呢，就去吃啊，一般的肉，這叫釋子呢？這怎麼可以叫釋子呢？不可以稱啊，這個釋子。釋子啊，就出家人的另外一個名稱。

汝等當知，是食肉人，縱得心開，似三摩地，皆大羅剎，報終必沈生死苦海，非佛弟子。如是之人，相殺相吞，相食未已，云何是人得出三界？

「汝等當知」：在這個末法之中啊，我滅度的時候，所有的這個出家的比丘，如果他想要吃肉的，他不管是五淨肉啊，是三淨肉啊，啊，總而言之啊，是肉他就吃，他不問是不是五淨肉，啊，是肉他就吃。

汝等當知，阿難呢！你們當應該知道，「是食肉人呢」：在我滅度之後，他冒充啊，佛的弟子，大口吃肉、大口飲酒，啊，吃肉飲酒是啊，無拘無束，他說啊，要自由的。那麼是食肉人呢，這個吃肉的人呢，「縱得心開呀」：縱然他得到一點呢，小境界，或者開了一點小智慧，心開呀，就心裏呀，明白一點道理。

「似三摩地呀」：似，就是好像，本來不是的，這叫相似。相似啊，本來他不是開智慧，他自己就認為他開智慧。好像某一天來的那一個人，哦，自己說和六祖是一個樣的；啊，我問你，憑什麼你和六祖一個樣？他說，我呢，不憑什麼和六祖不一樣！他以為這就是有了智慧了。那麼這種人呢，就是現在所講的這一類的。似三摩地，他好像啊，得到一點點的定力。

「皆大羅剎」：可是啊，這正是大羅剎，這個大的魔王，大的鬼，羅剎鬼。「報終」：他壽命終了之後，「必沉」：沉呢，就是墮落，必定啊，就墮落去。墮落到什麼地方呢？墮落到生死苦海裏邊呢，啊，「非佛弟子啊」：這種人呢，他雖然穿著佛的衣服，吃著佛的飯，但是他不是佛的弟子。

「如是之人」：像這等人呢，「相殺相吞呢」：他又殺生，又吃肉；又不戒殺，又不戒葷；「相食未已呀」：他互相吞食，啊，你吃我，你就吃你；你呀，吃我肉，我也吃你的肉，啊，這麼樣互相吞食，相殺相吞呢，吞食，相食未已。啊，「云何是人得出三界呢」：這麼你吃我的，你就要還我的；我吃你的，也要還你的；互相還報。

相食未已，啊，你吃我的，我吃你；這互相啊，吞食；未已，沒有完的時候。因為什麼呢？你要吃我的肉，我就要吃你的肉；我吃你的肉，你又要吃我的肉；啊，今生你吃我的肉，來生我又吃你的肉；啊，再來生你又吃我的肉；啊，這互相啊，相食未已。云何是人得出三界呢，怎麼可以說這個人呢，能已超出這個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這三界的苦呢？

汝教世人修三摩地，次斷殺生，是名如來，先佛世尊，第二決定清淨明誨。

你呀，去教化世人去，教這個世界人呢，修這個定力，修三摩地的定力，「次斷殺生啊」：第一要先斷婬欲，婬欲心；你婬欲心不除啊，塵不可出；可是你殺生的心若如果不除，也是塵不可出的；次斷殺生，要戒殺生。「是名如來」：這個就是這個如來世尊所提倡的這種教化。

「先佛世尊」：這個以前的所有的佛，所有的世尊；啊，和現在佛，那麼這是第二種的「決定清淨明誨」：這是清淨啊，明誨，最啊，明顯的教誨；你一定啊，要遵守的；如果不遵守，那就是不會出離三界的。

是故阿難！若不斷殺，修禪定者，譬如有人自塞其耳，高聲大叫，求人不聞，此等名為欲隱彌露。

「是故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阿難！你要知道，「若不斷殺」：你若不斷殺生的話，「修禪定者」：你若不斷殺生，就沒有慈悲心，斷慈悲種，你斷這個慈悲的種子啊，你再想修禪定者，你如果想修禪定啊，「譬如有人」：也就比方有一個人，幹什麼呢？「自塞其耳」：自己把自己的耳朵堵上，自塞其耳，這叫自己把自己耳朵塞上它。

塞上它怎麼樣啊？「高聲大叫啊」：哦，大大的生這麼喊著，啊，「求人不聞」：想要人家聽不見。他以為，這就叫什麼呢？「掩耳盜鈴」，掩，把他自己耳朵堵上了，去偷那個鈴鐺；說是啊，自己聽不見了，旁人也不會聽見。這個呢，把自己耳朵堵上了，哦，他高聲大叫，以為自己聽不見，因為自己耳朵堵上了，以為旁人也聽不見。

這個叫什麼呢？求人不聞，他想人家聽不見，他自己堵上耳朵聽不見了，他以為人家也聽不見，「此等名為啊」：這等的行為的人呢，給他起個名叫什麼呢？「欲隱彌露」：想要啊，隱藏起來啊，可是更暴露出來；越想隱藏，越暴露出來。

清淨比丘，及諸菩薩，於歧路行，不蹋(去丫、)生草，況以手拔？云何大悲，取諸眾生血肉充食？

「清淨比丘」：就是啊，修行啊，這個這種啊，「及諸菩薩」：和這一切的大菩薩，「於歧路行」：歧路啊，就是這有一個岔路口；這條路往這條路有岔路；岔路口，多數岔路口會有草生出來的。可是這個清淨比丘，和這個菩薩，「不蹋生草」：就是啊，不踩這個生草上邊；因為踩這個生草上邊呢，把這個草也踩死了。

「況以手拔」：也不用這個手啊，來往拔出這個草。「云何大悲」：怎麼可以講你有這個大悲心的人，啊，「取諸眾生血肉充食」：你可以呀，把這一切的眾生這個血拿來喝，這個肉拿來吃呢，這是不可以的。

若諸比丘，不服東方絲綿絹帛(ㄅㄨˇ)，及是此土，靴履裘毳(ㄑㄩˋㄨㄟˋ)，乳酪醍醐，如是比丘，於世真脫，酬還宿債，不遊三界。

「若諸比丘」：假設啊，若有這個比丘，「不服東方」：服啊，穿；這個服就是穿，服飾，穿這個衣服。東方什麼呢？這個「絲」：蠶所吐的絲，這個絲綿，和這個絹帛；絹帛，總而言之啊，這些東西都是有生命啊，來造成的；

那個普通的棉花不算的。

「及是此土」：和這個土地所產的產品；「靴」，就是皮靴；「履」，就是啊，皮鞋；「裘」：裘，就是皮袍子；「毳」：毳，就是啊，那個毛啊，好像這個鳥毛啊，這就是毳。「乳酪」：乳啊，就是牛奶；酪，由牛奶造出來的，和醍醐。「如是比丘啊」：像這一等的比丘啊，「於世真脫」：在這個世界上啊，真正得到解脫了。

「酬還宿債」：他呀，把他所有的宿債都還了了，「不遊三界」：不會再來呀，三界來了。

這個乳酪呀，在這上啊，說啊，雖然說是啊，禁止不可以吃；但是啊，在這個大小戒裏頭啊，都沒有一定啊，戒這個乳酪，牛奶呀，這些個東西，沒有一定戒。所以這個經文上這樣講啊，這是啊，持戒非常清淨的，持這個殺生戒非常清淨的。所以他就與眾生啊，凡和眾生啊，有這種因緣的關係的，他都不用的。

好像這個衣服，他不穿絲綿的，不穿這個蠶吐的那個絲；他因為蠶吐絲啊，那裏也有蠶的生命。甚至於啊，他也不喝蜜糖，蜜糖那裏頭有蜂子造的。其實啊，在這個戒律裏頭啊，這些個地方，還有開緣的；有開緣呢，就不一定限制這些個。這是啊，這個如果再能不用它呢，這是最清淨了，最好了。

何以故？服其身分，皆為彼緣，如人食其地中百穀，足不離地。必使身心，於諸眾生，若身、身分，身心二途，不服不食，我說是人，真解脫者。

「何以故呢」：什麼道理呢？「服其身分呢」：你所穿的衣服這個絲綿呢，這與牠這個生命都有關係，這叫身分。啊，「皆為彼緣」：這都是啊，和這個這種啊，畜生啊，有一種因緣的。你如果想不做這個畜生，就應該和牠斷這種因緣。

「如人食其地中百穀」：好像啊，以前我們這個人呢，最初，**追究最初這個人；最初這個人呢，是從啊，大梵天來的。**我們的人間的人呢，世界上啊，這個劫火呀，洞燒啊，燒的世界沒有人了。沒有人呢，經過這個時間呢，不知幾長久，不知多久了？

那麼在這個時候，大梵天上有天人呢，就在空中飛呀，飛到地下，飛到世界上來了。飛到世界上來呀，他看這個地上啊，有這個因為時間久了，這個地

上生一種叫「地肥」的；就地肥，（肥呀，就是肥瘦那個肥）。他看這個東西很好看，拿起一聞，這個東西也很香的，於是乎他就吃了。

他一吃這個地肥，啊，他就不會飛了，不會騰雲駕霧了；不會飛了，所以在世界上，這個不能空中飛行了。那麼他在這不能飛行了，他這在這就這麼叫，這麼一喊，啊，上邊或者他的兄弟姊妹啊，這個甚至於這一些個男男女女，就跑下很多。到這個地方，都吃這個東西；一吃，都上不去了，都回不去天上去了；所以在世界上，就繁殖有人種了。

一般人說人是由猴子變的，那麼人怎麼不會再變一個猴子呢？所以這最初由天人呢，那來的，到世界上來。然後地肥一吃，人一多了，地肥也吃的沒有了；啊，這種食糧斷絕了，於是乎啊，就吃這個世界上的百穀。百穀啊，稻，粱，黍這是啊，三種。稻，有二十種，這是大約的有二十種。粱，又有二十種。黍，又有二十種。這就是啊，每一類呀，大約的都有二十種。再加菜，有二十種菜；再加果，這果品有二十種，這通通啊，合起來，這叫百穀。這人就吃這個百穀了。

一吃這個穀啊，怎麼樣啊？因為這個百穀是從地下生出來的，人吃了這個百穀，世界上百穀，就不能啊，足不離地了；這個足啊，就說有地心有吸力呀，有地心吸力呀，其實啊，就是人吃這些個東西吃的，吃的就在地上走了。

「必使身心」：必定啊，要使這個身，和這個心，「於諸眾生，啊，若身、身分」：與我們自己這個身，和心，和所有一切的眾生，就是一切畜生，若身、身分，和他這身體的生命，和他那個身上生命有關係的這一種的業，都不可以造的。

「身心二途」：這個身，也不可以殺生，心也不可以殺生，「不服不食」：也不穿這個眾生生命的衣服，也不吃啊，這個眾的肉，這個生命的肉。「我說是人呢」：我說這個人呢，「真解脫者」：是一個真正的解脫者。

如我此說，名為佛說；不如此說，即波旬說。

「如我此說」：像我這樣的講，像我這樣的說法，這就是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所說的法，都是這個樣子，都是這個道理。「不如此說」：不如我說，不如我這個說法，「即波旬說」：就是魔王所說的。合乎我所說這個理論，這就是佛所說的法；不合乎我所說這個道理，這個理論，就是魔王所說的。

所以你在這個你聽過《楞嚴經》，然後他誰呀，再講經，他講的道理對不對？你就像一個照妖鏡似的。照妖鏡，你懂照妖鏡嗎？中國講有照妖鏡。照妖鏡，就是這一個鏡子，你裝模作樣，你裝著是個人，啊，他用這一個鏡子一照，哦，妳是個怪物！原來是個豬精，或者牛精、馬精，或者是山妖、水怪，山上的妖怪，或者是鬼王；哦，用這個鏡子一照，就給照出來。你現在聽過《楞嚴經》的，他再誰說什麼法，你往這個《楞嚴經》上一合，他說的對不對你就知道了，這就也等於一個照妖鏡一樣的。

所以我昨天晚間不說嗎，瞎子、聾子、啞巴，他沒有機會聽我經的。聾子為什麼呢？我講經啊，他如聾若啞。我這講經他不聽的，這叫聾子不能聽經；並不是他是聾子，他就不聽，沒有聽到這個法，就是等於聾子一樣。啞巴，啞巴他不會說話，啊，他也不會聽的，如聾若啞，我這講什麼，他也不懂。

所以呢，將來啊，在這聽過《楞嚴經》你們每一個人呢，我都希望你們成一個善知識，成一個真正明白佛法的人，這是啊，去教化那些個瞎子啊，聾子。他現在沒有聽，你將來，啊，安上一個擴音機；擴音機，各處去廣播，他在外邊也聽到了，也聽到這個佛法了，就不會啊，在不會是，是聾子，不會是啞巴。不懂佛法的人呢，這個人是最可憐的。所以你們學會佛法，應該去教化一切眾生的，所以現在呀，都要特別注意修學這個佛法。

073. 卷六

阿難！又復世界六道眾生，其心不偷，則不隨其生死相續。

「阿難」：佛啊，又叫了一聲，阿難！「又復世界」：又啊，有一種的道理，這世界「六道眾生」：天道、阿修羅道、人道、餓鬼道、地獄道、畜生道，這六道眾生。「其心不偷」：這個他的心呢，不偷，不偷什麼呢？什麼都不偷。所有一切有形的、無形的、有價值的、沒有價值的，他都不偷；就心裏也不生這種的偷的念頭。

所以呢，「則不隨其生死相續」：這若能不偷啊，再不姪、不殺，這也就啊，不隨著啊，這個生死的相續；不隨著生死相續，就業果相續也沒有了，這個世界相續也都沒有了。啊，可是啊，要在你心裏頭啊，連這個偷的念頭都不要有的。你雖然沒有身子沒有實實在在去偷，你心裏頭啊，生出來這麼一種的偷的念，這也不可以的。

汝修三昧，本出塵勞，偷心不除，塵不可出。

啊，「汝修三昧」：你呀，現在想修這個正定，「本出塵勞」：你本來的意思啊，就想要超出這個塵勞，脫離這個六道輪迴。啊，「偷心不除啊」：你這個偷東西這一種的心念，如果不除去的話，「塵不可出啊」：這個塵呢，這個塵勞啊，就是這個塵事啊，就是這個三界火宅呀，這火宅呀，你就不能出去。

縱有多智，禪定現前，如不斷偷，必落邪道：上品精靈，中品妖魅，下品邪人，諸魅所著。

那麼「縱有多智」：這個縱有啊，就是縱然有，本來呀，是沒有的，本來沒有的。可是啊，本來這種人呢，是沒有智慧的。他有真正智慧他就不會偷了；有真正智慧也不會姪了；有真正的智慧也不會殺了；就因為啊，沒有真正的智慧，所以呀，才姪、殺、盜。那麼就算你，這個縱然呢，就算你有多智，有一點智慧，這個多智啊；這個多智啊，並不是這個意思啊，說是有多少的智慧，有多少；這個多少啊，就是，不是太多，所以這個不是說，說是啊，很多很多的智慧那個多，就有多少；有多少啊，這個比一般人稍微聰明一點，這叫有多少智慧。

縱有多智，這個多智，不是很多的，就是啊，比那個少的，總而言之，好像一分智慧，這個大約有兩分這麼樣子，不是說，哦，有千百萬這樣子。這多啊，這個多智啊，這是個比方，根本就沒有的；根本來講啊，就是沒有智慧；若有智慧呀，就不會偷了嘛！有智慧為什麼要去偷啊？啊，縱有多智。

你若是存心偷這個人呢，縱然你就有一點多少的智慧，可是啊，又有「禪定現前」：你坐著，啊，也迷迷糊糊的，就好像入了定似的；但是他自己覺得自己是啊，哦，你看我不得了了，我往那一坐，啊，坐的真是，大約他們都沒有我這麼樣子成績，他們的功夫都不如我，嗯，總有啊，貢高我慢這種知見，禪定現前。

「如不斷偷」：假設你若不斷這個偷的偷竊這個心的話，「必落邪道」：為什麼？你雖然有少少的智慧，有多少的智慧，你還偷，但是你又修禪定的功夫，這個就落這個什麼呢？落邪道。邪，什麼叫邪？就是不正當，不正當這個道。什麼叫不正當的道呢？啊，他教人呢，的道路不光明，不正當，教人邪知邪見。

「上品」：上一種的這個邪道，做什麼去？做「精靈」：精啊，這個精，就

是妖精。(就是這個米字加個青)。這個「中品呢」：這個妖。這個妖精，精靈，精靈啊，什麼叫精靈呢？就是本來呀，你看著他是很聰明的，實際上啊，他是假的。中國有那一味在藥舖裏呀，有那一味的藥材叫伏苓；伏苓啊，它這個「靈」啊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

中品，就是妖，這個妖啊，啊，就是妖精，妖怪，奇奇怪怪的；這個他也有神通，他也會害人，把人呢，害的。「下品」：就是邪人，下品呢，就是邪人，做這個邪人。「諸魅所著」：就一切的魅呀，這個魅，就是鬼魅。前幾天不講那個魘魅鬼，就是那個鳩槃荼，那個魘魅鬼；這個也就是那個魅鬼。

這個魅鬼，那個魘魅鬼呀，是在這個人睡著了他去魘魅你。這個魅呀，不是睡著了，就是在這個人呢，也沒有睡覺，這個就來個鬼；來個鬼呀，就上到你的身上啊，藉著你身上就講話，就說法，啊，什麼他都會的。這種的這就叫「邪人」。在中國呀，叫這個叫「巫醫」。巫醫，又叫「巫婆」；這個又叫又有一個名字叫「跳神」。怎麼叫跳神呢？(這個跳，就是跳起來那個跳，往下跳)。啊，說蹦蹦跳跳的，這是就有神了，有了神了。這種人呢，就是以前前生啊，他盡偷盜東西，所以今生啊，就受這個果報，受這個果報。

這個美國，我在美國我都遇到一個這樣的人，是個美國人。啊，他就說他，他就是耶穌，他又說他是天主；一陣間，等一等這麼說天主來了，天主來到他身上來講話，天主對我講話了；等一等又說是耶穌來了，耶穌啊，要和我講話。唉！那個時候這是前幾年了，有五年以前了，啊，他去見我去；見我去想，完了，叫我罵了一頓，我說你這個，啊，自己真是不知道自己，你這完全是魔鬼來作怪，完了，我這樣一講，他也不歡喜聽魔鬼的話，不歡喜聽說他是魔鬼，所以他就走了，以後再沒。

他本來想到這和我研究這個道理，叫我罵了一頓，以後再也不敢回來。啊，我一想，我這個也不會度人，啊，遇道這麼一個耶穌、天主，為什麼把他罵跑了？這就是啊，這種邪人。為什麼他有這樣的業報呢？就因為他在前生也偷東西，這個偷心呢，他不除，所以呀，就墮落；上品呢，墮落精靈，中品就墮落妖怪，下品就墮落邪人；邪人呢，就要有這個邪魔鬼怪的，說到他身上來替他講話。

中國那個這種邪人本領很大的，可以拿把刀啊，在這釘上一把刀在頭上，這叫「掛甲」。釘上一把刀不會死的，完了，他這個神走了，把這刀起下來，他這個神念念咒，哦，也不流血，就這個樣子。有的在這個肩膀上就釘上一條鐵釘子，兩邊呢，掛上劍刀；哦，劍草，中國那個劍草的劍刀啊，你一把

刀大約都有十幾斤重，他可以掛四個；四個鋤刀這麼晃起來，哦，很威風的，很嚇人的，就這麼有本事。啊，那個這種的邪魔外道啊，他的本是很大，很大的。這我都見過這種的邪魔外道。

所以現在對《楞嚴經》啊，這個經文一看呢，喔，這佛早早的就把這個世間一切一切，某一個人什麼樣子，哪一類人什麼樣子，都給講清楚了。所以呀，這個我們大家聽《楞嚴經》啊，就要把這個一切一切都要認是它。這個現在講啊，這叫四種清淨明誨，這是很，在楞嚴經的裏邊呢，很要緊很要緊的這個地方，非常重要的。

所以呀，我們聽經的人都要特別注意，你看看，這個偷的心呢，你如果不除去啊，這個你想成佛是辦不到的。所以我們現在呀，明白這個道理了，有偷的心，就把它改了它；沒有偷的心，那麼更好，也不要叫這個偷的心呢，生出來，那麼這是與道最相應了。

彼等群邪，亦有徒眾，各各自謂，成無上道。

「彼」：就是啊，那一些個邪魔外道，就是一些那一些個妖魔鬼怪，就是那一些個害人的魑魅魍魎，「亦有徒眾啊」：在這個世界上啊，各人有各人的徒眾。所謂：「善就一夥」，合夥那個夥。「惡就一群」，惡呀，他有一群的，什麼人就找什麼人；做善的人，就和做善的人在一起；做惡的人，就和做惡的人在一起。

那麼這一些個妖魔鬼怪，邪魔外道，他也有他這一些個邪魔外道在一起，他有他的徒眾。「各各自謂呀」：他呀，都不認第一，都是說他自己呀，這個道啊，是最好的了，「成無上道」：他呀，得到這個最高的這種的道了。也是啊，甚至於他假藉佛的名字，就說，哦，我們已經都成佛了，啊，你看，又有這麼大的神通，實際上，完全是一些個妖魔鬼怪，完全是一些個不正當的。

我滅度後，末法之中，多此妖邪，熾盛世間，潛匿奸欺，稱善知識，各自謂己，得上人法，詿(◁□弓∨)惑無識，恐令失心，所過之處，其家耗散。

這一些個魔鬼呀，我在以前呢，遇著的多了，遇著的多了。那麼在西方人呢，都還不知道有這種的奇怪的事情。並不是中國人呢，他信神，信鬼呢，有這些個。這是啊，時間久了，這個天地間的，奇奇怪怪的事情多得很。

「我滅度後，末法之中，多此妖邪」：釋迦牟尼佛說啊，我啊，入涅槃之後，在這個末法的時候啊，多此妖邪，這些個妖邪呀，那多的不得了啊，到處都是。我們人不能啊，因為我沒看見我就不相信！我們世界我們沒有看見那些個事情多得很，要完全等到啊，我們親眼看見呢，這一生看不完的。那麼這一生看不完那麼多的事情，我們也不知道那麼多的事情。所以呀，多此妖邪，多此這一些不正當的人。

「熾盛世間呢」：就像火似的，在這個世界上，燒的，把所有的人都燒死了，啊，這一些個認識啊，不認識這些妖魔鬼怪的人呢，就都啊，跟著這一些個妖魔鬼怪跑了；就比方啊，好像火啊，那麼厲害，把這個人呢，都燒壞了。

「潛匿奸欺」：潛呢，就是潛藏起來；匿呀，也是啊，藏匿起來；潛呢，就是潛伏，潛到什麼地方。啊，或者他這個盡是祕密的，不叫人知道。奸欺，欺騙人。「稱善知識」：他自己呀，稱他自己呀，說他就是善知識，就是啊，哦，明眼善知識；他自己，他就是啊，哦，什麼他都明白。「各自謂己呀」：每一個呀，都是自己稱讚自己，「得上人法」：說是啊，上人，就是菩薩，就是菩薩了，他說他就是菩薩了。你說，這就是邪知邪見。

你這個在佛教裏頭，就是你菩薩，就算你是佛來的，你等到啊，在你生命的時候，有生命這一天，不能啊，自己講我，哦，我是佛，我是菩薩，我就是佛了，我就是菩薩，啊，我就是羅漢了，不能這樣講。你這樣講啊，哎，這就是魔鬼了，就是這一類的人了。

要等到什麼時候呢？要等到死的時候。死後，不妨叫人知道；你沒死之前呢，不能叫人知道你是誰！你一說出來你是佛，你什麼意思？什麼意思？你說你是菩薩，你又是個什麼意思？你為什麼要說你自己是佛？你為什麼要說你自己是菩薩？為什麼要稱讚你自己是羅漢？啊，無非叫人相信我！

啊，你相信我，相信我是什麼意思呢？叫你布施錢，攀緣，這就是一種攀緣。你若不是攀緣，你是佛，你活該你是佛，你告訴人家幹什麼？你是菩薩，你自己是菩薩就是菩薩，你告訴人家幹什麼？

講到這個地方啊，我以前講過。這個有一個太守，去到啊，天臺山國清寺，去訪問呢，這個豐干和尚。豐干和尚啊，兩個人談起來了，這個太守，就是做官的，他叫什麼名字呢？你也不要問我，我也忘了！總而言之，就是個做官的；或者是你也不一定，或者是我也不一定，沒有一定的名字。

啊，那麼這個做官的就跑到這個廟上去問這和尚，說，以前呢，很多菩薩都到這個世界上來，現在這個菩薩也沒有了；我想見見這個真正的菩薩遇不見了！這個和尚啊，豐干和尚就說，說你想要遇見菩薩嗎？那我們這有兩個菩薩，你去見了，我給你介紹你去見了。啊！你們這有兩個菩薩，是什麼菩薩？

是不是泥菩薩？木頭雕的菩薩？豐干和尚說，不是！這兩個是肉身菩薩，是活菩薩，是人的菩薩，是生菩薩，廣東話叫生菩薩。生菩薩，就是活菩薩；活菩薩，就是人。

他說，真的嗎？這豐干和尚說，我騙你，我是做一廟的方丈，我對你講當然是真的了！他說，那是誰呀？他說，我們廟上有兩個，一個煮飯的，一個燒水的；這兩個人，一個叫寒山，一個叫拾得。這兩個人呢，一個就是文殊菩薩化身，一個就是普賢菩薩化身；兩個菩薩都在這個廟上啊，行苦行！做著苦工；因為沒有人歡喜做的這個苦工，他們就願意做去。

你如果想見一見他們，很容易的，你到那個廚房去，就見到了。於是乎這個太守就叫知客僧，就是招待人，來賓的這個和尚，帶他到廚房去見這兩個邋邋和尚，兩個是汗濁邋邋的，很不乾淨的。那麼這個太守到廚房一看，這兩個和尚啊，啊，都像現在這個嬉皮一樣，長頭毛，長鬍子，啊，臉也不洗，身上，哦，very dirty！啊，這一看，但是這個豐干和尚說他們兩個是菩薩，他也就不敢輕慢這兩個人了，就於是乎就叩頭！

這兩個寒山、拾得就問，說，你幹什麼給我們叩頭啊？他說，這個豐干和尚說你們兩個是文殊、普賢菩薩來的，所以我要給你們叩頭。這寒山、拾得說，啊，寒山、拾得就說，唉，豐干饒舌！豐干饒舌！就說，這個豐干和尚真多事幹，啊，盡多多說話，那麼講，啊，這個是太多口了，太多嘴了！

於是乎這個太守給他們叩頭，給他們兩個叩頭；他們兩個就向後退，向後退呢，這向後退呢，不知道退多少步啊？不只一步，四步，啊，幾百步也不一定的，就向後退；退，退，退到這個山上了，這個石巖上了，這後邊就是石巖。啊，這兩個和尚啊，說妳豐干饒舌！你彌陀你不拜，你來拜我做什麼？

就對這個太守講，這太守說，誰是彌陀啊？這寒山、拾得說，說這個豐干和尚就是阿彌陀佛轉世到這個中國來，到這個天臺山國清寺來做方丈的嘛！你去向他叩頭去好了，你不要叩我們。跟這個他這個太守這麼一愣的時候，啊，就好像要入定啊，這麼一愣，啊，這兩個窮和尚，邋邋和尚都鑽到那個石壁裏頭去了，到那個石壁裏頭去了。

在天臺山呢，有個月光涯，月光巖呢，那個地方，這個是寒山、拾得的隱身處；啊，退到那個石頭裏邊去了，以後這寒山、拾得也沒有了。這個太守就回去見豐干和尚，見阿彌陀佛去啊，回到國清寺裏一看，豐干和尚也坐那圓寂了；圓寂，就是往生了，入了涅槃了。啊，他知道他是阿彌陀佛來的，但是也看不見了，當面錯過，啊，走了！死了他才知道，那麼活著的時候，沒有人知道豐干和尚是阿彌陀佛！

所以呢，這個佛來的，菩薩來的，他不叫人知道的。為什麼呢？他叫你人知道，你救人就都，啊，你也叩頭，他也叩頭，這個完了搞的他一天到晚很麻煩的，也沒有時間用功了，所以他不願意對人講的。

這是啊，這個在佛法裏頭啊，就是佛來的，菩薩來的，到這世界上，也不能公開講；說，我就是菩薩！我就是佛！不能講的。講這個，說自己呀，哦，你看我開了悟了，你看我就是佛呀，啊，這簡直的，你說這和這個經上這種人有什麼分別？有什麼分別？

我從來還沒碰見一個人說，公開就承認我自己開悟了。就虛雲老和尚，中國任何的開悟和尚，你問他你是不是開悟的？他沒有人自己承認，說是，哦，我是開悟的，沒有這麼，也沒有，若是說自己是開悟的人呢，那個人呢，在佛教裏頭那是沒有這樣子的。那除非是一個新佛教，你看美國這有個newd，harma(新法)，哈哈，唉！

潛匿奸欺，他自己說他是善知識，各自謂己，得上人法，哦，我是什麼？你知道我是誰呀？我是彌勒菩薩來的。你知道我是誰來的？我就是觀世音菩薩，啊，你現在你知道嗎？啊，你不要錯過機會啊，你拜我做師父了，你看，就這樣子，哈哈！他們不會聽中國話的也都會聽了。唉，你如果不拜我做師父，你拜我的師父做師父啊，我給你一張戒牒呀，哈！六十五塊我傳給你一個法啊，哈哈！

啊，「該惑無識啊」：可憐的很哦！可憐得很哦！該惑無識啊，這個該呢，就是欺騙呢，迷惑呀，迷惑那些無知識的人呢，哦，迷惑無知識的人，「恐令失心」：他這個我遇到的多了，不是單單這兒；這個真是遍地皆是。啊，你說他怎麼說啊？你要這個什麼的，信我這，我這有什麼什麼，我這有法寶，賣給你一個，一個三百塊錢。

我這個因為我對你最好，我所以留給你的；如果不是啊，對你好啊，這個我

不給你的，啊，我不賣，我留給你的可以的，三百塊錢，好，這給師父，拿三百塊錢買一個寶貝，買一個法寶。有的不只三百的，有的要拿幾千都不定的，所以呀，這個老師那個錢哦，哦，滿滿的袋裏！

我知道有一個，我那邊有一個叫這個叫劉金童。那時候在日本的時候，哦，他的徒眾滿天下，多得很，啊，人人都說他是，是什麼？是皇帝，將來日本呢，這個什麼，他就是皇帝了。這人人要買大官做，這個就買個丞相，那個就買一個外交部長；你買個外交部長啊，要幾萬塊錢，你買個丞相要幾萬塊錢，哦，那個錢多的不知多少？

由關外呀，往這關裏運這個錢呢，用火車來運，運這個錢呢，哦，唉！這所以呀，你說，他說這個呢，一般人就相信這個。你給他講真法，說你不要殺生，哈，他不相信；你不要偷盜，他不相信；你不要邪淫，他不相信；你若說，哦，有個什麼對他有什麼什麼好處，這麼，啊，這相信了，拿錢，拿，拿，這樣子，我遇著的多了！

「恐令失心」：恐啊，就恐嚇你，就是恐嚇；使令你呀，把你那個真正的那個智慧都沒有了。失心呢，就是沒有智慧了，令你呀，就迷了。啊，「所過之處」：他到什麼地方，哈，那個錢呢，就多的很呢，那個錢都來了；啊，到什麼地方，所過之處，啊，「其家耗散呢」：把人家那個家庭裏呀，所有的財產他都拿到他的腰包裏去了，比共產黨還厲害。

我教比丘循方乞食，令其捨貪，成菩提道。諸比丘等，不自熟食，寄於殘生，旅泊三界，示一往還，去已無返。

「我教比丘」：我教化所有的比丘，「循方乞食」：依照啊，次序這麼循著方向，順著方向，你向啊，南去乞食，他就向北方去乞食，有的向東方，有的向西方，各有各人的方向，各有各人的處所，循方乞食，去啊，化緣，托鉢乞食，托著這個鉢呀，到外邊去化飯吃。

為什麼要叫他化飯呢？第一，這個一切眾生啊，布施給出家人的飯，他可以種福，種啊，他的福報，可以了去他的苦惱。第二呢，出家人自己呀，也不預備飲食，也不預備東西；到外邊化來什麼東西，吃什麼東西。化來好的飯，就吃好的；化來不好的，就吃不好的，所以呢，自己也沒有貪心。

自己呀，「令其捨貪呢」：捨除啊，這個貪心。啊，你若自己做，今天做這個不好吃，我明天呢，再做好吃的，後天做更好吃的東西，再後天做更好吃

的東西，啊，這個沒有止境。去到外邊化緣呢，化這個飯，有什麼東西吃什麼東西，啊，不檢擇，不分別，不分別這個飲食啊，好不好。

不能說是啊，啊，今天化來的這個齋飯呢，味道好，高興的就吃，吃得把肚子脹得大大的；啊，明天化來不好吃的東西，我就不吃了，不能這樣子。好的，不好的都一樣吃；總而言之吃飽了算了，這去貪。

「成菩提道」：因為啊，「君子謀道不謀食」，這個修道的人呢，只問我這個道業成沒成就，不管吃的好不好。所以你們到這來研究佛法，我告訴你們，不要知道那個吃的東西味道好不好。

「諸比丘等啊」：這所有一切出家人呢，「不自熟食啊」：不自己呀，做飯吃；不自己炊爨，不自己做飯吃；「寄於殘生」：就是啊，維持這個生命啊，這個身體呀，它活著就可以了。「旅泊三界呀」：我們人現在住在這個世界，旅，在這個大陸上住著，就叫旅；在水上住著，在船上睡著，這叫泊，旅泊三界。

我們現在在這個世界上，就好像住到這個旅館，hotel一樣，所以呢，就也不要這麼執著；就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這三界。「示一往還呢」：這個表示什麼呢？為什麼我什麼都不貪了？表是我這一回生命啊，結束了之後，我再也不到這個地方來了，這個地方，最不清淨了，啊，所以呀，「去已無返」：再也不到這個地方來了。就是美國這麼樣子漂亮的廁所呀，這麼漂亮的這個房子，也是來一次就夠了，再不要來了。不要貪戀這個廁所；廁所是臭的嘛，你貪它好幹什麼？這個世界也是臭的；你不要以為這個世界是乾淨的，這個世界就是個廁所。

云何賊人假我衣服，裨(勺一、)販如來，造種種業，皆言佛法？卻非出家具戒比丘，為小乘道；由是疑誤，無量眾生，墮無間獄。

「云何賊人」：云何啊，你做賊呀，盡偷東西啊，「假我衣服」：你穿著我出家人這個佛教的衣服，穿起來一個袍，搭起來一個衣，到那個地方就說，哦，我是個法師啊，我可以講經給你們聽啊，你們大家要相信我我的。這個「裨販如來」：就啊，他販賣如來這個佛法，就拿著佛法來做生意。

「造種種業」：他只知道要斂財，只知道啊，和人化緣，叫人呢，布施給自己，「皆言佛法」：他所說啊，哦，這一切一切皆是佛法；啊，你跳舞也是佛法，你喝酒也是佛法，你這個奏音樂都是佛法，這都是佛的八萬四千法門

之一；啊，你看他講的，講的是啊，井井有條啊，獎的世津津有味；哦，你抽菸也是佛法，喝酒也是佛法，你賭錢都是佛法，這個什麼都可以，你甚至於，啊，你一切一切都沒問題。

「卻非出家具戒」：可是怎麼樣？你叫他受戒，問你，你受了什麼戒了？你受了具足戒了嗎？什麼是具足戒啊？什麼叫具足戒啊？不要說具足戒，五戒他都不懂，八戒更不明白，十戒也也不用問，十重四十八輕；所以這個果彰到那問十重四十八輕，啊，他怎麼能懂呢？

唉，這個卻非出家，可是啊，他就不是個出家人，「具戒比丘」：具足戒的比丘，「為小乘道」：他就啊，為這一點小攀緣心，啊，拉攏人，和人呢，拉攏社會的關係，這叫行這個小乘法。啊，「由是疑誤啊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他就有很多的，被入也疑惑，他自己也不明白，所以呀，這是疑誤。

啊，「無量眾生，墮無間獄」：本來人家想學好的，你說遇著這麼一個糊塗師父，就是昨天晚間講那個，懵懂傳懵懂，一傳兩不懂；師父下地獄，徒弟往裏拱，啊，這樣子，都墮無間獄。什麼叫無間獄呢？無間獄啊，就是無間地獄，沒有間斷的；一個人在這個地獄裏也滿，啊，多人呢，也滿。

一個人在這個地獄裏頭，也沒有空餘的地方；多人在這個地獄裏頭呢，也不會擠迫，所以這叫無間，一個人也沒有間，也沒有空餘的地方，多的人也沒有空餘的地方，這叫無間地獄。這無間地獄裏呢，永遠都不會出來的，所以呀，這很危險，痛苦的，是很危險的。

若我滅後，其有比丘，發心決定修三摩提，能於如來形像之前，身然一燈，燒一指節，及於身上爇一香炷，

「若我滅後」：假設等到我入涅槃之後，「其有比丘」：那麼那個時候啊，有這個出家的比丘，「發心決定修三摩提」：他發心呢，想要一定修這個定力。「能於如來形像之前」：他呀，能在這個佛的前面，「身然一燈」：在身上啊，這個肉挖開，在這個挖開這個肉啊，用刀割開，在這個地方啊，添上油，點燈；這叫啊，在這個身上啊，身然一燈。

「燒一指節」：或者啊，把這個指頭，手指節，燒去啊，一節、兩節；「及於身上」：或者呀，在身上，「爇一香炷」：那麼我們在這個背上，燃這個香，這就叫啊，在身上爇一香炷。那麼燃一枝香，或者兩枝、三枝這樣子。

我說是人，無始宿債，一時酬畢，長揖世間，永脫諸漏。雖未即明無上覺路，是人於法已決定心。

「我說是人」：釋迦牟尼佛說啊，我說這個人，「無始宿債呀」：在無始劫以來啊，宿世這個債務啊，所欠的債務啊，「一時酬畢」：在這一個時候啊，就都會還了了，「長揖世間」：和這個世間呢，就永遠不會再來這個世間來受苦了。這長揖世間，於是啊，這一生啊，報盡了，再不會啊，生到這個娑婆世界，受這種的苦惱了。

「永脫諸漏啊」：他一切的漏啊，也都脫離了，脫離一切的諸漏。「雖未即明啊」：雖然呢，沒有立刻就明白，「無上覺路」：沒有再比這高上的這個覺路，「是人於法已決定心呢」：這個人呢，於這個佛法上啊，已決定心，已有這個決定的心呢，不會退墮了。

若不為此捨身微因，縱成無為，必還生人，酬其宿債，如我馬麥，正等無異。

「若不為此」：假設你若不這樣做的話，若不為此，「捨身微因」：你捨，你這個捨身上啊，來燃香啊，點燈啊，或者啊，燒指啊，沒有這小小的因，種小小的善因的話；「縱成無為」：你縱然就成道了，你縱然就開悟了，甚至於成佛！

「必還生人呢」：你一定啊，再回來做人，「酬其宿債」：還啊，要還這個宿世的這種的債務。「如我馬麥，正等無異」：就好像我呀，吃了九十天餵馬那個麥子啊，是一樣的。

4823

佛怎麼九十天吃那個餵馬的麥子呢？因為在啊，過去生的時候，釋迦牟尼佛呀，做一個梵志，在梵志山上，這個梵志，帶著有五百個童子在那修道。那麼這時候啊，也有佛出世，這個佛呀，出去化緣；化緣呢，因為家裏有一個病比丘，有一個有病的比丘。有病的比丘不能出去化緣呢，他就啊，叫這個這一些個比丘啊，就給他在那個齋主那啊，乞多一份呢，齋飯回來，回來給這有病的比丘吃。

那麼這個比丘拿這個齋飯呢，經過梵志山；經過這個梵志山，這個梵志啊，就聞見這個飯的香氣呀，他就生了一種妒忌心！說是，哎！這一些個坤頭的和尚，就是啊，禿頭的和尚；說這些個沒有頭髮的和尚，啊，怎麼應該吃這麼好的東西呢？這個沒有頭髮這一些和尚只可以吃餵馬的麥子，不應該吃這麼好的東西。那麼他這五百個弟子呢，也隨聲附和呀，就說，啊，對的，他

應吃那個餵馬的麥子。

於是乎啊，釋迦牟尼佛成佛了，帶著五百個徒弟，到了一個國家，去結夏安居；啊，這個國王啊，先先的很歡迎；歡迎把他接到國家來了之後，怎麼樣啊，哈，這國王又不供養這一些個和尚了。於是乎在這時候，有一個其他的餵馬的這個馬師，看見這一些個釋迦牟尼佛，和五百個弟子都沒有飯吃，於是乎天天就用這個餵馬這個麥子，來供養釋迦牟尼佛，和這個他五百個弟子。

那麼這個釋迦牟尼佛呢，就是當初在梵志山呢，帶著五百個童子啊，在那修道那個梵志，今生成佛了；這五百個童子，就變成五百個羅漢。雖然都證果了，但是他在因中啊，在因地的時候啊，謗毀人家，說這個比丘啊，應該吃馬麥，餵馬的麥子，給馬吃的這個麥子，應該給這個比丘吃。

所以今生啊，他雖然成佛了，還要受九十天，九十天呢，這個餵馬的麥子。這所以呀，說啊，如我馬麥，正等無異，和我啊，如果他不燃燈啊，或者燃指啊，或者燃香啊，在身上的話，也就像啊，要受我這個九十天吃餵馬的麥子那個果報，正等無異，一樣的。5223

汝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後斷偷盜，是名如來，先佛世尊，第三決定清淨明誨。

「汝教世人」：阿難呢！你應該教一切的世人，「修三摩地」：想修這個定力的，「後斷偷盜」：應該呀，雖然想要修行但是應該斷這個偷盜的心。「是名如來」：這個就是名啊，如來，就是釋迦牟尼，和這個「先佛世尊」：和以前的佛，「第三的決定」：不能改變的，「清淨明誨」：這種清淨的明誨。

是故阿難！若不斷偷，修禪定者，譬如有人水灌漏卮(卮)，欲求其滿，縱經塵劫，終無平復。

「是故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阿難你，「若不斷偷」：假設不斷這個偷盜的這個心的話，「修禪定者」：想啊，修習禪定這種人呢，「譬如有人」：好像啊，有這麼一個人，譬如有這麼一個人，怎麼樣子呢？「水灌漏卮啊」：用水呀，灌這個漏的瓶子，或者漏的酒杯，或者漏的茶杯。卮，就是一個瓶子，一個茶杯或者。

那麼灌這個，這個瓶子是漏的，你用水灌，「欲求其滿」：本來它是漏的瓶子，你想要把這個瓶子灌滿了，「縱經塵劫」：你縱然經過微塵數那麼多的劫數啊，「終無平復啊」：你始終啊，不會平復的，不會滿的，這個瓶子不

會滿的。

若諸比丘，衣鉢之餘，分寸不蓄(ㄊㄩㄥˋ)，乞食餘分，施餓眾生；

「若諸比丘」：假設所有的比丘，「衣鉢之餘」：除了三衣鉢具之外，再啊，比丘應該啊，預備三頂衣，就是這個衣。這個衣，不是啊，都是這個大衣，是一個五衣、一個七衣、一個祖衣，還有這個臥具，還有鉢這叫三衣鉢具。

除了這個三衣鉢具之外的東西呀，「分寸不蓄」：什麼也不要的，什麼也不儲藏的，什麼也不收起來的，「乞食餘分」：天天呢，乞食啊，回來所剩的，「施餓眾生」：給這個一切沒有吃的這些個眾生吃。

於大集會，合掌禮眾；有人捶詈(ㄉㄨㄟˋ)，同於稱讚；

在什麼大會的裏邊，「合掌禮眾」：合掌啊，向眾為禮，「有人捶詈」：有人呢，若是罵你的話，「同於稱讚」：就和稱讚你呀，你要看成一樣的，不要啊，認為他是罵你。

必使身心，二俱捐捨，身肉骨血，與眾生共；

必使啊，這個身心，「二俱捐捨」：這兩種啊，都捨了；也沒有身了，也沒有心了；心裏也沒有貢高心，身呢，也沒有這個驕傲的這種的姿態。身也不驕傲，心也不驕傲，二俱捐捨。誰罵你啊，啊，罵你，你就認為給你唱歌，唱歌聽呢！

這個真正修忍辱的比丘啊，誰若罵你，你當他唱歌給你聽呢，或者啊，你認為他是啊，他罵你，你不會罵人呢，他罵你，你就啊，應該不懂他說什麼？你就拿他當說日語呢，或者講英文呢。啊，中國人遇到沒學過英文，你講英文他不懂；西方人沒學過中文，你講中文，他也不懂。

那麼他罵你，你不罵人，我不講這個罵人的話，哦，他大約是講日語呢！或者，喔，他是說我最好了！明明他是罵你呢，你認為他是讚歎你，啊，他是講我好話，要反過來看。他若打你呢？打你呀，你當撞著門框上了，或者撞到牆上。

譬如你自己走路不小心，碰到這個牆上了，啊，把頭碰痛了，那麼你回它打這個牆一拳，啊，為什麼你碰我？是不是要這樣子呢？不是這樣子。你若撞

到牆上，然後你再打牆一拳，啊，你再痛的多一點。那麼有人打你，你也當就撞到牆上一樣嘛！你不認為這是人打你，也就沒有事了嘛！所以呀，打你，你當撞到門框上；他罵你，你當他唱歌呢！所以呀，身心二俱捐捨。

「身肉骨血」：不單呢，說這個真正比丘啊，菩薩發心，就有人呢，想要你身上的肉，或者骨頭，或者喝你的血，你都應該捨給的，「與眾生共」：和眾生啊，共同的；這要行菩薩道的人呢，你就要捨頭、目、腦髓。

頭先我沒對你們講，吃飯那個時候，釋迦牟尼佛呀，啊，看那個老虎餓的要死，沒有東西吃了，他就把他身體餵那個老虎去。你說這老虎是世界上最惡的一種惡獸，釋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時候，都一樣啊，把自己的身體做布施啊，給這個老虎來吃。我問果前能不能有這樣犧牲？他笑笑，也不知道他有沒有？哈哈！

不將如來不了義說，迴為己解，以誤初學；佛印是人，得真三昧。

他「不將啊，如來不了義說」：他不會將這個佛所說的這個不了義，這個小乘法，「迴為己解」：那麼做為他自己的這個說法。就是啊，拿佛所說的法呀，說他不是說佛說的法，是說他自己說的法。「以誤初學」：他啊，耽誤啊，這個初級呀，他不這樣子，不誤這個初學。「佛印是人」：佛呀，印證這個人，啊，「得真三昧」：他得道真正的定力了。

如我所說，名為佛說；不如此說，即波旬說。

像我這樣說，這就是佛所說的法；不像我這樣說的法，這就是魔王所說的法。

074. 卷六

阿難！如是世界六道眾生，雖則身心無殺盜婬，三行已圓，若大妄語，即三摩地不得清淨，成愛見魔，失如來種。

阿難！「如是世界」：好像啊，這個世界六道眾生，「雖則呀，身心，無殺盜婬」：身也沒有殺盜婬，心也沒有殺盜婬了，「三行已圓」：這個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婬這三種的行已圓，已經圓滿了。那麼假設這個三種行雖然圓滿了，假設你若是大妄語啊，就是啊，專門講妄語，講這個大妄語。

「即三摩地呀」：就是啊，對這個定力啊，「不得清淨啊」：就是不清淨；

不清淨，成什麼呢？「成愛見魔」：成啊，一種愛魔，或者見魔，「失如來種」：失去啊，這個如來的這個種子。因為什麼失去如來種子呢？就因為他打妄語，專門打妄語。

怎麼樣打妄語呢？所謂：未得謂得，未證言證；或求世間尊勝第一，謂前人言：我今已得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道、辟支佛乘、十地地前諸位菩薩。求彼禮懺，貪其供養，

怎麼樣打妄語呢？普通的打妄語呀，那還不算；「所謂」：就是所說的，「未得謂得」：沒有得道了，根本他對於修行上啊，一點都不懂，也不知道怎樣念佛，也不知道怎樣修道，也不知道怎樣坐禪，也不知道怎樣持戒，啊，就是啊，似是而非，道聽而途的。似是而非，啊，說的好像對，但是實際不對的。啊，聽著人家講這個道理，哦，我也明白了，我早就明白了；或者，嘿，我已經得道了，我開悟了，我成佛了，這叫啊，未得謂得。

「未證言證」：沒有證果呢，啊，沒有證初果，他也不知道什麼初果阿羅漢、二果阿羅漢、三果阿羅漢、四果阿羅漢，他什麼都不知道？他就說我，你知道我是誰呀？我就是羅漢呢，我就是佛啊，我就是菩薩，也就像昨天晚間那講差不多。

他為什麼要這樣說呢？昨天晚間我不問，啊，「或求世間」：或者呀，想辦法，好像文天你說，啊，某某人問，啊，我們是哪一幫的？哪一派的？我們是曹溪的。啊，我們這一班人都應該站到一起，我是第一，我是最最高的了，最高的領袖，「尊勝第一」：我是美國佛教啊，是開闢者呀，我是一個美國的佛教始祖啊，啊，第一代的祖師，這麼尊勝第一，這麼樣講。

「謂前人言」：對啊，說啊，隊他前邊的人，就是啊，好像我現在騙你們，你知道我是誰呀？啊，我就是佛呀！這個對他前邊的人言說，「我今已得須陀洹果」：我現在證得初果阿羅漢，我就是須陀洹呢；啊，又想一想，須陀洹還不夠高；啊，等一等他，啊！我現在證了二果了；過了五分鐘，嘿！我真快，又證了三果了；再過了一秒鐘，他說證了四果了；證四果，這一想，這還是羅漢呢，還不夠不是最高的，於是乎啊，你說他怎麼樣子了？

啊，到四果阿羅漢他還不知足；還啊，哦，辟支佛比這個阿羅漢又高一層了，他又見到人，又說我是辟支佛了，就說我是辟支佛了，「辟支佛乘」。「十地」：他又是十地菩薩，或者地前的菩薩，諸位菩薩。

「求彼禮懺，貪其供養」：那麼他為什麼又說 he 自己是佛，又說他是羅漢，又說他是菩薩？他這個意思間呢，就是騙人，就是打大妄語，就是欺騙人。欺騙人呢，為的什麼呢？就是啊，叫人信仰他；信仰他，你不信仰啊，就沒有錢收；你一信了，哦，這就供養就來了，供養就來，貪其供養。就因為貪供養，所以呀，他也就不怕打妄語，墮落到這個拔舌地獄。

拔舌地獄啊，人打妄語呀，等墮地獄的時候，那地獄有一個鐵鉤子；這鐵鉤子把你這個舌頭這麼一勾，拿一把剪子就給剪下來，這是拔舌地獄。入拔舌地獄，你還講大話！你還打不打大妄語？你還說不說假話？你聽這個人呢，現在你不要這個什麼？就在世間這個人，那個啞巴！為什麼他是啞巴？就因為打妄語打的太多了！所以呀，再叫你做人也不會說話了，根本就不會講話了，你想再騙人，你騙了！看騙誰？騙的自己不會說話了，這啞巴了。為什麼他啞巴？就因為舌頭被人割去了。那個舌頭啊，你看他是有舌頭，但是那個沒有性了，那舌頭沒有性，所以呀，他不會講話的。

那個瞎子，為什麼他瞎了？就因為他看不起人，他覺的他比誰都高，他比誰都聰明，一切人都不如他，所以這回讓你看不見人；看不見人，看你還如人不如人了？那個聾子也是，那個聾子你知道他怎麼樣做聾子的？就專門歡喜聽，偷聽人家講話的。人家講話，他就到牆那，耳朵趴到牆上來聽，偷著聽，哦，他說什麼呢？他說什麼呢？

好像現在這個做特務偷聽的，將來恐怕都要聾子的，都要做聾子的。不過你若知道錯了，若改，以後再也不聽了，再也不說大話了，就不會啞巴。你再也不啊，看不起人，那就不會瞎了。所以這個盲、聾、瘖、啞呀，這都是毀謗三寶而得的果報。

是一顛迦，消滅佛種，如人以刀斷多羅木，佛記是人永殞善根，無復知見，沈三苦海，不成三昧。

「是一顛迦」：這種人呢，盡打大妄語的人呢，他自己未證言證，未得言得；自己不懂的事情，他就說懂了，這是啊，一顛迦，這是一等的這個闡提。一顛迦，也就是闡提；翻譯到中文呢，就叫「斷善根」，就把善根斷了；你善根斷了，惡根當然就是增長了。

啊，「消滅佛種啊」：這種打大妄語欺騙世人的人呢，這是消滅佛種，這他自己的佛種啊，消滅了；「如人以刀」：好像啊，人以刀，「斷多羅木」：那個印度啊，有這種多羅木，長的很高的；如果用一刀一砍它的話，它再就

永遠都不生了。那麼這個斷佛種啊，也就把佛種斷了，也就像啊，用那個刀砍多羅木一樣，以後再不會生長了。

「佛記是人呢」：佛給這個這種人授記呀，是「永殞善根呢」：永遠呢，都殞落，把他那個善根呢，都斷了。殞，就是斷。把他善根斷了，「無復知見呢」：他什麼也沒有所知，也沒有所見了，也沒有智慧了。啊，「沉三苦海」：到啊，這個三途裏邊去啊，永遠呢，都不會出生了，「不成三昧」：他不能啊，得定力。

這三途呢，就刀途、血途、火途這叫三苦海。刀，有這刀山地獄；有血途地獄，啊，周身總流血；有火燒地獄；墮落這三種地獄裏。

我滅度後，敕諸菩薩及阿羅漢，應身生彼末法之中，作種種形，度諸輪轉：

我滅度後啊，我啊，「敕諸菩薩」：我呀，就命令這一切的菩薩，和阿羅漢。「應身生彼」：他們用這個應化身呢，去生到這個這種啊，苦惱的眾生的世界去；在「末法之中」：末法之中，「作種種形」：他或者呀，去做人身，或者啊，去做畜生身，或者呀，變種種的形相，而啊，恆順眾生，去啊，「度諸輪轉」：去啊，這個普度這一切的眾生。

那個菩薩，菩薩一樣啊，變去做畜生的，你不要以為這是罵人說畜生；那菩薩都一樣去做畜生的，他行菩薩道，要去教化那些個畜生。你看釋迦牟尼佛，在過去生中做那個鹿王，度這個鹿。

或作沙門、白衣居士、人王宰官、童男童女，如是乃至婬女寡婦、姦偷屠販，與其同事，稱讚佛乘，令其身心入三摩地。

這個菩薩和羅漢，他們變化的這化身呢，「或作沙門」：或者啊，就做出家比丘，做沙彌，或者「白衣居士」：或者做這個居士，白衣，居士啊，叫白衣，他就是不出家，而護持三寶。怎麼叫居士呢？居士就要護持三寶的。出家人呢，他自己也不種田呢，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呀，要這個在家居士來供養的。所以呢，在家，或者變化在家的居士，白衣居士。

或者「人王」：人間的國王。或者「宰官」：或者呀，做這個大官。或者童男童女。「如是乃至」：像這樣子，乃至「婬女」：婬女呀，就是妓女，「寡婦」：寡婦啊，就是守寡的，沒有丈夫的女人，這叫寡婦。「姦偷屠販」：或者呀，做這個姦，姦呢，這個姦，就是很不正當的。所以男人呢，對女人

有非禮的行為，這叫強姦。偷，就是偷東西。屠，就是殺生，做屠戶。販，販就是販賣；或者販賣鴉片都不一定的。

這個「與其同事」：因為啊，這個菩薩和羅漢呢，他為什麼做這一些個人呢？他就因為啊，想度這一類的人；想度這一類的人呢，一定啊，要用四攝法，四種攝法。這個怎麼叫四攝法呢？

四攝法，第一呀，就是布施，**布施攝**。布施啊，就是有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了。有錢，拿出來做布施；懂得佛法，給人講說佛法，這做布施；或者有人呢，有驚慌恐怖了，你能啊，保護著他，你能安慰他，令他呀，不恐怖，這是一種無畏施。但是你做這種種的施啊，不要自己有一種貪心，有一種獲報的心，啊，不要，啊！我現在做這個布施啊，我將來得到多少多少好處？不要有這種心，做就做了，就忘了它，就沒有了，要「**三輪體空**」，也沒有一個施者，也沒有受者；中間也沒有一個能施、所施，能受、所受，都沒有的，三輪體空。

做完了，我做這個布施，就是我應該做的；不要想，哦，我這回做了功德了，我這個功德，將來呀，喔，發芽結果，那我得的果報可就大了！不要存這個心；要啊，**無心布施**！說法也是這樣子，你給人說法，不要存，啊，我給人說法，這回我可有了功德了，我這功德可大囉！啊，你們誰都應該供養我了，不要有這個心，這無畏施。

這個凡是你做布施啊，不應該為自己的利益來做著想，不要說，喔，將來對我有什麼利益，我才布施；對我沒有利益，我就不幹了，不是這樣子，這是布施。

愛語：這個菩薩對人，啊，好像佛說讚歎阿難，說，善哉！善哉！啊，菩薩讚歎人，說，哦，你真是good boy，你真是個好孩子，真是個好孩子，啊，你呀，啊，這麼樣聰明，你真是啊，有善根呢，這讚歎人，這愛語，布施愛語。

利行：利行啊，就是他做什麼，你要對他有利益，對別人有利益，不是對自己有利益。

同事：同事啊，就是他做什麼，你也做什麼。譬如這個菩薩，看見這個，他要度這個婬女人，這個妓女，這個妓女呀，她很有善根，她現在根機成熟了，啊，應該度她；好像這個本經這摩登伽女，摩登伽女過去呀，就是個做婬女

的，做妓女的，啊，但是她根基成熟了。所以，啊，阿難，她見到，一追阿難，阿難回到祇樹給孤獨園，她也就追去了；追去了，佛一給她講法，喔，她就證了三果阿羅漢，那麼以後又證了四果，所以呀，這個就是啊，淫女。那麼淫女，這個菩薩也去變這個婬女，去度婬女去，因為和她是同類呀，朋友，大家講話，她相信。

啊，好像在大學裏一般同學的，啊，你說，我歡喜信佛呀，這佛法是最妙的了！現在呀，我研究什麼什麼經典，這個同學一聽，說，那我也去了，我也想研究研究，這大家都一起來研究《楞嚴經》來了；嗯，一樣的嘛！嗯，這就是啊，你其中不知道哪一個是菩薩？哪一個是羅漢？但是你自己可不要告訴人的，我說，先告訴明白你；你自己不要說，哦，我是菩薩，你們大家要聽我的話，因為什麼呢？這佛不許可的。

這叫啊，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，這四攝法，這叫四攝法。

那麼講到這啊，或者是啊，做這個寡婦；寡婦，就是沒有丈夫的女人。姦，姦呢，就是很不守規矩的。偷，也是不守規矩了。屠，屠就是殺，殺生的。販，販呢，就是販賣人口的。啊，於其同事，和他在一起，同事，一起做事，同共做事。

「稱讚佛乘」：可是啊，做事是做事啊，但是在這做事裏頭遇機會呀，就講佛法給他聽，說，佛法真是啊，太好了！這佛法呀，太沒有比的了。「令其身心入三摩地」：令他這一聽啊，啊！就好像要吃糖那麼樣子，有癮了，就好像這個Lisa見著我，就，啊，give me one more candy（再多給我一點糖），像這麼樣子，這個佛法就比方是糖一樣的，你令你同事啊，啊，想左吃一塊，哦，吃一塊，再吃一塊，那你再給我講一點，你再給我講一點，嗯，就這樣子。

那麼講到這呢，我再給你們講一個公案，在以前呢，中國有個杜順和尚，杜順，他的名字叫杜順。他呢，收了一個徒弟，這個徒弟呀，跟著他學佛法，學了十幾年了，他啊，有的時候也講經說法，有的時候也教人打坐參禪，有的時候啊，又教人念佛，用種種的方法來教化眾生。他這個出家的徒弟呀，跟著他十多年了，天天呢，都對師父的行為呀，很注意；看看這個師父倒是個什麼？倒是不是菩薩？是阿羅漢呢？或者是佛呀？就注意觀察，觀察這個師父。

跟著師父學佛法，學十多年，覺得這個師父啊，這個杜順和尚平平無奇的，

啊，人家吃飯他也吃飯，人家穿衣服他也穿衣服，人家睡覺他也睡覺，和一般人沒有分別；這大約不是佛了，也不是菩薩，也不是羅漢，與人沒有分別嘛！於是乎啊，就和他師父告假，說要走了。幹什麼去呢？就到這個要到五臺山去拜文殊菩薩去，要去拜文殊菩薩，求文殊菩薩給他開智慧，想要開悟。

向他師父告假，就是辭行啊，就是師父我要，我在這學這麼多年，我覺得，哎！也沒有學到什麼東西，什麼也不明白？我現在要去拜拜文殊菩薩，我自己很愚癡的，想要開一點智慧，他師父說，好，你要去朝山，這是應該的，你去了；但是我有兩封信，你給我帶著；帶著，交給兩個人。這兩封信呢，一封信就交給這個豬老母；一封信呢，就交給青娘子；這我以前講過，講過，不過，有沒有聽著的，再給人家再講多一次。

那麼這頭一封信，就投給這個順路投就給青娘子了。到那一打聽，這個青娘子是個幹什麼呢？就是個淫女，就是一個妓女。她這個青娘子是個妓女，當然會說話了；啊，這個徒弟，咦！我這師父怎麼和這個妓女還有來往，啊，是不是他的情人呢？就，啊，這麼遠叫我給捎信來！

就給這個，說，我師父杜順和尚啊，有一封信交給妳，這個青娘子說，喔，杜順和尚有一封信給我，那好，我看一看，拿過這信一看，看完了信，坐著那個地方就死了；說，好了，他走了，我也走了，坐那個地方就死了，圓寂了，就是入涅槃了，這個青娘子走了。

咦！奇怪，怎麼她看完這個信就死了呢？我看一看究竟，啊，看這信上，原來這個青娘子是誰？就是觀世音菩薩。那上就說，觀音，我現在呀，事情完了，我要走了，你也跟著我走了，喔，這個青娘子所以就也就入涅槃了。

啊，他說，我若知道這是觀世音菩薩，我跪到她面前就不起身呢，不等她入涅槃，你說，我求她教我開智慧，教我開悟，這多好呢，啊，可惜錯過機會了，這叫「當面錯過，交臂失之」，對面錯過了。這所謂：「對面不認識觀世音」，對面不認識觀世音，這當面錯過了。

啊，還拿著第二封信去給豬老母送去，到那個地方，地址一打開，豬老母沒人知道；完了，走到一家的豬圈呢，這個有一個母豬，在這講了話了，說，你找豬老母做什麼？他一看，哦，這是個什麼怪物啊？說，我找豬老母，我師父叫我，有一封信交給豬老母。

這個豬啊，就說，哦，那我就是豬老母了，你就交給我好了。啊，這個信交

給這個豬老母，豬老母也好像識字，不識字，就這麼念，一看完了這個信，也就坐這個地方就圓寂了，也坐這個地方就死了；說，喔，他的事情完了，我也回去了。說啊，杜順和尚的事情做完了，我現在也回去。

啊，完了，他拿那封信一看，這個豬老母原來就是普賢菩薩的化身，普賢菩薩化身，做的這一個母豬，啊，他說，這個普賢菩薩來做豬，這是不是這麼回事呢？自己還懷疑呢！他也不知道，他師父事情辦完了怎麼樣啊？於是乎就去朝五臺山。

啊，見著一個很老的，年紀老的一個老和尚。說，你來幹什麼？他說，我來拜文殊菩薩，我要求文殊菩薩幫我開智慧，令我開悟，啊，文殊菩薩是大智慧，大智文殊師利菩薩，我現在想求他開我智慧；啊，這個老和尚說，哦！你呀，你拜文殊菩薩，文殊菩薩，你拜你師父，比拜文殊菩薩那勝強萬倍呀！

他說，為什麼呢？他說，你師父杜順和尚啊，就是彌陀轉世啊，就是阿彌陀佛降世啊，他到這遊戲人間呢，來教化眾生，你拜他做師父，跟他十多年，你怎麼還一點都不知道呢？他說，我師父是阿彌陀佛？我看他不像的！哈哈！

哦，完了一回頭，這個老和尚沒有了，沒有了，咦！這老和尚到什麼地方去了？完了，就寫幾個字，說是這個文殊師利菩薩現在指示你，趕快回去拜你師父杜順和尚，他就是阿彌陀佛降世，來化身。這個徒弟，你說怎麼樣啊？這回相信了，當面遇著文殊師利菩薩來指示他，回去拜他師父，於是乎啊，又慌慌張張就往回跑，跑到家裡一看，喔！這個杜順和尚已經坐到那個地方入涅槃很多天了，啊，這也是當面錯過，交臂失之。

你說，啊，拜了阿彌陀佛做師父，然後跟了十多年，也沒有覺得這是阿彌陀佛！所以呀，就又去捨近求遠，跑那去拜文殊師利菩薩。文殊師利菩薩指示明白他這條道路，回去見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也跑了，你說這見誰？

終不自言我真菩薩、真阿羅漢，泄佛密因，輕言末學；

「終不自言」：這個無論是菩薩、是羅漢、是佛，來到這個世界上，他就算是佛親身來了，就是釋迦牟尼佛來到這個世界上來了，或者呀，是阿彌陀佛，或者是啊，消災延壽藥師佛，或者是寶生佛，或者是成就佛；無論是哪一尊佛、哪一個菩薩、哪一個羅漢，他不會自己說，終不自言，就是啊，始終啊，他不會自己說。

說什麼呢？說，「我真菩薩」：說，我真是菩薩，啊，你應該相信我的，啊，我真是菩薩，不能這樣講的。啊，「真阿羅漢」：說，我呀，你認識我嗎？你知道我嗎？我就是真阿羅漢呢，你知道嗎？不會這樣講的。他一這樣講啊，這就是啊，知道是魔王的眷屬了。那麼就有人呢，讚歎你，說你是啊，菩薩，或者是羅漢，你自己也不應該承認的，也不應該承認說，哦，我是菩薩，我是羅漢，不應該承認。

「泄佛密因」：為什麼呢？你不應該洩漏啊，這個佛祕密的這種的因；不應該啊，洩漏佛的祕密這種因。啊，「輕言末學」：你呀，啊，隨隨便便的，這個輕言呢，就是很隨便的，你很隨便的你就洩漏了你的來歷了。怎麼樣可以呢？等到死的時候，可以；不死啊，的時候，不可以的。

「洩則不住，住則不洩」，洩漏了你的來歷，你是哪一個菩薩化身呢，你若洩漏了，那就趕快走，就趕快死去；若沒洩漏呢，還在這可以呀，逗留幾天，為什麼呢？你若是啊，啊，洩漏了不走，那麻煩事情就多了。

唯除命終，陰有遺付。云何是人，惑亂眾生，成大妄語？

「唯除命終」：唯獨啊，到命終的時候，「陰有遺付啊」：在命終的時候可以的，可以呀，哦，說，你是菩薩，是某一個菩薩，你可以告訴人。但是告訴，還不能告訴所有的人，只告訴啊，自己親信呢，入室的弟子，一個，或者兩個，不能告訴人多了。

「云何是人」：怎麼可以你這個人這樣子，「惑亂眾生，成大妄語」：你呀，迷惑眾生，使令啊，眾生啊，成大妄語，你自己呀，打大妄語，你沒有得道，你就說得了；沒有證果，你就說證了，這是個大妄語。

講到這個地方啊，我又想起中國的近代的高僧啊，印光老法師。這印光老法師啊，他是山西的人，出家了之後啊，就朝普陀山，到了普陀山，就是觀世音菩薩那個道場；他就閉關，這個閉關呢，就是把自己把自己鎖到這個一個一間房裏邊，始終也不出去，在關裏頭做什麼呢？他在關裏就閱藏，就看藏經，看這個大藏經。

這個大藏經啊，看一遍，就要三年的時間，天天看，一天到晚呢，都看經，要看三年。那麼他看過三年，再三年；看過三年，再三年；他看藏經啊，那麼看了十八年，看了六、七次這個藏經，看了十八年。在這十八年的期間呢，

他啊，沒有下過山。那麼過了十八年呢，這個上海呀，居士林，就請他到居士林去講經，講《彌陀經》。講《彌陀經》啊，也沒有很多人聽，印光法師啊，他山西人，講話，大約一般人也不太懂，所以呀，沒有多少人聽。

那麼其中就有一個學生，也是在上海呀，她讀中學。讀中學呀，她就晚間就做一個夢。做什麼夢呢？做夢，就叫她去聽經去；說是你應該呀，到這個居士林呢，去聽經。居士林呢，那個**大勢至菩薩**在那個地方講《彌陀經》呢，你應該啊，去聽一聽。

這個學生晚上做這個夢，第二天早起一看報紙，果然居士林呢，有這個印光法師在那講《彌陀經》。她說印光法師，怎麼說是大勢至菩薩呢？啊，於是乎她就去聽經，聽完了經，人家都走了，她就請問這法師，到法師的寮房裏。

說是，老法師，我做了一個夢，說是啊，大勢至菩薩在這講《彌陀經》，那麼現在呀，我看報紙，說是印光老法師在這講《彌陀經》，大約就是老法師你就是大勢至菩薩吧！這樣一講，這老法師就，印光老法師就很不滿意的，說，不准你這麼胡說八道，不准你亂講的，那麼她也不敢講了，以後就皈依老法師。

皈依老法師，過了三年，這老法師就圓寂了；圓寂，她在這三年的期間呢，也不敢講她這個夢，等老法師圓寂了，她才對大家講，大家都，嘿！你怎麼不早說，你早說，我們不就向這個老法師多請一點法嘛！大家都怪她不早一點對大家說，她說，老法師不叫我說嘛！由這一點，那麼大家才知道啊，印光老法師就是大勢至菩薩的化身；所以呀，等燒的時候，也燒出很多舍利。

這所以呀，就是等要臨終了，可以呀，有一點表示，表示，也不能就說，啊，你知道我是誰來的？我就是大勢至菩薩，不能這樣講的。也就是或者在夢寐之中，或者叫旁人呢，這麼給一點呢，test，給這一點的，先先呢，這麼給一點小小的這種的預示，預先呢，指示給人；不能啊，自己一定說，喔，我是哪一個菩薩來的，不能講。我以呀，你若講出去，要死了，就應該死，不應該呀，在這個世界上。

所以呢，唉！現在的人公然就說自己是佛了，你那個這是，真是和《楞嚴經》啊，大相反。不錯，一切眾生都是佛，但是你要修行才是佛；你若不修行啊，那你或者是馬、牛、羊、雞、犬、豕，或者是畜生，或者是餓鬼，或者墮地獄，都不一定的。不能說，哦，我就是了佛了！你是了佛了，我是什麼？啊，我還沒是佛呢，你就是佛了，啊，真是奇怪了，哎！

汝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後復斷除諸大妄語。是名如來，先佛世尊，第四決定清淨明誨。

啊，「汝教世人呢」：阿難呢！你聽到了沒有？啊，你現在教化世人呢，「修三摩地」：修這個定力。「後復斷除啊，諸大妄語啊」：一切的講大話呀，切記不要自己呀，說，哦，我開了悟了，啊，或者我證了果了，或者我是啊，佛呀，我又是菩薩，我又是羅漢呢，哦，你這個羅漢、菩薩這麼樣不值錢，哈，遍地都是。啊，「是名如來」：不要叫人呢，打妄語，說假話，是名如來，這現在的如來，和「先佛世尊」：和過去的佛、世尊，「第四決定」：第四種的決定清淨明誨。

是故阿難！若不斷其大妄語者，如刻人糞為栴檀形，欲求香氣，無有是處。

我再給你舉出一個比方來，啊，什麼比方呢？啊，「是故啊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，故，所以。阿難！你應該要知道，「若不斷其大妄語者」：要是啊，不戒除這個妄語的話，啊，「如刻人糞為栴檀形」：好像啊，就用這個人糞呢，你刻啊，一個栴檀的形象，啊，用這個人糞，你刻栴檀的形象，你說，「欲求香氣」：你想在這個人糞上，找這個栴檀香氣，「無有是處啊」：沒有這個道理的，沒有這個道理的。

啊，你說，你打妄語，就變成臭了！就比方你修禪定啊，說成佛！啊，你打妄語，就等於人糞一樣。你想打妄語來成佛，啊，那就像你用人糞呢，來雕刻栴檀木的佛像一樣；說啊，啊，我這個人糞呢，就是栴檀香啊，就有一股香氣呀，這個根本沒有這個道理的嘛！人糞它是臭的嘛！怎麼會你刻出來這佛像，它也是臭的，啊，不會有香氣的，所以無有是處。

我教比丘直心道場，於四威儀，一切行中，尚無虛假，云何自稱得上人法？

我教啊，一切的比丘；這比丘啊，就包括這個在家居士也都在內了，不是單單說比丘，說在家人我們沒有份，這單說的是比丘嘛！我們現在是在家居士，這個佛沒叫我們這樣子，不是的。現在單單提出比丘，比丘是佛的佛法的代表，那麼這一切在家居士啊，就都包括在內了。

「直心道場」：要啊，直心，說話也要直的，不要轉彎，不要向東轉轉，向西轉轉，啊，不要拐彎抹角的，要直心；你直心就是道場，你若不直心呢，就像那個人糞呢，想要刻栴檀相一樣的，你若直心就是道場。

「於四威儀」：在這個行、住、坐、臥，前幾天不講這個四威儀，行、住、坐、臥，各有二百五十個威儀，那麼合起來是一千，這行、住、坐、臥。「一切行中啊」：這行、住、坐、臥四威儀一切行中啊，「尚無虛假」：都要往真了做，都要啊，實實在在去修行。「云何自稱得上人法」：你怎麼可以自己稱說，哦，我就得了菩薩，證了菩薩果了，我就得了阿羅漢果了，怎麼可以講的？不可以講。

所以呀，你人，我們沒聽經啊，隨隨便便可以亂講亂說的，自己歡喜說，哦，我就是佛，我就是菩薩，我就是什麼，這可以的。聽經，你知道這個，都是不可以的。為什麼呢？你這樣講，就是打大妄語。打大妄語呀，今天白間我不講嗎！就要墮落拔舌地獄的，那個舌頭將來要被這個人，拿那個鐵鉤子勾住，就給拔下來，連舌頭根子都拔出來；拔出以後，叫你打妄語，來生就啞巴了，啞巴，再也不會說話了！啊，你打妄語叫你騙人，得上人法。

譬如窮人，妄號帝王，自取誅滅，況復法王，如何妄竊？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，求佛菩提，如噬(尸、)臍人，欲誰成就？

「譬如窮人呢」：就是一個最窮的人，「妄號帝王」：你說他怎麼？他說，我就是皇帝呀，啊，我就是皇帝，他妄自尊大，妄自，說，我就是這國家的皇帝呀，你說怎麼樣啊？嘿，「自取誅滅」：他這樣一講啊，被這皇帝知道了，趕快把你抓來；抓來，就禍滅九族，誰和你是親戚也殺，誰和你是朋友也殺，啊，你家裏大人小孩子一起殺，都給滅了，沒有了。

你說，這皇帝做到什麼地方去了？啊！這個你在沒有得道，沒有證果，你若是啊，自己就說證果了，這就好像一個窮人呢，自己封自己做皇帝一樣的，將來一定是滅亡的。這是人間的這個皇帝，尚且你不可以隨隨便便自己封自己做皇帝；啊，「況復法王」：況且是佛呢！啊，況且是佛呢！「如何妄竊」：你這個佛的果位，你怎麼可以自己妄自來偷竊呢？來竊取這個佛的位子呢？

「因地不真」：你在因地呀，修道的時候，你就不往真了做；啊，「果招迂曲呀」：你將來到結果的時候啊，也是啊，轉彎抹角的，很多曲折的，不會啊，即刻你就證果了，就是意思你就，你再這樣修啊，修多少個大劫，也不會成的。

啊，「求佛菩提，如噬臍人呢」：求佛菩提，你以這種的行為，專門呢，打妄語，說大話，這種的行為呀，你求佛菩提呀，如噬臍人，就好像自己呀，

想咬自己的肚臍子，這樣的人，「欲誰成就」：你怎麼可以成就呢？怎麼樣也咬不到的，你口構不著肚臍子的。

若諸比丘，心如直弦，一切真實，入三摩地，永無魔事，我印是人，成就菩薩，無上知覺。

「若諸比丘」：和這一切的居士，「心如直弦呢」：心呢，就像那個箭呢，弓箭那個弦似的，不要像那個背，要像那個弓弦，不要像那個弓背，那麼樣直；「一切真實」：所有無論任何的事情，都要真實，不要打妄語。打妄語呀，「差之絲毫，就謬之千里」，你這打一句妄語，成佛，就要晚了幾萬萬個大劫，哼！你看看，那是誰吃虧？一切真實。

「入三摩地」：能以呀，得到這個正定。「永無魔事」：永遠呢，他也不會有魔障發生的。「我印是人」：我印證啊，這一個人。哪一個人呢？就是一切真實，他心呢，就像那個弓弦那麼直這個人。「成就菩薩」：他啊，可以成菩薩。成菩薩，「無上的知覺」：成就菩薩這個沒有再高尚這種智慧了，這種的覺悟。

如我所說，名為佛說；不如此說，即波旬說。

你像我這樣的講，像我所講的道理，這就是佛所說的道理；不依照我所講的這個道理，和我所講的道理相背了，不合，就是不相合，這就是「波旬說」：波旬，就是魔王，就是魔王所說的。